

## 目 录

- 淮鹺纪略..... 杜文澜 (1)
- 王韜致谢绥之函..... 王 韜 (13)
- 江西教务教案年表..... (27)
- 中国革命..... (日) 内田良平著 丁贤俊译 赵息黄校 (43)
- 辛亥革命史料两则..... 曹家俊辑 (54)
- 关于旅俄华工参加和保卫十月革命的  
文件和资料选译..... 何筱苏译 (57)
- 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 王屏南 (90)
- 日军南京暴行纪实..... 张振鹜译 (118)
- 喋血常德(节录)..... 刘自勤 (140)
- 《近代史资料》(总55—64号) 篇目解题  
..... 本刊编辑室 (182)
- 史料研讯: “千人会”起义日期考..... 曹家俊 (193)

# 淮 鹺 纪 略

杜 文 澜

**说明：**《淮鹺纪略》一书由晚清杜文澜撰于同治三年。全书仅一卷，分原始、纲额、科则、折价、改票、税盐、江运、产盐、场务、官制、两坝、局卡以及琐记十三节。内容主要是介绍清朝江苏长江以北海岸淮北、淮南盐区盐法的沿革和利害关系。

著者杜文澜，字筱仿（小舫），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官至江苏道员，署两淮盐运使。同治三年时，他已先后以运判、监制、监司职务在两淮盐区从事监务十余年，对清朝后期两淮一带实施的盐法“颇习其故”，时受兼职两淮巡视盐政曾国藩之委托，“撮其要领，汇为一编”。杜文澜以其谙熟内情的有利条件，倾其蕴蓄，采取阐明真实情况与诠释赋税制度相结合的笔法，既简单扼要却又面貌俱全地阐述了两淮盐务之历史与现状，以期达到他人阅读时“开卷了然，易若指掌”之目的。

由于盐税收入从清初以来就是国家的一大财源，对财政大有助益；加上两淮盐区盐产额最多，收入也最大；尤其是咸丰三年以后，镇压太平天国军的主力曾国藩等地方军队，都是靠盐厘这类地方关税的收入来维持军饷的主要部分，这样，使得有关清朝盐税与淮盐的资料更具有突出的历史参考价值。《淮鹺纪略》一书中有道光二十九年和三十年两年内两淮盐区被课银引数，以及每引应完报部正款银和地方杂款银方面的资料，可供研究清朝后期财政与经济的学者参考。

原文为正楷稿本。封面书名杜文澜以“曼郎”笔名自题，卷首有前言。原本后半部还收录《淮北票盐章程》和《瓜州总栈禀定开栈章程十条》，由于以后已分别收录入童濂纂修的《淮北票盐志略》（同治七年刻本）和方浚熙纂修的《淮南盐法纪略》（同治十二年刻本），这里就不再予以赘述了。杜文澜的《淮鹺纪略》虽然只有一卷，但其价值与早

些时期李澄纂修的《淮鹺备要》（道光三年刻本）和以后童濂、方浚熙的刊本一样，同属淮盐参考资料之一。

本资料由丁红标点整理。

识言：余少肄举子业，苦钝蹶，就学佐治家言，游诸大府幕，遂入仕。以运判荐历两淮间，计海州、通州、泰州分司三，监掣同知亦三，泰坝、淮南北是余承乏者五，惟淮南监掣未历耳。同治二年五月，猥膺荐牍，以监司督章〔赣〕皖楚鹺务，驻汉皋地，历俸十四载，领官六、七除，行年今已五十，皆惟管榷勤冰（？）兢励雪濯焉。故知其利病，为久且谙。窃思盐之为物，非米粟之望于丰稔，异布帛之成于工费，其取至便，其用甚广。奸宄为侵渔之藪，豪强启争夺之端，权必操之政府者，岂专其利哉？良以平市价而谨功令也。天下鹺务，沿海皆是，未历者勿论；惟两淮颇习其故，况复经干戈兵燹，由盛而衰，返衰而盛，更不胜今昔之感焉。咸丰癸丑春，盗据金陵。两淮虽被害较轻，然皖以上湖以下，盐运阻滞者近十年。赖节相曾公荡穴剿巢，廓清江表，自扬州迤入洞庭，数千里山高水长，快哉驶帆樯而通商贾，民仍食饶盐之利。伊谁之赐，而匡以生也？曾公已锡爵康侯，位上宰，朝议念江淮疮痍未平，留曾公节署任兼权盐政。百废具举之余，悯佐食者盐，国计之所恃以支其绌，军需之所辅以待其储，视常务为独要。以余知途，故进询。不揣冒昧退撮其要领，汇为一编，开卷了然，易如指掌，有轻车熟路之乐，无充栋面墙之讥，此固余区区自效者。若夫利者兴之，弊者剔之，翊赞隆平，光亿万年有道之长策，则循良诸君子在。同治三年冬，秀水杜文澜筱仿识。

## 原 始

古诸侯夙沙氏煮海为盐，资民食。此有盐之始。管仲曰：“海

王之困，谨正盐策，国用富强。”盖计其钟釜而官出之。汉吴王濞封于广陵，招致亡命，煮海为盐，无赋而用饶。此皆榷盐之始。武帝时，募民自给费，用官器煮海盐，置榷官长丞及水衡都尉、均输官，皆主盐事。所谓盐器者，牢盆也。此设盐之始。后汉则卫觐请置使者监卖盐。魏武从之。陈文帝则立煮海盐税。后魏宣武收盐池利，迄于永熙，傍盐置灶。此有池灶之始。唐开元年，江淮转运使裴耀卿置输场盐食，以受淮盐。此官收之始。乾元初，第五琦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盐院，籍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此分民灶之始。至德十四年，以刘晏为转运使，置吏及亭户，收盐转鬻，任商所之，岁获盐利至六百万缗，以利国之权，行爱民之政。故言漕政，首推刘晏。此商运之始。宋制，盐听州县给卖，致军吏困于转运，舟卒侵盗，杂以沙土，盐恶不可食，多露积。此盐有搀和之始。天圣中，用盛度言，罢官鬻，听入钱京师，榷货务，而以淮盐给之。其后两(?)事剧，募商人输刍粟塞下；又置折中仓，听商以金银输入京师，予卷以所在盐给之。此中盐之始。元太宗庚戌岁，始定盐法，或银或钞，其制不一。郝彬请建六仓，江河之商市易市皆赖其营建之功。此建仓之始。明初，因予卷之制而改为引目，每引四百斤。迨司请户部印造，召商中盐，每引输盐银六分，凡盐出场，经批验所验制，定行盐地界，引与盐离，及越境卖者，同私盐论。永乐中，令商纳米粟于边，米二斗五升、粟四斗淮盐一引。成化中，更其法，输银于运司，银四钱支盐一引。此造引定界之始。嘉靖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盐一引许带盐一引，正引纳粮草于各边，余引纳银于运司，其夹带者，割没入官。此正引、余引、割引之始。其后边谷踊贵，又势要占中卖窝，商人输边输银，而换单候掣非五六年不行，复分为边商、内商、水商三项。沿边土著者为边商，输刍粟于边，领仓钞卖于向居扬州之内商，内商赴场买盐，卖与水商。所谓占窝即后来根窝之始，边商即窝商之始。

道光十一年裁盐院时，根窝作为废纸，听准商自运，遂无根窝矣。内商即今之运商，水商即今之水贩也。稽古以来，盐法屡变，总不外收盐、收税之两端，官卖、商卖之两术。我朝定鼎后，纲盐沿明旧制，鉴历代之弊而厘剔之，法始大备。然法因弊而立，弊因法而生，不能不随时整顿也。两淮所更张者，均分列于后。

### 纲 额

明制，两淮岁行四百斤大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我朝定鼎后，剖一为二，以二百斤为一引。共行一百四十一万三千六十引。内派淮南行一百十八万一千二百三十七引，淮北行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三引。每引纳银六钱七分。此正纲也。其有加于正纲之外者，如安徽之宁国、和州、含山，江淮之江都、清河、山阳、桃源、宿迁、邳州、赣榆、睢宁、沭阳等州县，原食纲盐。顺治八年，另加食窝十六万七千三百九十八引，谓之食盐加窝。又前明宁夏用兵，议加宁饷、滴珠二项。顺治十年，将此项颁引九万二千六百九十七引。十七年，巡盐御史李赞题准带课不行盐，其课带入正纲，谓之宁珠。顺治十三年，户部请加两淮盐十六万引，亦经李赞题明带课入纲，谓之新增。又上元八县改行食盐九万六千七百引，亦带课不行盐，谓之八县归纳。又康熙十四年，科臣余国柱奏准改割没为加斤，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两淮增盐十七万余引，增课四十万五百余两，谓之加斤。又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题请盐引加丁，议加二万七百四十二引，谓之加丁。又湖南衡、永、宝三府，前明借行粤盐，顺治十八【年】复令食淮，分行八万一千七百六引，摊入正纲带纳，谓之三府复淮。以上七款，皆加课而未入额引也。以后纲盐斤数时有增减。道光二十九年，淮南改行票法，以四百斤为正引，加贴馀盐三百斤。己酉、庚戌两纲实应造报湖广、江西、安

徽、江苏四省，并永顺、永绥边盐，江、甘、高、宝、泰兴食盐，总共一百九万五千五百十引。辛亥纲，票盐壅滞，据商贩公禀，由司详院批准，改为每引六百斤，照引半纳课，共运盐七十三万三十四引。核其引数、银数与己、庚两纲相符。行未半而粤乱起，遂停纲。淮北额行二十二万二十三引，改票之后，随时溢销，加至四十六万引。自甲寅纲起，虽逐年开纲，只销额引之数，积压溢引已十纲矣。

### 科 则

两淮科则有增无减。淮南额运四百斤，小引一百九万五千五百十引。以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己酉、庚戌两纲计之，每引应完正款内，报部正项银九钱四分六厘八毫八丝七忽一微五纤五沙，报部杂项银二钱八厘四毫一丝六忽二微七纤一沙。杂款内，京外各衙门帑利银、外省各衙门盐规匣费银、部府等衙门院司节省银、办贡办公银、在外支销各款银、参价银、带完仓谷银、防堵善后事宜经费银、闰月帑利银共九款，征银一两九钱二分四厘七毫二丝七忽三微六纤五沙九尘；外带各款内解部纸朱银、立贞堂经费银、育婴堂经费银、仪河工岸银、岸费银、经费银、司支银共七款，征银六钱五分八厘。总共十八款，每引增银三两七钱三分八厘三丝七微九纤一沙九尘。其永顺、永绥边盐正项照征，杂项九款全免，外带七款内仅完纸朱、岸费、司支三款，每引共征银二两五钱六分四厘二毫九丝五忽九微五纤七沙。又江、甘、高、宝、泰兴五岸食盐，正项照征，杂款减半征收；外带七款内，仅完纸朱、司支二款；每引共征银二两二钱六毫六丝七忽一微八沙九尘五埃。通共淮南一纲征银四百六万六千一百九两二钱五分八厘。淮北每纲四百斤，小引连溢清应销四十六万引，每引完正课银一两五钱，连九款外支盐价各款，总共每引征银二两一钱九分七厘六毫。通共淮北一纲征银一百一万八百九十六两。

## 折 价

灶户地亩不征银米，其正供只折荡草之价，肇于明万历时，每亩科银一、二、三厘不等。仿州县芦课之则，乙年征甲年之赋，谓之压征。通、泰、海三分司所属二十三场，共完折价银八万六千六百十五两零。海属三场折价于分司，发盐价时扣收，解交运岸无蒂欠。通州地方面不报灾，即有荒歉钱粮均不展缓，是以通分司所属九场折价亦年清年款，间有灶户蒂欠，则以分司场官养廉划抵。泰分司所属十一场，则历年报歉，秋后必请缓征新，是以历年所征，只五分有余，多则六分，不能全完也。

## 改 票

两淮正、杂钱粮经费本相同也。而淮北运费重，北商消乏殆尽，陶文毅公<sup>①</sup>始改票法。淮北大起以二十二万余引，正额加至四十六万，人犹争之，遂定验资章程，以各商资本厚薄定认引多寡。虽所验半由称贷而来，一验即发还，然力薄者不能认也。初改时，文毅公曾云：“北盐旺，南盐为之敝也。后必有因北而推广于南者，盐法必坏。”老商皆稔斯言。至道光二十九年，汉岸（即汉口）塘角火毁，南商力实不支，遂亦改票。以四百斤之引，贴以积盐二百斤，不加课，又减去岸费，盐价因之大贱。己酉纲极旺，至庚戌纲，办至一年销及半，故于辛亥纲有加课之议。盐仍六百斤改为引半，纳课减折，认运由商人，认岸包办。已收课银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余两，以粤乱中辍。初，淮北票盐全盛时，协贴淮南银六十七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两九钱八分八厘，系另征协贴银三十六万两，又将悬引及经费赢余两款应之。淮北销数渐绌，壬子纲即不能征协贴；癸丑纲则并悬引而免之，经费亦不能赢余。若非淮南停纲，淮北久已不振。此淮南改票时所未见，

<sup>①</sup> 陶澍，道光十年至十九年任两江总督，卒谥文毅。

而陶公早见及此。

（按：淮北票盐畅旺多系倾销淮南。当时筹北盐者只知有北，于是添置地产，愈推愈广，私盐益加充斥，驯至淮南滞极，不得【已】而亦改票。盐法一败涂地，是谁之过欤？）

## 税 盐

咸丰四年，部科以停纲久，议仿王新建就场抽税之法檄淮试办。署运司淮扬道郭设法试行，定以每票百斤抽食钱百五十，出江倍之。各场奉行不力，或三抽一，或五抽一，更有十担抽一者。复设巡卡二十余处，补漏税及不足者。行二年余，收税数十万缗。七年秋，署运司乔受篆，前苏州布政使联副之，议改税盐法。于泰州设总局，通泰分司设分局；另刊大票，以八十五斤为一包，十二包成引，征正、杂银一两三钱五分。行之年余，旧商渐集。九年夏，联运司议撤两分局，统归旧商承办，每年包纳税银，以二十四万引为率，多运者听，而每年所销仅十余万引。盖先设分局，足收化私为官之效，一经商办，则私梟从而侵占之。然欲行纲盐复旧规，则必商办为宜。

（按：盐之为法，利在整而不在散。筹盐务者宜切记之。）

## 江 运

凡运南盐走长江，运北盐走洪泽湖，疆划然也。独安徽之舒城、桐城、合肥、庐江、无为州、巢县、来安等八州县均北盐额，行七万四千二百六十四引，距江近而距湖远，名为江运八岸，归淮北监掣同知管理。淮北改票后，北课轻而南课重，恐其藉江运有侵占，遂停运，摊课于淮北溢销之内。

（按：江运并未停运，摊课之说或议而未行欤。）



## 产 盐

淮南盐滴滴煎成。其法择滨海之地有滴气者平治之，名曰笮置；置成名曰滴场；取滴时铺草灰于埽上，俟一、二日灰色转黑，遥望之有白光，则知滴气已升，预于高处挖一池，扫灰入，以潮水掺和之，名曰灰池；低处亦有一池，用芦竹管通于灰池，使灰水澄清灌入，名曰滴池；池旁设土灶，上安铁镬，以白草煎之，俟镬中起大泡，则点以皂角水而成盐。凡产盐只旺于春秋，在夏则燥烈而无滴气，在冬则盐花入土，非数日不能摊灭也。淮北则以日晒盐。其法于滨海处挖深沟，与海河之水平，冬令东北风紧，潮水必大灌入沟内，即以芦草填塞沟口，使在沟之水不能退，谓之拿寒潮。其盐池于平地挖深尺许，用砖铺成，俟日暖时引潮入池，晒一、二日，潮水即起泡，池丁持帚入水扫之，随扫随即成盐。太平局之盐颗粒大，俗名旗杆斗，以斥色为上，中当盐色稍紫则次之，西临临浦、青口则白而细为下矣。每小满节前后，扫盐最易，故谚云：“小满十八扫”，此十八日内，即可收一纲之盐。过此亦能晒扫，第成盐较迟耳。酷暑所扫为火盐，粒必中空；酷寒所扫为寒枪，其形尖而长作凌冰色，皆不堪用。从此铺池皆按引额，有一定丈尺，不准私放宽大。池丁作奸，则将池四旁沙土平筑如砥，名为沙基，小满时潮水过此，不待入池即可成盐。是以淮南有缺产之虑，淮北则惟恐馀盐太多，透私害价也。

## 场 务

淮北三场，受害在水。一缕盐河，由清江浦上游之双金闸进水，历武障、义泽等六坝，过板浦，由临浦堰入海，藉以浮送盐船。水大则六坝易决，一泄无余；水小则淮民堵塞双金闸，逼水东下，以资灌溉。上游蒙沂之间，来源太弱，设遇韩庄阻水，淮河亦虑胶舟。故北盐产甚易，而到坝更艰险也。淮南二十场，受

害在风潮。每遇有闰之年，潮水必大，埭场居室顷刻荡然。故各场皆自筑避潮墩，潮大时仅以身免。北场从前章程甚简，每开纲时，票贩预纳钱粮，分司查明各池商所收盐数，按上、中、下三等均匀配签，当堂掣给，听其雇人捆运而已。壬子纲后，认运者少，不得已先盐后课，俟盐到西坝出运时再行纳课。近今数年，则盐场听商自指，盐价听商自付，渐至与营中互运，以盐为水脚，愈趋愈下矣。淮南周折极多，名目亦伙，于物则有斗、概、包、索、签、掀、桶、席等八事，于人则有捆、忙、勾、杠及地户、掌管六项，极为琐碎，索费甚多。现在章程由分司核定总数，飭场晓谕，此风始戢。

### 官 制

运司 乾隆十九年，河臣条奏以东台同知裁汰，下河一带水利归运司兼管。道光二十六年，添设盐捕营，加兵备道衔。

淮南监掣同知 驻仪徵，专司仪徵掣盐事宜。

淮北监掣同知 驻怀安府城外河下，专司江运八岸事宜。

泰坝监掣官 驻泰州北门外大浦，有印有署有养廉而无员缺。向例一年一更换。盐务与地方轮委，盐务以监掣分司委管，由运司会同藩司详委。近年不拘此例。

永丰坝监掣官 向掣淮北之盐，改票后无专责。自康熙二十八年起，归清河县兼管。咸丰六年，前督盐宪怡改委海分司兼管。今因之。

海州分司运判 专司淮北三场盐务。原驻怀安，为怀安分司，乾隆间改驻海州之板浦镇。自咸丰三年以后，西坝督销事烦，驻于清江浦。

通州分司运判 驻通州之石港，专司淮南所属九场盐务。

泰州分司运判 驻东台县，专司淮南十一场盐务。

盐运司经历、广盈库大使、盐运司知事、白塔河巡检以上四

员均属运司首领，行纲盐时分理监收钱粮、给引目及皮票呈纲等事。今惟库大使管库，馀候差委。

板浦场、中正场、临兴场，以上三场大使海分司属。

丰利场、耕茶场、角斜场、石港场、金沙场、余西场、掘港场、余东场、吕四场，以上九场大使通分司属。

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草堰场、刘庄场、伍佑场、新兴场、庙湾场，以上十一场大使秦分司属。

仪徵批验所大使，南监掣所属。

淮北批验所大使，北监掣所属。

乌沙河巡检，原驻安东，乾隆间改归乌沙河，在淮安之北，亦监掣所属。

盐捕营都司，驻扬州东乡霍家桥，专司缉私事宜。

盐捕营左哨二司把总二员，外委二员，归都司所属。

以上一营，道光二十七年添设，隶督标。

查两淮旧有运同、副使二缺，又安丰场等副大使六缺，均于康熙年间裁汰。又有余渎、兴庄、余中、白驹、莞渎、天赐、洪白、西亭、小溪、马塘等十场均归裁并。咸丰九年奉文裁汰冗员，有请以金沙、刘庄裁并，后以绅民稟留，暂缓办理。再查仪徵旧有子盐大使，亦系差缺，以经历知事大使三班委管，一年一换。

## 两 坝

南盐以秦坝为扼要。秦属十一场之盐，由阜、盐、兴、东四县运至泰州，必过坝始能出江。通属九场之盐，由如皋县河至泰州，虽在秦坝之外，必由泰州南门外经过，距坝只三里，均便于稽查也。从前有坝商专管屯船、驳船之事，自停纲后，船由商贩自雇，坝商改业矣。北盐以西坝为扼要，在黄河之北王家营上三

里。北盐由板浦盐河而来，迳抵西坝之后，有额设官栈二十家。盐起入栈，湖贩赴坝凭栈买盐、改捆，用车运至洪泽湖滨上湖船。西坝委员责任较重，由海分司禀派。

### 局 卡

淮南于泰州设总局，专司发照掣盐、给票、截角、收课、解课事宜，以守牧丞倅充之。四浦委员三、四人，宝带桥一、二人，分管掣验盘查之事。泰属有海道桥口卡、十八里河卡，掣十一场之盐；有秦潼等卡，缉透私。淮南通属丁堰卡、泰州南门卡，掣九场之盐；力乏桥等卡，专缉通私。淮北有五局，曰太平，曰中富，曰西临，曰临浦，曰青口，分收三场之盐；有大伊山、顺清河卡，专司制验；有吴家集、周庄等卡，分缉海州之私。

（淮南总局现改设扬州城内，瓜州设有总栈委员，稽查出江掣验等事。）

### 琐 记

引 明初沿宋时予卷之制，改为引目，由部颁发。我朝因之。停纲以后，不复请。

窝 窝商守根窝为业，运商欲认引，先付窝价，将根窝领出，填明花名，赴运司完纳钱粮、纸朱、领朱单。自裁盐政，即将根窝革除，作为废纸。

单 商人先完纸朱，发给朱单，再完请单钱粮，发给照单赴场重盐，俟运到桥，再完呈纲钱粮，发给引目，再完加斤钱粮，始准开江。故谚云：“三档钱粮请呈加也。”停纲以后，不用单而用护照，其钱粮则到泰坝并纳，无前此委曲繁重之弊。

票 从前所领之照单，谓之皮票。因未领引目，于完钱粮后以护照请换运司所印大票，票与引同。

**重** 宋制开折中仓。明制纳票给票，谓之开中，以是取盐皆谓之中盐。今因中字之义转为重，读作从。

**马** 盐务记数皆谓之马，俗作码。运司收纳呈纲钱粮，造册报院，名为底码，稽查火伏为额码，掣盐为摆码。掣盐时以三十引为一马。记数之帐谓之马簿。

**匣** 商总以公帐置之匣内，谓之公匣。故商有匣商，费有名匣费。

**旗** 仪徵开捆，众商云集，各树一旗标明店号，以便工人认识。故立盐店，谓之立旗。

**镬** 煎盐官器。汉名□，唐曰牢盆，宋曰盘，今日镬。牢盆之制不可考。今南阳有废盘三角，相传家执一角，须八、九角合并始能熬盐，杜私煎之弊，疑即古牢盆也。旧盘亦有存者，厚三、四寸，重三百五十斤。金〔今〕所谓镬，只重一百四、五十斤，适用多矣。

**桶** 旧本铜铸，今通分司署有存者，场商照式制以木，由运司烙印较〔转〕发，收盐时以桶计。

**砵** 秤锤也。按行时盐一引之轻重。铸有小砵，为掣子包所用。

**火伏** 灶户煎盐以十二时为一火伏，应煎盐一桶三、四分。灶户不能终岁煎盐，通年有定限，多则百二十日，少则九十日。

**子盐** 从前仪徵改捆均用小包，名为子盐。各岸有轻重，湖广八斤四两，江西七斤四两，安广(?)及湖南边八斤，宁国等处食盐每包五十斤为中包。今各岸一律，自改票始。

**八开** 纲盐有八开，谓开纲、开征、开请、开重、开坝、开桥、开所、开江也，皆有费，今则一律裁革矣。

**尾数** 可算者至厘、毫、丝、忽亦可止矣。盐务则于忽之外，尚有微、纤、沙、尘、埃、渺、漠、逡、巡、须、臾、清、净等十三字。

## 王韬致谢绥之函

王 韬

**说明：**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遁叟。十八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1849年离家赴上海任职于英国传教士的墨海书馆。1862年初回到苏州，化名上书太平军，事为清政府获悉，下令缉拿。王韬逃往香港，翻译经书，又在香港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变法自强。1884年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

谢绥之（1847——1896），名家福，一字锐止，别号望炊，又号锐庵。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府学博士弟子员。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谢家福以在太平军地区所见所闻，及搜集到的有关太平军的记载，辑成《燐血丛钞》一书。后至沪入舆图局，又入广方言馆，从德国人金楷理学习其语言文字，任翻译馆译员。光绪年间，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发生灾荒。谢家福奔走呼号，募集赈灾款，先后解赈灾银二百五十二万二千余两，因此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补直隶同知，办理上海电报局、上海织布局、苏州电报局，对于创办电报局及推广招商轮船局事多所策划。晚年回到苏州受盛宣怀委托，办理苏州电报学堂。又办理儒孤学堂、中西学堂。

这些信函，都系王韬晚年在沪时所作。这时王韬在上海大概是为李鸿章译书，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但国事日非，他深为忧虑。过去屡向清政府献策，未被采纳。他在信中说：“中日启衅，日为戎首，乃十余年前意中事，弟早已言之，著为论说。惜草野小民，言之谆谆，而当轴窅窅诸公，听之藐藐。御倭情形，久列于条陈，今日可毋庸再置一喙。故不如闭户潜修，留心著述。”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

但是清政府依然故我，没有什么革新图强的措施。王韬在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因循粉饰，虚骄蒙蔽，苟且浮惰，仍如故辙。长夜漫漫，何时复旦。”他在信中警告说：“惟今日泰西各国，俱拥重兵驻于海上，心实叵测，彼岂真爱我中国哉，特欲坐收渔人之获。”他在香港办《循环日报》时，就鼓吹变法自强的主张。他在信中仍重复这个信念：“我中国苟不自强，将为众矢之鹄，故不可不早思变计也。”又说：“变法自强，固今日之急务，亦要着也。”可是，腐朽透顶的清朝政府是不可能做到的。

原件藏苏州博物馆。由甘兰经同志辑录。

—

绥之大高士仁兄大人阁下：桃坞咫尺耳。弟前时来访，从未见有一树桃花，至于旧时人面更无从问矣。别后一水盈盈，莫能觐止，两年契阔，弥厘寸心。每值花开酒熟，月落云停，令〔令〕人辄忆黄叔度汪汪如千顷波也。大暑如蒸，小年正永，北窗高卧，无可消遣，兴之所至，略事咏吟，闲情所寄，已得三十有四律。寄言彼美，托兴风怀，亦可为香奁之别调。恐家次回氏见之，当退避三舍也。中日启衅，日为戎首，乃十余年前意中事，弟早已言之，著为论说。惜草野小民，言之谆谆，而当轴充充诸公，听之藐藐。御倭情形，久列于条陈，今日可毋庸再置一喙。故不如闭户潜修，留心著述，息交绝游，以自适其天而已。

朵云下逮，觉有五色祥光，隐见纸上，一腔热血从忠肝义胆中流出。

阁下虽寂处荒园，香火蒲团，皈依净业，乃犹舌端出火，鼻内烟生，英雄心事，尚未消磨，此鄙人之所未解也。倭奴奋其蛮触，自寻烦恼，变幻消灭，要不过弹指顷。既扰北方，岂遑他及，鄙意各省纷纷设备，要非急务。倭人言大志奢，近日意转，专注北方，犹如孤注之轻于一掷。胜则可夸耀于各国，败则缩项

戡尾，遣介行成。其言和之地，早有成见，即以琉球还我中朝，度我朝大度包容，必无不允也。此番用兵之先，事事输人，着着落后，不先驻兵韩京，保护高王，失策一也。不藉剿抚东学党为名，先行扼据险要，失策二也。军志曰：先声有夺人之心。当时王赫斯怒，立命南北洋海军尽统兵轮、战舰，飞渡东征。犹如迅雷疾雷之奋于一击，倭未有不靡者。倭方谋调兵争朝鲜，不虞我之猝涉，其地守备空虚，岂能抵御，此亦围魏救赵之一法。东征既捷，然后截海据要，倭往朝鲜之师，可使之一甲一骑不返。今则防密矣，守固矣，图之已晚，此失策三也。虽然，倭人之敢于出此者，必有所恃。十年前，倭与俄、法立有密约。以朝鲜饵倭，而俄窥吉林，法图台岛，犹前之故智。其言虽未可尽信，而观俄、法举动之间，要非无因，特由暗中协助，未必遽敢显为张皇耳。一惧英、德之议其后，一则慑于公论也。弟老矣，久已不为世用。小隐淞滨，消〔道〕遥局外，读书自怡，置理乱于不问。以后只将生平著述缮录清本，已足毕吾事矣。此外惟万万为道自重。不宣。

小弟王韬顿首。

## 二

绶之尊兄仁大人阁下：久不见我黄叔度矣，胸中荆棘，顿增斗许。献岁发春，作何消遣。东山丝竹，想有闲情，北郭单寒，常叨厚谊。元宵前后，当以一樽为大善长寿。弟创设弢园书局以来，所排印各书，几如山积，甚矣，作书贾非我辈事也。兹敬以新印《娱亲雅言》四册奉贻，藉尘清览，以作指南。是书为归安名宿严九能先生所著，经术湛深，而言皆有物，必传无疑。阁下视之以为何如？近印《普法战纪》，拟略删改，奈乏暇晷何。天气虽寒，渐有春意，伏冀万万为道自爱。不宣。

愚小弟王韬顿首。元宵前一日。



## 三

绥之仁兄大人阁下：去岁冬初尺书往复，转瞬之间，邓尉梅花又复零落矣。弟自十月中旬，一病几殆。犹幸药石有灵，得邀无恙。自此常不下楼，杜门却扫，厌坐斗室中。静虑凝神，焚香展卷，聊以养疴。献岁以来，辛盘初荐，人事牵率，姑往应之。春酒介寿，酬酢纠纷，属在深交者，不能不一往。孰知此端一开，招者络绎，却之即谓不恭，赴之实为多事。而今而后，当概行谢绝，藉养身心。庶几于道有得乎。盛旭翁方伯莅止此间，追陪杖履，妙选群花，别开觞政。林宝芝姊妹花，盈盈竞秀，为后起之翘楚，足以领袖此中。沪上风景如常，热闹倍于往日。女闾成市，脂夜为妖，愚园、张墅之间，车流水，马游龙，飚飞电迈，其去若驶，鬻影衣香，络绎如织，诚赏心之乐事，娱意之胜游也。

阁下何不重来此间，一豁襟抱。弟当为剪西窗之烛，开北海之樽，折东阁之梅，撷南园之果，作平原十日之饮何如？明知禅心已作沾泥絮，槁木死灰不可复燃。然人生行乐，苦行头陀亦复徒自苦耳。

弟自粤旋吴一十有三年，不过刹那间，精神迥不如前，面目亦非故我。弹指光阴，催人老迈，石火电光，镜花水月，一切事皆当作如是观。语云，豹死留皮，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名之不可已矣如是夫！弟穷而在下，不过以著述求名耳。惟是覆瓿糊窗之物，亦何足存。生平著述四十余种，授诸手民者，不过片鳞半甲耳。前以香帅<sup>①</sup>命译洋务业书，遂乏暇晷，刻书之役，遽尔中止。今岁始得重理旧业，俱当躬自校阅，缮写真本。伏念犬马之齿，六十有七矣。炳烛余光，为时有限，不得不早自料理。即使不灾梨枣，亦当分储书院及藏书公所，恐他年鼠齧虫残，同于草

① 张之洞，号香涛。

亡木卒为可悲耳。各种中如《四溟补乘》，日有所裒，月有所蒐，采事实，广集见闻，几至五百卷，拙著卷帙之繁重未有如是书者也。又如香帅命译之书，分十有二门。博稽旁考，亦不下二三百卷。皆先尝从事钞胥，勒成定本，然后绣梓，庶无遗憾。杏菴观察，今世之留心于时务者也，当精钞一份，以为芹曝之献。今与阁下约，以后弟书一付剞劂，即当寄尘台览。今奉上石印谢隐庄《梦余草》（隐庄名鹏飞，毗陵人）三册，藉供披阅。所言道学而兼经济，未稔以为何如。春寒阴雨，伏冀慎护眠餐。万万为道自爱。不宣。

小弟王韬顿首。甲午正月二十有七日。

#### 四

绥之老仁兄大人阁下：前奉朵云并近人书十六册，欢喜无量，再拜而后敢受。置之邨架，顿觉贫儿暴富。自此当窗明几净时，每一展卷，辄叹先生爱我之深，而惠我之厚也。五亩园地殊空旷，穿窬胥篋本属意中事。塞翁失马，楚人得弓，细比鸡虫，不足增大知识之烦恼。且贫流获此，可供数日食，亦系养济院中一段功德。宽怀勿念，藉作达观。小黑大黑溺职，辜恩杀而烹之，亦可供一饱。终念今之为将士者，非惟不能御外侮，反输情于敌，卖国肥家，曾大黑、小黑之不如。彼此对观，又何足责。今日之事，和战皆非。然舍和之一字，几若无可下手，无〔天〕实为之，谓为何哉。闻日人郊迎傅相，供张甚盛。所索五事，万难俯允。此事不知如何究竟。《申报》（二月十三日）所云傅相出使东洋，并非议和，面奉皇太后懿旨，有经手未了之事，经傅相力任。此言未稔得自何处，殊觉骇人听闻。至所索五事：一、辽河以东之地当割畀朝鲜，因昔年本朝鲜之属地也。次如旅顺、威海、荣城、登州，日人所据而有之者，亦宜割畀。二、既割此数

① 盛宣怀，字杏菴。

地，日人尚以为不足，复思割据台湾，以饜其所欲。三、索赔军饷，不知定若干兆。四、日本所有官员商民，无论何处，足迹皆可遍历。五、不许中国设立公使领事于其国中。傅相既抵广岛，已阅三月<sup>①</sup>，未闻就绪，未见眉目，而东洋又复调兵出矣。大沽口闻有倭舰十艘，并不攻击炮台，意将暗袭潜登，从间道入津，如当年英法之故智欤？诚不可不防也。此间应试举子，多有自崖而返者。窃以为时艰孔亟，会试究非当务之急，似可缓至秋间举行。孝廉既可出二万金博得，又何必附生始可捐纳。岂其中仍寓有郑重名器之心欤？恐此举徒有是言。近来拥厚货者多黠而吝，未必遽能踊跃也。息借商款殊多观望，抑何近来毁家纾难者之无人也。吴门近日安静否，邓尉梅花想已阑珊。春寒如此，雪至盈尺，亦近来所未有。香雪海一带，大都伐梅而栽桑。恐不二十年，名胜之区归于乌有。人事变迁，沧桑转瞬，不禁为之叹息。弟近日所刻书，尚存十九种。阁下如欲贻赠友人，可寄信来取，勿存一毫客气也。此外伏冀珍卫眠餐，万万为道自重。

小弟王韬顿首上。

高昌寒食生哀启，当检得寄来。讣闻、谢帖或可毋庸寄矣。弟得稍暇，前后诸诗皆当奉和。

二月廿五日灯唇。

## 五

绥之大菩萨先生大人阁下：昨奉环云。欢喜无量，展读大著，回环铭诵，顿觉游兴、诗兴勃然而生，然勃然而生者仍截然而止。直至今日乃复相续。前日闻阁下知和议已成，读其节目，不禁太息歔歔，痛哭流涕。每读一节，辄为拍案。及至终篇，蹶然扑地，拯救百端，乃始回生。此真忧国忧民，忠君爱上，求之今人中绝无其人。逢有友人自吴门来者，辄询近况，或云愈矣，或云尚未。

<sup>①</sup> 李鸿章3月13日离天津，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20日回津。

若以阁下之痛愤不欲生为无足重轻者，此国之所以日弱也。呜呼！世之有心人能有几哉！近有北来诸君，栖迟海上，每询以都门举动若何，措置若何，则皆以讲好罢兵，天下已安已治矣，复何所虑。因循粉饰，虚骄蒙蔽，苟且浮惰仍如故辙。长夜漫漫，何时复旦。积弊之深，积习之重，非大有力者不足以挽回之也。弟老病颓唐，几无生人之趣。数月来肝胃气痛、齿痛、腰脊痛，食为锐减，几欲呼祝宗而祈死矣。闻苏杭两郡人，以日人在彼开埠通商，多购田亩为谋利计，殊可叹也。杭人特以重资延肄习西学者，教以西国之语言文字，以立其始基，此亦足以开风气之先声。将来西学西法之兴，其或滥觞于此乎。闻之又为喜而不寐，怦然心动。朝廷之上，虽徂成见，而草野之间，自有转机。文道希尝言，三代以后必议成于下，而后施行于上。特虑上非所重，则下亦难行耳。迟之又久，怠心乘之矣。无论帖括之学不能废，而为富贵利达所囿，终难出此范围。以天下之大，积弊之久，而欲以一二儒者转移风气，盖亦难矣。杭郡人士，奋然以兴，非不难能而可贵，特恐激于一时之忿，未必具有真知灼见。惟愿既有卓识，尤必持之以定力，十年之后，若有成效可观，然后始可与言他。天下事难于创始而易于乐成。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其机既发，莫之能遏，亦由气运使然。诚如是，天下幸甚，苍生幸甚。弟旦暮人也，一变至道恐不及目睹其盛。他日弟生平著述流传世间，或有诵我书，读我文，而深惜弟之不遇者耳。弟不幸多言而中。尝曰：日人之侵台湾，即县琉球之渐也，县琉球即将来据朝鲜、扰中国之渐也。诂料不十年而其言皆验矣。今日者正中国盛衰之关键，是所望于后起之人。今日天气颇凉，案头小坐，拈弄笔墨，念我良朋，辄作此纸。惟望摄卫，维宜加餐珍重，万万为道自爱。不宣。

小弟王韬顿首上。闰月十有二日。①

① 应为1895年7月4日。

## 六

锐止大和尚方丈：久欲作书奉候，奈疎懒殊甚。弟拙于求人，前来二册送三四处，皆云已派来。相识者皆在已捐例，真属无从下手。昨承催札，适以小事至谢湘娥处，令其捐十元，弟亦捐十元，朱静山观察捐一元。共二十一元了此一事。今年五月殊热，六月中颇凉，而近日天气复热。阁下日在五亩园中，谅不为炎威所逼。闻园左右皆古墓也。所谓门临乱冢、屋绕流泉者近是。其将以白水盟心、青磷代烛乎？久居于此，习静已惯，可有静极思动之想乎。上海氛浊之场，宜不能为大和尚卓锡地矣。今年香帅书已译毕，拟将生平著述警校一过，尽付手民，然好名之心亦是一重障碍。惟万万珍重。

小弟王韬顿首。六月二十六日。

## 七

绥之老仁兄乡大人阁下：昨奉瑶华，欢喜无量。函外飞鹰二十枚，乃由杏、眉两翁所赐，云是九月为始，匪恒宠贶，祇领为惭，再拜而后敢受。惟是学殖荒落，识见简陋，恐不足以副两翁所期望。如有所知，不敢不勉。乞先于杏、眉两翁处致声道谢。肃此奉复。即请崇安。天气渐寒，诸维为道自重。不既。

愚小弟王韬顿首。展重阳后三日。

## 八

韬屡拜嘉惠，愧无以报，今命小婿钞得光福志六册送尘荃览。是书外间绝无刻本，乃徐君所创作。徐君世居光福，即调之孝廉之先人也。生平长于历算之学，具有心得，亦有著述，今藏于家。是书调之挽弟付之石印，然窘于孔方，未能集事，且其意急不及待，爰钞副册，而以原书归之。请俟他日，赞成是举。书

首尚宜补图。弟处已录得二图，当令人绘出，后日呈上。田赋一门亦当补入，可参邑志。尊作及诸名人诗，皆可附诸卷末。兵燹以后，诸名胜之或存或毁不可不纪。山中寺观既圯，而新建者略有数处。潘伟中丞之耕园亦为继起者也。雪琴之梅，镜如之鹤，亦点缀景物之一也。若得阁下名笔纪之，俾成完书。广集同人，醪贖而寿之梨枣，京足为游山之导师也。癸春，陈君喆甫有诗，弟今当补和，并作五亩园诗以应尊命。春余夏首，或作吴门之游，否则三伏中或可避暑偃息园庐，作一月淹留。囊殫自备，不破费主人一物也。阁下以为何如。其许我否耶？

绥之仁兄大人畏友史席

韬再顿首上。

## 九

锐止大高士老兄大人阁下：沪上有谢绥之者，容华绰约，车马盈门。海上逐臭之夫，趋之如鹜。岂阁下之化身耶，抑现琐子骨菩萨相耶？愿阁下化千亿万分身，变大千三千世界以救人苦难结欢喜缘，亦属无量功德。一笑。弟尝见绥之，谓之曰：卿不居桃花坞中，享清净福，来此污浊世界何为？渠曰：我以行善，一片婆心来此募化众生，将作大布施，亦是现身说法。弟曰：虽然大善士名不可僭称，倘久假不归，定干佛怒，请易名曰赛珠何如？绥之唯唯而去。然昨经其门，“绥之赛珠”竟双列焉。辉煌金字之牌，不禁耀目；窈窕玉容之室，无限销魂。闻其缠头之金，积至十万，愿叨桃花坞谢将军少为征倭之费，何如？一篇绝妙文章，至此绝笔。今日早上，于案头得金刚经一册，上有巨名。昨夕在一室中大放光明，言愿皈依大善士，祈珍藏之，可免世上诸灾厄。

兜率天第之洞圣者书。八月五日。小雨微霏几席清凉快甚。

少时读“学而”，开卷数页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

道，斯为美。不意今日究究诸公皆奉此为绝大经济。既以和之一字为一生定案，则以二字献曰去兵。友人有诗两句云：中朝不战消兵气，绝域求知识圣恩。求和固出于绝域，何尝不可行哉。

## 十

锐止老衲上人丈室：久不见慈颜矣。想容光四射，普照众生。北方捐赈，殊属棘手。吴中著宿，又弱一个。当飞书告急之时，正骑鹤升天之际，天不憖遗一老，为可叹也。沪上欢场，近又一变，芙蓉城主已随瘦腰郎去，惟八咏楼中，带围渐减，恐无续命纆，奈何。广寒仙子自立门户，改陆为华，然门前冷落车马稀矣。后起之秀，则推林桂芬，问其年，止盈盈十三龄也。杏翁来此，迄无所遇，现侍左右者，不过两粗婢耳。弟曾为代觅一金閨小女子，名曰阿福（姓程，其兄曰炳南。住慈悲桥），年仅三五，颇有姿致。杏翁虽评之曰超等，而意仍未属。此女子已堕藩溷，弟拯之黑海，藏之金屋，以其犹是蕙蕤之质，未遽问津。不意彼竟敢开阁自去，空费阿堵物五百元。此真花月其貌，蛇蝎其性者哉，如此种人，当堕阿鼻地狱。以我上人观之，作何说法。迩来上人意兴若何，作何消遣？独居斗室中，蒲团灯火，不嫌寂寞否。今年相识中多凋丧者，潘君镜如，张君少渠，年仅长余一岁。敝戚醒逋没已逾一载，墓草宿矣，思之腹痛。人生忙迫一场便休，钟鸣漏尽而犹夜行不息，真苦恼众生也。弟为文字禅束缚，著述毕生，亦徒自苦耳。亦思数百年后，空名岂泽枯骨哉。幸弟于一切诗词古文，信笔立书，不假焦思苦虑。兹之刻书，非必欲传世，亦使世间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非然，将与石火电光、尘露泡影一齐消灭，非我佛涅槃本意也。佛家之旨，自有之无，自寂之虚，然何以犹有往生净土而皈依极乐世界之说。不生不灭，常有常存，此是真谛。弟书已刻至《法国志略》，敬以两部奉尘澄鉴。此书采摭颇广，纪载维详，

或亦可备海外掌故欤？此间寒燠不常，病骨未甦，伏冀慎护眠餐，为道自重。

小弟王韬顿首。嘉平八日。

## 十 一

绶之大居士仁兄大人阁下：不谓今年有如许变故。国事如此，诚非意计之所及料。语云蜂窠有毒，又云一夫不可狃，正未可以其蕞尔小国而轻之也。一失于□□□，□<sup>①</sup>失于粉饰，三失于早无所备，四失于兵气之不可用，将帅无人，军士解体。临敌纷纷溃走，兵虽多而无用。论者或追咎于器械之不善，然有利器，亦必有施放善用之人。今多招募之勇，未经练习，无异于驱市人而战。闻倭人不趋山海关，而从间道人犯京师，今京师已戒严矣。惟重兵宿将多在于外，此时得此警报，自当令其入卫京师，势难兼顾。初则犹思迅扫朝鲜，直捣日本，今始知其非易。即使他日议和，不知需索若何万万，以后必为西国所轻笑。议和之后，必当加意整顿，卧薪尝胆，寝甲枕戈。如李光弼之入营，壁垒一新，然而难矣。倭人作难，其萌芽已在十余年前，弟早已言之。而无如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徐孙骐前在东京，深知其故，曾为弟言之，扼腕太息，初不料今之一发不可制也。承平日久，上下废弛，徒知肥囊橐而置国事于不问。一旦变作，遂至无可措手，此贾生之所以痛哭流涕者也。十月中弟患痰喘，至今未愈。日事杜门习静，淪茗焚香，消遣世虑。生平著述苦无人要，前以香帅译书停止刻书，书股一事亦久搁起，不欲强人以所难也。思欲以卖书之贖为看花之费，正复不可多得耳。旧时曾蒙许预股分之说，以其股价太昂（每分二十五元），不敢启齿。因知大居士亦是清静法场，何敢以贪心妄渎。今股洋减作十元。先送书一份，书价且照算七折，似可为力，如以为可，当送书来。仍

① 此处□，疑为“二”字或“再”字。



不敢丝毫勉强于其间以取憎于人。大居士太邱道广，苟吴门有大槽越护法心深，法力无边，祈为吹嘘。人为之则不必居士为之也。天气渐寒，伏冀慎护眠餐，万万为道自重。不宜。

小弟王韬顿首上。十一月初五日。

## 十 二

绥之大居士先生大人阁下：顷奉环云，并赐书洋十元，感与谢并，喜与感集。弟行年将六十有八矣，转瞬古稀。虽神明未衰，而躯壳已坏，年来百病丛生。载酒看花，勉随人后，意兴迥非昔时。忆自赭寇荡平，享承平者三十年。方拟歌咏诗书，刻画金石，逍遥物外，自全其天，以终我之余生，乃不谓及身犹复见兹兵革也。读尊作感事诗，哀愤抑郁，几欲击碎唾壶。陈太傅之书，无此悲痛，洒新亭之泪，不尽凄凉。中国非无兵众，非无器械，非无险阻，惟志在一走，则一切皆不可恃。旅顺天设之险而不能守，事可知已。此役也，一失于因循，不能自占先著。再失【于】粉饰讳败而为胜。三失于将帅无人，兵士解体。今者天子有忧边之色，三军无报捷之书。济济廷臣，未闻决策设谋以制胜。桓桓猛士，未闻杀敌致果以同仇。当轴意在议和，特遣德璀璘往为说客。惟是人微言轻，况又未奉朝命，日人之拒而弗纳宜也。夫议和之举出之自我，必至需索殊奢。用兵之道，能战然后能守，能守然后能和。今既战守两无足恃，则和亦难骤底于成。然使既和之后，励精图治，竭力经营；寝甲枕戈，卧薪尝胆；文武竞劝，上下一心；选士储材，练兵讲武；一切加以整顿。以实心行实事，以实事呈实功，翻然一变其积习，庶几渐致富强之效，而可驰域外之观。非然，中国转为众矢之鹄。然则变法自强，固今日之急务亦要着也。弟书一份，当陆续寄尘清览，以太多则邮筒难以传递也。弟有友人书来，言苏乡未臻宁谧，土匪光蛋结党横行，聚赌诱众，藐官法为不足畏。将来养痍貽患，悉由此辈，办

之不可不早也。犹幸乡间年谷丰熟，民庶乐业，尚可无患。传闻北河冰冻之后，倭奴转图南窜。台峤为其足迹所曾至，且与其国密弥〔迹〕，最属可虞。补楼观察处曾为贻书说项，感无可言。此时形势迫切，安有闲情及此。倭奴心志叵测，弟早逆料之于十数年前，初不谓其猖獗至是也。事至于今，夫复何言。天气渐寒，伏冀万万为道自重。不宣。

乡小弟王韬顿首上。十一月十有一日灯唇肃泐。

### 十 三

绶之仁大兄大人阁下：久不通音问矣。伏计起居曼福，心逸日休，定符臆颂。弟今岁穷愁交集，贫病交攻，却扫杜门，默尔而息。日惟以书史自娱，上友古人，如晤对于一室，有俗室〔客〕至辞以不在。药炉火边，伸纸命笔，间有所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弟迹来新旧刻书，并未发售去。林积而不散，几于汗牛充栋，必设一法以疏通之。窃思莫如行赈捐彩票之法，以半助赈捐，以半助刻费。所有之书，非独拙著也。因平日以书易书，由渐而积，亦复不少。大抵少以七百，多以千金为率（或少以千金，多则倍之）。尊意以为何如？但不知来者能踊跃否耳？事有赖于众擎，情非类夫独得。是在大有力者为之，从旁提倡耳。沪上为贸易通衢，必多好事者流，浮慕风雅。倘能集腋成裘，不独中译哀鸿，小有所补，于弟刻书售书，亦两有所益，所谓一举而三善备焉。酌议既定，当即举行，不必待之明春也。杏翁观察，寻芳歇浦，访美金阊，迄无所得。即有到眼差可者，仍未能慊其志愿。蓉初既误于前，月舫后悔于后，今自谓侍于帷幄者，惟两粗婢耳。以弟所见，后起之秀，莫如林姬桂芳，惜止盈盈十三龄，未免齿太稚耳。天寒，万万为道自重。不宣。

愚小弟王韬顿首上。嘉平冬至后三日。

## 十 四

绥之大居士仁兄大人阁下：顷奉环云，欢喜无量。何君桂笙身后萧然，琴书以外，了无长物。阁下眷怀良友，赠以厚贖，如此风谊，何后古人。弟不禁代为顿首致谢。倭犯美<sup>方</sup>，惊信迭闻，捷书未至。每得一音，辄欲拔剑斫地，把酒问天，而至于击碎唾壶也。蕞尔岛国，竟尔猖獗至是，不独出于吾人意计之外，亦非彼之始愿所及料。天实为之，谓之奈何哉！倭人云欲南窜，遍播流言，此正其狡猾伎俩，所谓兵行诡道，声东以击西也。倭人船舰既少，兵卒又寡，合之则尚可支持，分之则力弱勢孤，立见倾危。彼方专心注意于北方，特虑南洋兵轮聚而至北，伺衅乘隙，攻其不备，故出此谰言，使南洋留以自防，不敢越雷池一步耳。彼若受创于北，计无复之，然后乃肯舍北而图南，此时则犹未也。惟今日泰西各国，俱拥重兵驻于海上，朦朧络绎，旌旆飞扬，往来游弋其间，名曰保卫，心实叵测，彼岂真爱我中国哉？特欲坐收渔人之获。盖有益同沾，泰西通例然也。彼调舰运兵，岂无所费。将来索取要约，势所必至，而俄人于此尤眈眈焉。彼必静待倭事之作何究竟，而后始发其端。我中国苟不自强，将为众矢之鹄，故不可不早思变计也。谁洒长沙之泪，空呈同甫之书，惟于知己之前，聊一发其胸中之愤急〔懣〕。阁下但观览，勿出示人。天气严寒，朔风凜冽，伏冀慎护眠餐。万万为道自重。不宣。

小弟王韬顿首上。十二月七日。

## 近代江西教务教案年表

**说明：**近代教案，江西较其他省斗争频繁激烈。然而江西近代教案资料散见于诸种史籍，搜检不便。兹特辑年表，供治近代史者参考。阙遗错谬自属难免，谨请读者匡正。本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源于《各国教务教案档》，又名《教务档》。本文由汪叔子 王咨臣 赵树贵 许欣整理。

### 咸丰八年（1858）

五月十七日（6月27日） 《中法天津条约》准许外国传教士入内地传教。

### 咸丰十年（1860）

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 《中法北京条约》准许查还以前禁教时期没收之教堂田产，并准许教士在内地购地建堂。

### 咸丰十一年（1861）

十月八日（11月10日） 法使哥士耆请查还江西南昌吴城镇旧堂。

### 同治元年（1862）

正月三十日（2月28日） 江西吴城镇汤家园旧堂，发还教士方安之收领。

二月十七日（3月17日） 法天主教士罗安当在南昌作恶多

端，激起民愤，南昌士民拆毁城内筷子巷、袁家井、庙巷等处天主堂。

廿三日（3月23日） 进贤县溪坡山村等处士民，拆毁徐敏山等教民房屋。

六月五日（7月1日） 总署函江西巡抚沈葆楨，共体时艰，妥速办结南昌教案。

七月廿六日（8月21日） 法使哥士耆请总督奏派旗籍人员前赴湘赣两省查办教案。

八月廿二日（9月15日） 法使哥士耆以传教意在行善，非为谋利图功，湘、赣、贵州等地驱迫教士，实非中国礼义之道，请飭各省妥为赔补，免致派兵船查办。

廿七日（9月20日） 法使哥士耆以赣抚沈葆楨等阴嗾地方官绅与教为仇，照会总署抗议。是月法教士罗安当、方妥之抵京催办湘赣各处教案。

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 以湘赣两省教案，法使拟具查办八款，暨晓谕士民告示，请总署办理。

### 同治二年（1863）

四月十日（5月27日） 罗安当由曾国藩派员护送至南昌，被百姓掷石攻击，未能下船，即返九江。

五月廿六日（7月11日） 法使照会总署，南昌阻止罗安当进城之人众内实有抚标官兵。

九江关道蔡锦清与罗安当议结南昌进贤等教案，共赔偿教士教民银一万七千两。

十一月四日（12月14日） 江西贵溪县岗背天主堂被焚毁。

十二日（12月22日） 法教士白振铎向建昌县保释人犯，干预地方词讼，总署请法使制止。

同治三年（1864）

五月廿一日（6月24日） 总署照会法使吴城镇梅家街旧堂已交法教士收领结案。

同治四年（1865）

四月十九日（5月13日） 江西庐陵县淳化乡碧头墟梁姓族众抢毁教士寓所。

七月 金溪县浒湾绅首王福茂等以教民陈鸿清拒出香资冲突涉讼。

冬季 铅山县河口镇绅首韩宗瀛等因捐修三官庙与教民黄懋泰涉讼。

同治五年（1866）

五月 由贵溪县地方官垫赔被毁教堂银一千二百两结案。

十一月廿五日（12月9日） 华籍传教士游道宜在南昌肖家桥地方被疑为斋匪，以绅民冲突而被擒。

同治六年（1867）

三月十六日（4月20日） 英使阿礼国以赣州揭帖谤教，请总署设法禁止。

九月廿日（10月17日） 法使以汉口、九江教士迭被凌辱，声言将派兵舰前往查办。

同治七年（1868）

二月廿五日（3月18日） 新昌教民晏秉彝被族人捆绑，勒令其写入邪教书状，并禁戒后人。

七月 庐陵县查获江西全省谤教檄文刻版。

### 同治八年（1869）

正月三日（2月13日） 醇郡王奏复修约，主张焚毁教堂。

三月 赣州定南厅绅民焚毁天主堂，并勒逼教民跨越十字架，不从者，活埋处死。

四月二日（5月13日） 庐陵县应考生童聚众焚毁教堂，殴伤教民。

十二月九日（1870年1月10日） 罗淑亚抵南昌。是年，南康县令亦以查拿斋匪，而大捕教民；新昌县教民晏秉彝具控族人勒抢财物，讼涉法使总署，乡人三十人联名递禀县衙，指责晏氏捏造事实，藉教报复，结果原被告均予释回结案。

### 同治九年（1870）

八月十五日（9月10日） 南昌吴城镇天主堂被拆毁。

十九日（9月14日） 抚州临川县城外天主堂育婴堂被毁。

九月十三日（10月7日） 罗淑亚以抚州教堂被毁、建昌修道院学生被驱散，函请总署查办。

廿九日（10月23日） 总署行文南北洋通商大臣、山东、江西巡抚等，查禁《辟邪实录》。

### 同治十年（1871）

正月十八日（3月8日） 教士白振铎至南昌，欲乘绿呢大轿进城交涉抚州教案，士庶麇集，几酿大变。

十九日（3月9日） 总署函法使，江西吴城镇、建昌府两教案查明办结。

### 同治十一年（1872）

正月十六日（2月24日） 法翻译官林椿面告总署，江西吴

城镇地方官欺侮教士，不准入南昌城，请飭遵约保护，否则当派兵船前往。

三月二日（4月9日） 总署收江西巡抚刘坤一咨称，南昌士民仍不愿教士至省传教，势难勉强。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2日） 江西崇仁县秋溪地方贡生汪波被教民刃伤成废。

十四日（12月14日） 该地教堂被毁。

是年崇仁县秋溪墟地方贡生汪波等殴打教民、焚毁教堂而涉讼。

### 同治十二年（1873）

二月四日（3月2日） 抚州城天主堂被窃（嗣经获犯惩办追赔完案）。

三月廿四日（4月20日） 江西浮梁县监生胡汶莘因宿怨杀毙教民胡拔一，且私和匿报。

四月八日（5月4日） 总署收南洋大臣咨报崇仁县教民刃伤贡生汪波一案讯明拟结。

廿五日（5月21日） 瑞昌士民拆毁美国教堂。

五月十三日（6月7日） 教士石开泰在赣州府被民众殴打。

十二月廿三日（2月9日） 安仁（今余江）县邓家埠教士寓所遭人投掷石块。

### 同治十三年（1874）

三月廿二日（5月7日） 安仁县邓家埠天主堂被毁，教民多家被抢掠。（地方官谓系教民自行焚毁，以资嫁祸）。

廿六日（5月11日） 总署收赣抚咨报，崇仁县所有民教控案分别讯结完案。



九月廿五日（11月4日） 瑞昌民众殴打美教士，越数日，九江道命赔其银一百六十五元，并按式赔修教堂，降罚不力县官（《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

是年春，宜黄县数次监禁教民，查封教士之家，并张贴反教揭帖。

### 光绪元年（1875）

二月二日（3月9日） 宜黄县张贴谤教的匿名揭帖，痛诋天主教，告民群起阻造、拆卸教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以下简称《揭帖选》。）

六日（3月13日） 高安县钟坊村教民陈淙详因犯奸，与奸妇同被活埋。

春 法教士石开岛在赣州被殴案获办完结。

三月廿六日（4月31日） 九江美国化善堂关闭幼孩，众闻之聚集哄闹，官员弹压（《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

冬 浮梁县监生胡汶莘杀毙教民一案审办完结。

### 光绪二年（1876）

二月 赣抚咨总署，宜黄县教民邹佳期纠众讹抢殴差等案，分别讯办完结。

八月廿八日（10月15日） 彭泽县教民张蕃恂因奸占吴蕾夏之母，又霸占其田产，被吴氏纠众殴毙；是月，安仁县教民具控被讹被抢共一百零二案皆讯办完结。

### 光绪六年（1880）

秋 丰城县教民龚篙仔迭次吓诈得赃一案，申明批结。

### 光绪八年（1882）

十二月十二日（1883年1月20日）安仁县东溪教民家畜器物及修堂建材被抢。

是月，法主教白振铎请饶九道委员查办安仁绅民阻造教堂，并掠抢教民一案。

### 光绪九年（1883）

七月安仁县民教因建堂一案，经委员钱宝昌等商妥赔给物料地基等价款，教士另行择地完案。

### 光绪十年（1884）

三月十三日（4月8日）九江道示谕绅民，凡有教士买地建堂，须先报官核准。

四月廿六日（5月20日）法主教王吾伯在龙泉县浪溪春建堂被阻（事后主教指控绅团纠众殴抢）。

闰五月三日（6月25日）英署使谢满禄请查办九江道出示违背约章，及主教在龙泉建堂被殴抢等事，并请严惩龙泉知县。

十一日（7月3日）总署函复谢满禄：九江道示谕，系按约办理，龙泉县知县应否处分，省宪自有权衡。

数月来，龙泉县遍贴匿名揭帖反对建堂。

### 光绪十一年（1885）

三月赣抚德馨咨总署龙泉浪溪建堂滋事一案讯明批结，主教王吾伯欺藐妄为，轻事重报，照会法使处置。

九月廿八日（11月4日）总署收赣抚咨报法教士在贵溪买地争执案议结，断令教士领价退契。

### 光绪十二年（1886）

五月廿日（6月21日） 赣州仓寮前民教争地涉讼。

廿八日（6月29日） 赣州仓寮前教民新盖义学楼房被焚。

### 光绪十六年（1890）

九月廿二日（11月4日） 德安府英国教士医生二人与考生发生冲突，新建一屋被考生拆毁。

十二月八日（1891年1月17日） 法翻译官林椿催办赣州仓寮前一案（嗣议赔银十一万一千两了结）。

### 光绪十七年（1891）

五月十九日（6月25日） 南昌县谢埠地方教士教民房屋财物遭毁抢。

廿二日（28日） 进贤县齐陂山教士教民房屋财物遭毁抢。

七月二日（8月6日） 法署使林椿以稽查教堂一事，非时局所宜，请飭停止（嗣又迭再催请）。

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 总署行文各省暂缓办理稽查教堂一事。

十一月廿八日（12月28日） 江西省刊布诋教榜文，披露“耶稣猪精，流传臭教”的种种恶行（《揭帖选》）。

同日，德使将续获反洋教书文二十八件函送总署。

十二月四日（1月3日） 江西巡抚德馨册报省境设堂情形。

八日（1892年1月7日） 总署以本年沿江教案迭起，皆揭帖谣传所致，行文各省严行查禁究办。

十日（1892年1月9日） 总署行文鄂督、赣抚，查禁诽谤西教书文。

是年，美以美会教士英人李德立，由湖北人戴鹄陪同由九

江之沙河上庐山，经天池至女儿城，见长冲地势宜于建房避暑，即由戴介绍由德化县令万和庚立契，永远租借长冲建屋避暑，九江民众愤而拦路毆击，并烧毁其临时木屋（《文献丛编》第三十四期《教案史料》）。

### 光绪十八年（1892）

十一月 湖广总署张之洞奏：近来江苏、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半由会党从中主谋，游手之辈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谕旨严惩（《光绪朝东华录》总3179页）。

### 光绪十九年（1893）

十一月十一日（12月18日） 南昌、进贤教案议结。

### 光绪廿年（1894）

秋 鄱阳县宪府庙被举人黄树琦主使串连乡民与附近天主堂换地基，经该县查明，取回字据。

冬 九江牯牛岭公地被万启勋等盗租与英教士李道卿。

### 光绪廿一年（1895）

五月九日（6月1日） 泸溪县监犯林蕴玉省释（因法使之请）。

六月八日（7月29日） 总署电署张之洞速结江西等五省教案。

七月十六日（9月4日） 法员德刚忠等率兵轮二艘抵饶州府催办鄱阳宪府庙一案。

十一月 九江牯牛岭教士租地案办结。

是年，英人李德立辟庐山莲花洞至牯牛岭山道，以为他强租牯牛岭后建设之道。

### 光绪廿二年（1896）

正月十六日（2月28日） 庐山牯牛岭教士租地案完结。

五月十四日（6月26日） 赣州仓寮前教堂造屋滋事案及龙泉县浪溪村教案议结。

冬 南昌出教教民与教民生衅，教士房屋被焚，戕毙教民一人，首犯投案。

十二月 清总署电江西巡抚对英人租借长冲之事进行交涉解决，结果原李德立盗租地为牯牛岭、长冲、女儿城、大小校场、讲经台等处，仅许租长冲一处，并赔偿其被毁之损失英洋四千一百一十五元，立约完案，每年纳租钱十二千文，万启勋等亦从宽释放。

### 光绪廿三年（1897）

是年寺僧听桃等与俄人勾结，盗卖庐山芦林地，作为俄东教堂租地。九江道迫于群众的反对，将盗卖伪契注销，并惩办听桃等人。

### 光绪廿四年（1898）

一月廿七日（2月17日） 丰城县二坊漆家墟生员张宿等聚众毁教堂并杀毙教民三名。

二月上旬 南昌县城有谤教揭帖，激众闹教。

廿五日（3月17日） 法署使吕班告总署，南昌揭帖将仇官杀教，即调兵船往九江，总署止之。

六月三日（7月21日） 江西巡抚德寿咨报贵溪县鹰潭远年教案已结。

十月廿日（12月3日） 江西崇仁县黎姓与教民因争砍树木，毁坏庙基滋事，并殴伤岳诺教士。

廿四日（12月7日） 江西广丰副贡生杨泰宸以投书教堂，潜谋不轨，伏法。

冬 丰城县二坊漆家墟教案完结。

### 光绪廿五年（1889）

二月 崇仁县教案办结。

五月十四日（6月21日） 南昌民教冲突。

六月上旬 贵溪县鹰潭教堂被毁。

七月二日（8月7日） 江西巡抚松寿咨报贵溪县新旧教案一律完结。

八月廿日（9月24日） 贵溪乡民与法教士德立儒因事结怨，闻其复来贵溪，乃乘朝山进香伙众奔赴城东将该华式教堂拆毁。

十一月廿日（12月22日） 法使毕盛以南城县洪令因教民不出演戏资费，受非刑考掠，请总署行知江西巡抚，飭属暂将受刑教民开释候办。

### 光绪廿六年（1900）

十一月 上谕：本年自五、六月以来，各省人心浮动，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李兴锐（巡抚）尚未到任，张绍华责无旁贷，务将各处教案迅速持平了结，免贻口实（《光绪朝东华录》总4588页）。

是年江西省教案迭出，如饶州、建昌、德化、高安、临川、鄱阳、安仁、丰城、南丰、庐陵等县皆发生拆毁教堂事件，合计全省拆毁法教堂二十九所，英教堂三所，美教堂五所，德教堂二所，合计教堂三十九所；又拆毁法经堂十九处，书馆、医院、育婴堂三处，英经堂一处；教民具控被抢被诈之案，档册稽核约有八、九百起，教士开单指报七百余起，合计共一千六百三十三

起，尚有仅列村户、或约指大数，并无原被告姓名者，又约六百余起，此皆法天主教民之案。另英、美两教控案五十八起（《义和团档案史料·李兴锐折》）。

### 光绪廿七年（1901）

二月 谕旨：松寿前在江西巡抚任内各属所出教案，均随时严札飭属加意弹压，秉公查办。惟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相和，以至纠葛甚多，一时未能全结，予以革职留任处分（《光绪朝东华录》总4649页）。

三——五月 江西上年各教案有绳可查者，皆一并了结，赔修各被毁教堂、经堂等，法天主教占银五十一万六百五十两又九万五千六百九十四元；英、美、德之耶稣福音堂共占银四万三百七十一元又钱五百二十五千四百三十七文。另赔予教民恤银：法天主教占银二十六万五千三百八十四元又三百六十两，钱三千八百四十二千一百三十八文；英、美两教恤款银占七千二百三十元、钱四百三十千文。其应办人犯：上年饶州府浮梁县拿获拆毁教堂首领许豆豉、万之选、徐四喜、洪金德、周玉发、倪丁仂六名，就地正法；南安府属南康县苏家训、廖南斗、邱六狗子三名，鸣锣聚众，闹教，也即正法；其余各县所获职员生监人犯，或经奏革，或予斥革衣顶，罚停乡试，及分别监禁、枷责、交保管束，各有不等（《义和团档案史料·李兴锐折》）。

是年，办理教案不善地方官惩处情况如下：建昌府试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县试用通判翁宝仁，轻信人言，搜查教堂军火，以致士民滋事，酿成焚毁教堂之案；南丰县知县邓宣猷，不能弹压焚掠教堂之民，且于民教控诉词讼，匿不禀报；庐陵县知县冯兰森，不能防范焚教堂、抢教民事件，及议赔款，又多迟延；安仁县知县刘泰和，保护教堂不力，致酿焚毁抢劫教堂重案；署鄱阳县试用知县应衷，前代理德化县任内，迭出焚抢之案，迨署鄱

阳县，办理教案又未能持平，均著即行革职。另外，丰城县知县汤鼎烜、高安县知县何敬钊、赣县知县彭继民、署吉安府候补知府何师吕、代理丰城县大挑知县周景祁、庐溪县王慎猷等均著撤任，摘去顶戴，停委一年，听候察看，仍责成留缉（《光绪朝东华录》总4652页）。

### 光绪廿八年（1902）

是年，江西人民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焚烧外国教堂、驱逐外国教士、打恶棍教徒等事件，全省计达数千处，“劫掠”教民财产控诉于官者不下二千余起。清政府媚外，勒令江西赔款“恤费”八十余万银两（《1906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南昌市委编，以下简称《专辑》）。

### 光绪廿九年（1903）

十二月廿五日（1月12日） 江西新喻县会党领导群众反对教会侵略势力，愈演愈烈（《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以下简称《年表》）。

### 光绪三十年（1904）

三月 新昌棠浦镇天主堂教民罗永兴、赖克明强奸民女，为龚姓族人所杀（《专辑》）。

七月初六（8月16日） 江西巡抚委派南昌知县江召棠前去新昌办理棠浦教案（《专辑》）。

十五日（8月25日） 江召棠将龚栋等三人各判三年监禁罪，了结此案（《专辑》）。

廿日（8月30日） 江西兴国县群众反抗外国教会（《年表》）。

廿一日（8月31日） 会党人物夏廷义率领群众数百人进



城，捣毁小学堂等，夺取洋枪四十枝，次日抗捐群众增至三千人，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以及教民的房屋（《年表》）。

廿六日（9月5日） 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流店镇、瑞州府高安县三桥等处爆发群众反外国教会斗争（《年表》）。

### 光绪三十一年（1905）

三月 新吕天主教士王安之被调来南昌管理教务（《专辑》）。

五月 办结万载县教民宋鉴堂盗典房屋与天主堂一案（《赣中寸牒》，《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

六月间 丰城县民盛廷松等盗典房屋与福音堂，契载典价洋四百元，三年为满。嗣后赎回房屋拘罪盛氏而结案（《赣中寸牒》）。

十二月 龙泉县民康庆廷盗卖公产（房屋、地基、鱼塘）与法教士王化德，得洋一百元。嗣后议罪康氏，赎回公产（《赣中寸牒》）。

是月龙泉县民杨锡光等将城内总祠盗卖与天主堂，契价三百六十元。嗣后处理结果：赎回总祠，杖罚杨氏等犯（《赣中寸牒》）。

### 光绪三十二年（1906）

正月廿九日（2月22日） 法教士王安之柬请江召棠赴宴，欲胁迫江开释荏港案中的教民，重判龚标等三人死刑，赔款十万两银，不遂，乃刺杀江召棠（《专辑》）。

二月初一日（2月24日） 上高、新昌、新建及棠浦等民众聚集南昌。全省各地罢课、罢工、罢市以示抗议；次日，民众烧毁教堂四所，击毙王安之等法教士七人，并毙英教士二人；同日，南昌邻近之荏港、渡头、西湖等十数村镇闻讯相继举行暴动，伤害教士多人。26日，省抚下令逮捕民众达一千六百多人

(《专辑》和《清季江西交涉要案汇编》)。

二月七日(3月1日) 江召棠因伤过重而逝(《专辑》)。

十二日(3月6日) 清政府与英领事开议南昌教案事，会上英领事提出三款：①赔款二十万余；②惩凶犯四名枭首示众；③惩办保护不力之官吏，但未定案。是日，天主教民邹殿书，捏报损失三十万金，在九江要求法教士向清政府给予赔偿(《专辑》)。

廿七日(3月21日) 法参赞在南昌与省抚等大员开议，会上欲令江西官吏认江召棠之死为自刎，并提出追问江令自刎之咎；惩办绅士八人；赔款五十三万两；每年津贴教堂经费一万两；参举保护不力各官和为被难法人建一牌坊以为纪念等六款。梁观察、余臬司等中国官员坚决不允(《专辑》)。

三月初三(3月27日) 江召棠遗体是日大殓，民众往吊者络绎不绝(《专辑》)。

十二日(4月5日) 南昌教案移京议处(《专辑》)。

廿二日(4月15日) 法公使向外务部提出四款：一、不认江令被刺；二、革胡抚；三、开南苑商场，布、按二司降三级调用，南昌府降为知县，并惩办绅士；四、赔款。清政府迫于压力，下旨撤胡廷干巡抚职，察办布政使周浩，按察使余肇康交外务部议处(《专辑》)。

四月初七日(4月30日) 外务部联侍郎与法公使开议合同六条：一、开释被监禁之教民，承认江令自刎；二、所有被焚毁之教堂应赔银二十三万；三、从前未结之教案赔银二万两；四、被杀教士五人，每人恤银一万两，惟王安之不恤；五、另助建筑医院银十万两；六、由华官出示表明教堂内并无不法之举动，以后遇有交涉之事，均由华官担任其责任(《专辑》)。

四月十一日(5月4日) 外务部以此案开议已久，不胜其繁，欲尽照法使要求，了结此案。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悉，愤其大伤国体，恐法人欲壑难填，乃二次来电表示反对(《专辑》)。

廿四日（6月15日） 江西彭泽县会党势盛，声称“灭洋仇教”（《年表》）。

闰四月廿九日（6月20日） 清外务部与法使订约：承认江召棠为自刎，将龚栋等六人（或曰十人）斩首示众，其他肇事者分别惩处；赔英法传教士恤银五万两，教堂银二十万两，修造医院银十万两（《专辑》）。

### 光緒三十三年（1907）

二月廿日（4月6日） 江西南丰县群众反对教会（《年表》）。

七月间 宁都州监生李逢春与耶稣教民李占春互控议树抢谷，嗣后判决如下：李逢春捏情诬告，先议赔款；李占春开释监禁（《赣中寸牒》）。

八月十九日（9月26日） 江西南康、赣州会党、农民聚众毁天主堂及耶稣堂二所（《年表》）。

### 光緒三十四年（1908）

二月 余干县教民吴金生违章设堂威胁乡人，勒捐聚众，迭犯讹诈、奸拐等罪。抚宪沈飭速将吴犯劣迹，确切究明，详办完案（《赣中寸牒》）。

三月 宁都州耶稣堂德国牧师邵〔邵〕振廷因理劝天主教妇赖姜氏与夫兄争产，被天主教民扭殴，嗣后判天主教民三人各杖八十，各罚银十两（《赣中寸牒》）。

五月 萍乡县粮书孙继昌等均入耶稣教，因其〔其〕差段荣徒弟余盛至天主堂观看礼拜，与天主教民口角被殴，孙、段即纠耶稣教民多人打毁天主堂诵经所内什物。嗣后官判孙等赔洋三百元并监禁五年（《赣中寸牒》）。

# 中国革命

〔日〕内田良平著 丁贤俊译 赵息黄校

**编者按：**1911年武昌起义前，日本是中国革命党人从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海外据点，有一些日本人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属于日本各种民间组织。其中有一部分人只是以赞助中国革命作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吞并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日本的亚洲》一书的作者内田良平即是属于后一种人，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的首领，积极支持并鼓吹日本对外推行“大陆政策”。内田良平于1898年经宫崎寅藏、平山周介绍与孙中山相识，内田正是从这一政治宗旨出发，支持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本文所记1900年内田、宫崎等代表孙中山与李鸿章的代表在广州谈判，同盟会成立，武昌起义后内田良平的活动等，均可供研究辛亥革命史之参考。

本文译自1932年黑龙会出版部印行的内田良平著《日本的亚洲》一书《中国革命》一章，文中有关孙中山与内田良平谈论满蒙地区的几段言论，略而未译。

明治四十四年<sup>①</sup>九月，在汉口点燃起革命的烽火。中国革命发端于甲午中日战争之际。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人孙文，字逸仙，号中山，组织兴中会，联合哥老会举行武装起义，被官府探悉，孙与同志陈白（陈少白）、郑弼臣（郑士良）一同逃亡到了日本横滨。孙随即经夏威夷前往美国，再转道去英国。明治三十一

① 明治四十四年即公元1911年。

年初，又从英国返回日本，那时，孙中山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经这二人介绍，得到我叔父平冈浩太郎的庇护，在日本侨居。我于甲午中日战争后到了西伯利亚和俄国的首都，三十一年七月归国，九月进京。孙中山经宫崎寅藏介绍，到我的住所造访。（下略）

明治三十二年，菲律宾独立军兴起，菲律宾志士阿义纳脱等计划谋取美国援助以摆脱西班牙的羁绊，争取独立。不料美国径与西班牙开战，最终缔结和约，占领了菲律宾。因此，阿义纳脱等为独立起兵抗击美国，向日本乞求援助，他们派遣了彭西同志赴日。彭西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孙把彭西介绍给宫崎和平山周。他们二人跟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商谈后，决定援助菲律宾。经平冈的推荐，中村弥六担当了专门购买、运输军火的任务。平山则与原禎等数人先期前往菲律宾。中村与大仓商社约定买进军火，并购买日船布引号开往门司。将该地的军火和煤装上船后，启航出海。搭乘这艘船的还有林政文、长野义虎等人。我曾向在门司经营煤业的小叔平冈常次郎说，满载煤的船已成功的送走，将开往海参崴港。不幸，驶出不久布引号就在上海的远海洋面沉没，林、长野两位志士与船同时罹难。接到这个噩耗时，我对死难的同志深表哀悼，对于援助此军的失败嗟叹不已。至十二月末，孙中山、末永节、宫崎寅藏三人联名来电要我回国。我遂于（明治）三十三年一月二日搭乘从海参崴开出的俄国义勇舰队的船只返国，在故乡福冈稍事逗留，于下旬赴京。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的同志们对我守约如期归国，都表示欢迎。同志们对我说：“历来在广东的秘密结社，主要有三个组织，即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兴中会系由孙中山组织的。哥老会历史最久且有相当大的势力。这些组织的首脑前些时曾在香港聚会，宣誓联合，共同决议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为求得孙中山的承诺才派代表们到这里来的。也就是说，有了这三派的联合，武

装起义就不会太困难了。不久就要袭击广东省城，作为革命军的据点。所以才催促你回国。”就这样，开始着手准备，各方奔走。

三月上旬，文廷式抵达日本。他向孙中山说：“山东的义和团有发动起事的迹象。如果能到四、五月举事，便将给予我党以可乘的良机。”孙听后大喜，但是最不如意的是为筹措军费而使他异常焦虑。到了五月，义和团果然开始行动，包围了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各国也组织联军赴援，于是，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持广东的地方治安深感危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他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一致行动。为此让驻东京的清朝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随后又派遣特使前往。孙中山答称：“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特使返回广东复命后，拍来一封电报说正在等候代表启程来粤。于是，我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人便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我们决定要求支付孙中山的回国费用十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军费，这也就是所谓“靠敌吃粮”的意思吧！为了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行，孙中山亲自与陈少白、郑士良等同志和我一起同行，陈少白等人在香港上岸去从事发动广东各地党员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孙中山只身一人经西贡赴新加坡，在那里等待与我们会合。如果我们幸运的能筹得资金，便可召集日本的同志们一起制定武装起义的总方略。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到遥远的新加坡去，是因为，他过去在香港曾被勒令出境，在未撤销这项命令之前，不可能在香港登陆。同时也由于有必要与安南方面的同志磋商，并打算跟当时逗留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商谈有关合作的事宜。

大家就是这样分担着各自的任务分头向目的地出发了。我们一行搭乘的船刚一到达香港，便换乘了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沿珠江驶抵广东（省城），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宅邸。刘学询是李鸿章

宠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爷派出这位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来接待我们。他们首先是要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然后再做处理。刘作为李总督的代理人，对我们不辞劳苦，远道而来，表示感谢，同时并要求听取孙中山的希望，以便转达给李总督。宫崎简要地提出两点：“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这件事办得很简单明快。宫崎说：“孙中山已经从日本出发，现在已到新加坡，等待我等前往复命。他可能将由该地起身偕同我们来粤。余款希望送往新加坡。”刘表示同意。交涉至此告一段落。那位海军军官要直接向李总督报告后再返回。此刻，我们受到他们设宴款待。当宴会结束的时候，这位军官带来了李总督的回音，声称：“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对于三位日本人士的尽力襄助也将一并上奏，所以，需要得到三位的照片。”宫崎答称：“如果李总督有这样的诚意，孙中山是可以尽快来粤的，因此，我们今夜立即去香港，明天就可拍照奉交李总督，然后就将启程赴新加坡。”刘学询说：“明天定将贷款五万两送到，到时照片的事就拜托诸位了。”于是，我们等待开船，再次搭乘炮舰到香港靠岸。我们拍了照片等待刘学询的使者到来。午后，刘学询的儿子送来贷款五万两，他为等待明后天取回照片而在香港稍事停留。我们一行三人达到了贷款的目的，便从香港出发前往新加坡，本来就应先到达该地的孙中山却没有来。我们商议之后，认为与其虚度时日，不如先开始做一些与康有为合作的准备工作。康有为因提倡变法自强运动失败后逃出北京，当时宫崎在香港，平山恰巧在北京，便保护康到天津，委托日本军舰把他护送到香港。随后，康由香港到日本时，宫崎又伴随保护他，这种关系是非同寻常的。由于相互之间有这样的相处和立

场，预期和他商谈较为容易。随即，宫崎便通过康有为的门生征询会面的时间。

这时，我考虑到，新加坡与广东远隔重洋，不适于作为革命党的根据地。即使作为孙中山暂时在这里逗留的策源地也只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还考虑，对于我这样担任指挥起兵任务的人来说，在这偏远地区白白地浪费时间也是不利的。不如尽早返回香港着手准备。因此，我就把与康有为进行商谈以及跟孙中山达成协议的事情统统委托宫崎、清藤二人去办理，我便从新加坡出发了。但当我所乘的船刚刚要在香港停靠时，在船上收到了一封拍给我的电报。从电报中得悉，在我离新加坡启程的那天，宫崎、清藤二人已被英国当局拘捕了。我大为惊异，考虑善后的对策，首先是决心中止上岸，转回日本。于是，在船上向新加坡的友人发出一封委托信件，请他把事情真相调查清楚后，尽快函寄东京通知我。关于香港方面事务的处理，则委托居住在当地本愿寺的僧人，我的老友高田栖岸料理。我就这样乘坐从新加坡开出的信依号客轮返回了日本。

不久，孙中山等人一行也返抵东京，我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孙中山到达西贡与其他同志磋商一致行动，福本日南也赶来会晤，为此，比原先预计花费的时间要长。待到达新加坡，当即听到宫崎等以暗杀康有为的嫌疑而被捕入狱的消息，于是，出面向当地警方作了如下的辩解：宫崎、清藤是中国革命党党员，这次是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此地，请予释放，他们绝没有暗杀康有为的想法。试看康有为从中国亡命之际，宫崎等人曾对他予以援救，这事情不就很清楚了吗？我想，关于这一点询问一下康有为就可以明白了。在此之前，警察曾考虑过如果是暗杀者为何带这样多的巨款呢？所以，他们曾问：“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呢？”孙中山回答说：“那是党的经费。请速交还”。英国官方总算弄清了所谓暗杀康有为的真相，但是，考虑到革命运动还可能影响治安，于是，



对宫崎、清藤和孙中山以及缺席的内田良平作了五年之内不准在新加坡入境的决定。于是，我们一行便从新加坡出发，在归途中到香港，当在船上正召集主要党员反复进行商议时，从香港总督里送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计划。总督想要李鸿章在南方建立政府，经过几次劝告，李鸿章大体上已表示首肯，如果在这方面能得到孙中山的援助，这个计划必定会实现。因此，港方希望孙中山一定要在香港和李鸿章会晤。当时，如果孙中山获得特别许可入境的话，那么他到广东去的问题就可由此迎刃而解。故对此颇感喜悦，便慨然同意了与李鸿章的会晤。这时，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出走长安。为着折冲善后，清廷命令李鸿章北上。李准备启程，便不能赴香港了。这一消息传达给香港总督之后，他的计划遂成为画饼。孙中山等人只好乘船返回东京了。

在新加坡暗杀康有为的嫌疑案，当时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我们去广东时并未在香港上岸，先是乘法国客轮，后又换乘中国军舰，入夜到达广东〔州〕，下军舰后又改乘小汽艇驶入面对小河的刘学询的住所。当夜又由那只军舰直接送回香港，在广州市完全没有露面。但是这件事却被康有为一派的人知道了，正当他们向住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报告这个消息时，宫崎却提出要求与他会面，他就立即断定这一定是为暗杀而来，并报请警察予以保护。我们上述的广东之行，如果说局外人绝对无从得知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就不难推测，通报此消息的若不是康有为一派的人，那就是李鸿章一系的人干的了。也就是说，李鸿章的目的在于不让孙、康两派和衷共济。于是，一面与孙派商谈，一面又与康派会晤，为了离间两派，在他们二者之间划出一条大的鸿沟，如果说李鸿章方面有暗杀康有为的计划，将不会向康去告密吧！可以推断，这种尔虞我诈的作法，就象《三国志》里所用过的计谋。

当时，与孙中山志同道合，并拟定了革命计划的唐才常因准备在汉口起兵被捕处斩了。接到他失败的报告，孙立即打算到上

海去，磋商善后之策，要求我与他同行。此事我必须和在福冈等待的同志们商议，所以决定当中山由横滨乘船抵达门司时再与我会合。在这之前我先回到福冈和葛生能久等人会面，然后前往门司。在这里，我偶然碰见了平山周。平山曾到过菲律宾，访问过阿义纳脱司令部，并且视察过独立军和美军作战的情况。独立军由于缺乏弹药经常发动夜袭以困扰敌人，正当象大旱望云霓似地渴望从日本运来武器的时候，却得到了布引号沉没的报告，这样就完全断绝了获得武器弹药的渠道。由此而决定了成败的命运。平山、原等人与独立军将领诀别，艰辛地突破美军重围，在归国途中顺便到了香港。恰好与被英国当局勒令从新加坡出境的孙中山在香港停靠的船相会合。他们向他汇报了菲律宾的情况。决定暂时在香港停留，与广东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系，以便援助革命运动。随后，平山周回到了东京，在福冈探亲后又再次赴京，途中正好与我相遇。平山问：“到哪儿去呀？”我答道：“跟孙中山一道去上海。”平山说：“那么，让我们同行吧！”就这样一同上了船。我们一行除中山、平山和我之外，还有结伴同行的中野熊五郎，总共四个人。

我们到达上海，中山住在一个同志的家里，我们便在东洋馆投宿。安永东之助、山田良政和我对所拟定的计划和某些秘密策略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付诸实行<sup>①</sup>。于是我和山田、平山一起同往中山的住所，陈述了计划的要点。孙中山提出这样的希望：“发起这样危险的行动，万一失败，就会使我党趋于灭亡。因此，非停止不可。”尽管我们三人相继陈述了决心实施计划的理由，但孙中山却坚持不予首肯。于是不得不决定中止。我们一行便与唐才常一系的实力人物结伴，撤回到了日本。

孙中山回到东京后，再次要我与之同行，去台湾策划对岸惠州方面的武装起事。我对他说：“日前，义和团战争已经平息，在

<sup>①</sup> 原文如此，对秘密策略和行动的内容，作者未说明。

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使强行兴兵起事，也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然而，俄国乘着这次战乱，已经占领了整个满州，其永久占据的野心已洞如观火。我们如果从现在起着手研究俄国问题，以待中国革命机会的再次到来，如何？”但是，孙中山不同意，坚持主张乘机推进。平山与他同行，随后，宫崎滔天、福本日南、尾崎行昌、伊东知也等也相继前往台湾。这年秋天，当革命党人举兵占领惠州，进而即将准备袭击广东省城时，由于缺乏枪枝弹药，给我们发来了密电：“过去用作菲律宾独立军的武器，有些现尚残存在大仓商社内，至希从速寄下，以应急需。”我与在京的原楨协商，请他向大仓商社交涉。得到的回答是：“最初那样的武器，已经没有了，我们所买进的武器也已全部交完。”原楨惊闻这种答复后便回来了。通过调查得悉内幕，所谓在大仓商社保管有武器的说法，实际并不是买进的东西。中村弥六伪造了大仓商社的领取证，使人看上去好象是还存放有可以领取的武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弄到武器。不久惠州便被官军攻占，山田良政战死了。以前，山田在上海曾和我们一起劝告孙中山实行秘密决策，由于未见诸实施，他便奋然赴惠州，以维护革命党员的团结。当准备武装起义时，他担任指挥。孙中山等人鉴于原先拟定的策略不能实施，只好一同经台湾返回东京。

这样，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革命计划，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三十四年，孙中山远航到了美国。其后，黄兴东渡来到日本。他是在湖南萍乡发动革命，事败后才同宋教仁一起亡命到日本的。当时，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日渐增多，学生大都同情革命，聚集在黄兴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我于三十四年二月和同志组成黑龙会，倡导发动日俄战争。并绘制满州及西伯利亚详图，称之为“俄国经营东方全图”，并撰写了《俄国亡国论》，发行《黑龙》（月刊）杂志，以指导日本人士急速着手准备日俄开战和恢复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俄国乘义和团起事

之际，占领了满洲，不仅拒不撤兵，而且对日本日益施加压力，使日本国民大为激愤，遂与之断绝国交。日俄战争终于爆发了。孙中山想乘此时机达到革命的目的，便从美国回到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

这时，宫崎滔天曾就促成孙、黄两派合作，加强革命党的团结，以图增大实力等问题向我征求过意见。我竭力赞成，希望两派越早聚会越好，秘密聚会的场所就决定在我的住宅。当天参加聚会者连同干部总共有百余人之多。由于室内太狭窄，连庭院里也站满了人。孙、黄二人先后起立讲话，论述了两派必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活动的宗旨与方针。到会群众无比狂热的情绪，甚至把壁龛板都挤塌了。一致认为：“清朝一定要灭亡”。两派的联合就这样顺利地建立起来了。随后，大家认为必须召开大会。鉴于我的住宅太狭小，不适合需要，于是改在赤坂灵南阪本金弥家中，借用了那座宽敞的大洋房，两派人士在一起召开了联合大会，为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略）

明治四十三年末，宋教仁在上海进入同志陈其美经营的报社<sup>①</sup>，以这个报社为据点谋划起事。我在举行送别宴会之日，跟他作了彻夜恳谈。宋说：“革命时机逐渐成熟了，明年中必定能够举事，举事前，如果得到我们的通知，务请积极援助。日本的向背对于中国革命成败，关系最为重大。”我立即表示同意。到了次年，革命党乘着四川省的铁路问题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掀起骚动。为了牵制清政府的暴力讨伐，在武汉燃起了革命烽火。这时，抓住了逃脱不及的黎元洪，使之充当革命军的指挥官，占领了武昌、汉口。革命声势震撼天下。住在日本的黄兴急速返国充任总指挥。日本志士也陆续投身革命军给予援助。然而，清政府的兵力仍占优势，他们相继收复了汉口、武昌（译者按：当系汉阳之误）。革命党的将士们聚集力量攻占了南京。随后孙中山也归

<sup>①</sup> 当系指民立报社。

来了，终于建立起革命政府。

在此之前，宋教仁根据事先的约定，给我发来了革命已经发动的电报和书信，请日本给予援助。我便直接派遣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二人赴华，另一方面由宫崎滔天、小川平吉等多数同志组织友邻会，计划援助革命军。又到朝鲜向寺内（正毅）总督讲述对待中国革命的善后策略。途中听说北京政府按订货从日本太平公司得到武器的情况。于是致函益田孝，告诉他：“这次汉口爆发的事变绝不能看成是中国盗匪之骚乱。如果这就是中国革命大变革时期到来的话，我们将不使我国的实业家只侧重于北方，而且也要援助南方革命党。”我就此曾发出警告。当抵达（朝鲜）京城时，立刻去面谒寺内总督，极力作了这样的陈述：“从形势上看，这次革命必定会成功，如不乘此时机解决满洲问题，便会失去天赐良机，将来必召致大患。”老成持重的总督却说：“我不喜欢共和政治，也无意援助革命军。”我答道：“喜欢不喜欢共和政治是另一个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喜欢不喜欢，但清政府的命运已趋于衰亡，总督如果不喜欢共和政治，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大力加强满洲的地位。”寺内总督的态度是：谈不上清政府的灭亡，更不用说革命成功了。于是我就去拜访警察总监明石元二郎，陈述拜会总督的经过，并征求他的意见。明石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他说：“在邻邦出现共和国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事，但是解决满洲问题确实是有了机会。”他还说：“清朝一旦没落，我们把宣统皇帝控制在手里，可以建立受我们保护的满蒙帝国，免遭俄国的掠夺。”我以很欣喜的心情与其就将来运动的作法达成了协议，然后回到东京。

这时头山满、犬养毅、寺尾亨、副岛义一、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尾崎行昌和其他多数同志都前往上海，给予孙、黄以直接援助。我在东京给远方的宋教仁不断提供援助，不久经宋教仁之手送来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发给的外交顾问嘱托书。同

时，并委托我制定筹措军费的办法。……于是，我会晤了小美田隆义和大江卓，并把过去在下关寄信给益田孝之后所留下来的事情告诉他们，请他们劝说益田，为了支持革命政府要向三井财团交涉借款。益田接到了我的信后，意识到清朝必将覆灭，为此找到井上馨侯爵谈起此事，井上对此事也有同感。怀着援助革命军的意志，小美田、大江接受了进行交涉的任务，在征得井上侯爵同意之后，访问了桂太郎公爵，传达了井上侯爵的意见。并求得公爵的同意，于是与公爵一起去劝说西园寺总理大臣。这样就使政府承诺了对（中国）革命政府的援助。三井（财团）发放了由我申请的三十万日元的贷款。随后又令上海支店可接受孙文申请的三百万日元借款。当时，优柔寡断的西园寺内阁之所以能够放弃了对北京政府的援助，而尽力支持南京的革命政府，主要是因为益田孝全力打动了井上、桂这些势力强大的人物，并使西园寺总理同意借款。可以说，益田实在是援助中国革命的一位鲜为人知而功勋卓著的人。这些事，不仅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也毫无所知。与此事有关的桂、井上等公侯以及大江小美田都已去世了，迄至1932年也只有益田和山本条太郎和我还在世。因此，特地把这样的事情记下来，以表彰益田的早已被埋没的功绩。

革命政府在他们最感军费匮乏的情况下，得到了三井财团承诺的借款，士气为之大振，更加积极地准备与北军决战。袁世凯鉴于日本舆论和政府方针的转变，他机敏地与孙中山展开了谋求妥协的交涉，最终导致宣统皇帝退位，第一次革命取得了成就。

## 辛亥革命史料两则

曹家俊 辑

**编者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这时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闻讯立即动身返国，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

关于孙中山抵上海情况，1928年12月16日常熟《虞山晨报》第277号上署名遂龠者<sup>①</sup>，撰有《民元先总理抵沪情形》一文，作者系亲身经历，记述颇详，可供参考。该文中提到的黄宗仰其人，《常熟地方小掌故》（常熟县政协编印）一书有较详记载。

### 一、辛亥年孙中山回国抵沪情形

辛亥举义，先总理返国，欢迎至吴淞者，仅宗仰上人（即黄宗仰）。坐小轮，抵淞口，同先总理至沪者，仅胡展堂、屠觉生、田梓琴等数子。时余备员沪督署，预雇汽车共六辆。除捕房派马巡与捕探外，商界仅王一亭，政界仅李平书，其余仅英士与余两人，而西报记者、日本记者却有十余人。迨小轮抵埠，先总理与上人先登岸，乘上人所备汽车，径至爱俪园。抵园后，握手共道寒暄，并垂问光复上海情况暨湖北现状。时经济竭蹶已达极点，而报纸轰传总理于华侨处募得三千万金磅，亲携来沪。其实除随身行装、手提皮包三件外无他物。夜膳时，谈及经济问题，总理笑曰：“我有钱，人将谓我吹牛吹得来的，我所以还是无钱的好。现在需要，总有法想的。”闻总理言，阖座相视而笑，意谓沪报所

<sup>①</sup> 遂龠，即徐宗鉴，字梓庵，号遂龠。常熟人。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敌伪时期出任伪江浙绥靖第四区参谋长。

载，总理已知其端倪矣。但彼时景象，殊未有若现政府欢迎要人之盛举也，否则，以多年远离祖国之首领，一旦由海外归来，自必有大规模之欢迎，何以仅此寥寥数十人哉！即赴南京就总统任时，克强先生先期赴宁，欢送于沪宁车站者，亦惟有于右任、蔡元民、陈英士、沈翔云诸先生，与军乐一队，卫兵一连。余追随后，任布置车上一切应用物品之役。宋遁初、徐固卿、沈同午等，随同赴宁而已。盖其时民众，仅知受清廷专制之苦，致异族主政，少数民族欺压多数民族之不平，而未解革命之真精神，故对于革命伟大人物淡漠视之，不加注意也。

## 二、黄宗仰其人

清末有一托迹空门的爱国志士，他原是个文学家、教育家、又是革命家，法名宗仰和尚，也称中央，别号楞伽小隐，又称乌目山僧，晚年更名印楞禅师。他俗姓黄，梅李乡人，本是米店学徒，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精通释氏内外典以及中西政治学识。他对当时的时局非常愤慨，因在三峰清凉寺（在常熟虞山）削发为僧，时年二十，往镇江金山的江天寺受戒，锡名宗仰。他不仅工诗文，并擅丹青。受戒后，即过游方僧的生活，偏〔遍〕历北方各省。所到一处，总是把名山大川的景色写入诗章，绘成画幅。又曾循海到过越南。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橐笔走上海，结交四方有志之士。次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他悲愤之余，作庚子纪念图，题上了一首激昂慷慨的诗。尔后，清廷政治更见腐败，东西洋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他同章太炎（炳麟），蔡元民（元培）、蒋竹庄（维乔）、黄任之（炎培）共商救国大计，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大家推他为会长。1903年（清光绪廿九年）春，帝俄进兵东三省，留学日本的青年因有拒俄义勇队的组织，日本政府把他们遣送返国；同时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校方禁止谈论时政，也有全体罢学的举



动。当时他向教育会建议集资自设学校，收容退学青年，那就是当时号称东南革命大本营的爱国学社，后来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又设爱国女校。不久，清廷封禁《苏报》，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教育会和学校的主要人物都在网罗之列，他和蔡子民等先后逃亡日本。这时孙中山先生也在横滨，化名“高野长雄”，他前往谒晤，商讨了进一步宣传革命的办法。后来孙先生将往檀香山，继于旅费，他慨赠多金。当时在日本东京出版鼓吹革命的《江苏》杂志经费不足，也赖他的资助得以维持。辛亥革命前，他已重回上海。武昌起义，上海响应，他出力很多。突出的是，陈其美、李燮和争夺沪军都督一职，他从中调停，并代筹饷糈，消除了各方面的阻力，使革命得以顺利进行。民国成立，他的好友都成显贵，而他独功成不居，仍旧过他的头陀生活。1914年（民国3年），他在镇江充当江天寺首座。后应上海哈同花园女主人罗伽陵邀请，重到上海，但与哈同门下姬佛陀意见不洽，1920年（民国9年），遂往南京栖霞寺任住持。该寺建于齐、梁，大部分已毁于兵燹，他蓄意修复，鸠工督造，擘划经营，终因积劳成疾，次年7月逝世。

# 关于旅俄华工参加和保卫十月革命的文件资料选译

何筱苏 译

〔译者按〕华工于十九世纪末大批赴俄，二十世纪初人数骤增，据俄国资料统计，在1906——1910年期间有五十五万华工进入俄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二十万华工被运往俄国，其中在欧俄地区就有十万人。除回国和流散到其他国家外，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的华工不少于四十万人。他们备受俄国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曾和俄国工人一起参加罢工斗争。十月革命爆发，一些华工参加了赤卫队，有的还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1918年协约国开始武装干涉苏俄，大批华工参加红军，被编入各个方面军，在各个战场上打击干涉者和白匪，人数达四万余人。华工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广泛地宣传十月革命，号召华工支援苏俄。这一切充分地表现出中国人民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本资料远不能反映旅俄华工参加和保卫十月革命的全部情况，仅为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线索。

## 第一部分 在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

### 1.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节录

附录：

……（4）俄共（布）穆斯林组织中央局报告

……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局组建了东方民族国际宣传处，该处中的下列分部从事职能部门的工作：

①阿拉伯分部；②波斯分部；③土耳其分部；④阿塞尔拜疆分部；⑤布哈拉分部；⑥吉尔吉斯分部；⑦高加索山民分部；⑧卡尔梅克分部；⑨中国分部；⑩鞑靼（伏尔加河流域的）分部。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记录》。

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498页。

## 2. 国际军团集会

5月22日在前“乌尼昂”剧场（今为红军俱乐部）举行题为《国际军团的意义》的讲演。欧洲各民族：德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几乎全部出席。

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开幕。随后，贝尔格尔、乌里扬诺夫和伊尔玛·格尔利赫同志用德语讲演，雷恩什泰恩用英语讲演。演说者们讲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原则的意义。

然后，汉布尔格斯（用英语）、贝尔格尔（用法语）讲演，中国人单福阳同志作了简短发言，他指出，中国苦力同样同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为此来到了俄国……。

《真理报》，1918年5月23日。

## 3. 中国侨民抗议干涉苏俄

昨天，中国公民代表团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并递交一份由侨民全权代表签署的对中国北方政府参加对俄国事务的联合干涉的抗议书。

兹将抗议书原文援引如下：

“莫斯科中国侨民在1918年9月15日的全体大会上，讨论了中俄之间产生的政治形势，并做出如下决议：

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侨民（其中有几万名工人），于1918年9月15日全体大会上决定通知中华民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上述侨民坚决抗议中华民国政府肆意干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

内部事务，为掠夺领土和推翻社会共产现政权而武装入侵俄国。

莫斯科中国侨民深信，只有共产苏维埃政权才是由世界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并为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唯一政权。

共产苏维埃政权万岁！它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万岁！国际万岁！”

各省全权代表签名：

浙江省代表：杨景荫、隋福珍

直隶省代表：林玉金、于海全

山东省代表：刘德直

奉天省代表：明英坦、赵春山

吉林省代表：郝良清、李世久

《消息报》，1918年9月22日。

#### 4. 中国工人苏维埃机关报

近几天，由中国华北工人苏维埃执委会创刊、波里瓦诺夫主编的《中国工作者》周报第一号出版了。

这一新创办的报纸以在旅居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中国人中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

《消息报》，1918年10月17日。

#### 5. 关于中朝旅俄工人组织会议情况

中朝旅俄工人组织会议刚在彼得格勒结束。

所有中国人的组织联合为一个共有4—6万中国工人的华工联合会。会议决定越出职工联合会的框框，赋予华工联合会在广泛的宣传工作中以革命组织的性质。协商会议决定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请其继续进行反对卖国的北方政府的英勇战争。……呼吁书结语说：“由于命运的支配，旅俄华工已处在世界革命先锋队之中。他们应该明白，中国革命的命运已与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命

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联合起来，被压迫的中国革命胜利才有可能。俄中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工人联合万岁！”

一月份，旅俄华工召开了全俄代表大会。出席中国人集会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伏兹涅先斯基同志通知说，苏维埃政府准备给新的联合会各种支持，并承认它在保护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中国公民利益方面的全权。

《真理报》，1918年12月15日。

## 6. 华工联合会占领中国公使馆

旅俄华工联合会通知外交人民委员部，华工组织于12月2日占领了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馆大楼，为了保护旅俄中国公民的利益，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公使馆的全部档案和案卷转归联合会。中国劳动人民的红旗飘扬在公使馆（谢尔盖耶夫斯基街，22号）的上空。

苏维埃政府注意到所发生的变动，承认了联合会作为中国公民利益的代表机关的权利。

《消息报》，1918年12月28日。

## 7. 中国人大会

12月30日，莫斯科华工联合会举行首次集会。大会主席广东人刘绍周（刘泽荣一译者）报告了关于建立全俄华工组织、关于占领公使馆和联合会承担保护旅俄华人利益与苏俄达成协议等情况。

伏兹涅先斯基同志做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告……。

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张云贵号召中国同志应赶快投入火热的斗争。居住在俄国的中国人已看见，俄国劳动大众是如何一步步地从世界资本手中夺回被掠去的脏物的。中国也来到了这一时

刻。中国人民应当同俄国革命者一起，并沿着俄国革命的步伐前进。然后大家就地向欧洲资本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最后，核准华工联合会章程并选举了执委会以及莫斯科代表团代表。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消息报》，1919年1月4日。

### 8. 华工联合会在1919年2月11日莫斯科 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上的贺词

一位中国广东同志宣读了旅居莫斯科华工联合会致苏维埃俄国的贺词，他说：“实现不仅是西方无产者，而且也是东方无产者的国际誓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中国工人愿意学习你们的新的社会斗争的方法，以便全部掌握它，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消息报》，1919年2月12日。

### 9. 白卫军对中国人的兽行

旅俄华工联合会哈尔科夫分会致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电：“2月初白卫军在梅里托波尔残无人道地虐杀了五十余名在湖北和山东出生的中国人，其中致死十一名妇女和二十三名儿童。我们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将这一事实通知中国政府、丹麦和协约国政府，表达我们对这种向和平居民施行暴力行径的强烈抗议。”

《消息报》，1919年3月28日。

### 10. 全俄华工联合会致外交人民委员 部的信节录（1920年12月1日）

1915年初，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激烈时刻，三个协约国的资本家将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注意力投向中国。中国苦力所运往的国家其中就有俄国。被运往欧俄的中国苦力大约有十万人。工人

们不能回国，不能提出申诉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因为黄种人被看作是买来的商品和奴隶，他们遭到枪杀和杀害，被赶进沼泽地和森林里挨冻受饿。中国苦力身患疾病，有些人神经失常，但谁也不加过问。

但十月革命来了。第三国际的口号传入华工集居地。这些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华工们的心，呐喊声一下子爆发出来：“拿起武器，去保卫十月革命！”——几万名中国苦力志愿加入了先进战士的行列。他们在各个战线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衷心地捍卫第三国际的口号和旗帜，毫无顾忌地勇敢牺牲。

《新世界》，1959年第4号，第115页。

### 11. 斯柳江卡站中国劳动者大会关于 组织俄共（布）基层组织的决议

我们中国工人认为组织苏维埃政权问题是现实生活本身的问题，亦即使全体居民得到利益和幸福所必需的问题。为了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资本家和谢苗诺夫反革命匪帮等——共同作战，我们正同俄国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为此，我们选出自己身边的一些同志和俄共（布）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通过他们把我们融入同一个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大家庭。

投票后当选的同志为：

主席——周辛苦同志，副主席冯金山同志，书记朱柏林同志。成员——尹桑、王福、闵振强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全宗17，目录1，卷宗319，第19张；《历史档案》，1957年，第4号。

## 12. 上乌丁斯克城中国劳动者大会关于 建立俄共（布）基层组织的决议

1920年5月

听了亚历山大罗夫关于在中央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建设工农政权的报告会，我们在上乌丁斯克城集会的中国工人了解了俄共（布）的纲领和任务，非常欢迎工农政权和俄共（布）。我们认为，为俄国工农谋利益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俄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必须加以保卫；为此，我们将与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工农联合在一起，为保卫全世界劳动者的权利而并肩战斗。为了使工作卓有成效，我们将建立共产党支部，它将和上乌丁斯克城俄共（布）委员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开展共同的党的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

中国工农和俄国工农的联盟必将粉碎谢苗诺夫匪帮的嚣张气焰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从北京宫院到中国农民屋舍的上空飘扬解放红旗的时刻临近了。

全世界工农团结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红色的第三国际万岁！

大会选出的主席团：主席——M·И·秋同志，副主席——刘爱国同志，书记——秦国英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档

案馆：全宗372，目录1，卷宗319，第37张；

《历史档案》，1957年，第4号。

## 13. 中国工人向我们致敬

上乌丁斯克。5月13日。《亚洲人》通讯社转中国山东省职工联合会大会致西伯利亚的电报称，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我



们谨代表中国工农衷心祝贺你们革命的成功。我们盼望着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的资本家将被推翻，我们的工人兄弟将享受幸福，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到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向为我们工人兄弟、全世界的工人的利益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俄国红军致敬。中国工人即将奋起，在正义的红军的旗帜下同你们并肩前进，以期我们共同最终铲除资本主义和阶级特权的毒根。”该决议由中国工人联合会签发。（俄罗斯通讯社）

《真理报》，1920年6月9日。

#### 14. 中国工人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

6月18日居住在俄罗斯和土尔克斯坦的中国工人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十余名，代表约十万名组织起来的工人。刘同志<sup>①</sup>被选为大会主席，《大同报》编者孙言川同志被选为秘书。列宁同志和孙中山同志被选为名誉主席。

《消息报》，1920年6月22日。

#### 15. 中国工人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

6月24日中国工人代表大会闭幕。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处处长伏兹涅先斯基在代表苏维埃政府所致的贺词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与前两次代表大会明显的不同是，在前两次代表大会上只出席了不到十余名中国代表……。

中国工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绍周在报告中阐明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组织工作；关于输送中国公民回国问题；关于保护旅俄华工和公民的利益；文化教育的方针……。

在6月22日的会议上，刘绍周同志做了关于华工联合会的政治纲领的主题报告。报告者分析了从1911年中华民国奠基以来中国的形势。

<sup>①</sup> 即刘泽荣。——译者。

在当前南北政府斗争期间，各省地方当局为所欲为，贪污盗窃，财政枯竭，致使大举外债，中国日益变成被奴役的对象，军队瓦解，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外交失败——这一切表明，中国一方面在走向灭亡，而另一方面在人民最广泛的阶层中正燃烧着愤怒的烈火……。

觉悟的中国大众正努力寻求使中国能够摆脱奴隶地位的现实道路。民众注目于久经考验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

代表大会期间建立了共产党小组。被选出的十二个人组成执行部，授权与俄共建立联系，领导教育活动、宣传工作和在俄国出版的两种中文报纸。

《消息报》，1920年6月30日。

## 16. 中国无产者谈国内战争

赤塔城切尔诺夫矿场的中国工人在6月4日和6日举行一系列的集会。到会的人很多，例如，赤塔城的一次集会有五百人出席。

在这些集会上发言的有：勃罗茨基同志——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远东局致贺词，中国组主席宋同志代表远东工会联合会讲话。远东局少数民族分部主任那满春同志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的国内战争和中国无产阶级最近的任务的报告；李法勤同志——关于中国当前时局的报告；郝其良同志——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华林同志——论工人统一战线和中国无产阶级；宋同志——论中国工人运动和这次集会的意义……。

《远东之路》，1922年6月8日。

## 第二部分 红军内中国部队的形成

### 1. 华人营营长单福阳同志致 中国社会主义者呼吁书

全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者们！

同志们！你们全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深受压迫难言之苦的苦力，在苏俄找到了避难所。你们，身在革命国家的革命者们，请加入我们的队伍吧！

我们一千八百人已同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资本主义匪帮交过战。不战胜全世界的反革命军队，我们直到全部战死，也不放下武器！

革命的中国兄弟们！谁要挣断奴隶的枷锁，谁就加入我们的队伍！谁要保卫工农政权，谁就跟我们走！一切障碍和隔阂应当消除，中国受奴役的苦力们应当和战无不胜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同志们！都来参加红军队伍，参加红军华人营吧！我们自愿服从革命纪律，以便团结一致同资本主义军队作战。……

《新世界》，1959年，第4号，第122页。

### 2. 红军华人营的建立

六个月前在莫斯科组建了惟一的华人营，营长是中国人单福阳。该营驻在沙鲍洛夫卡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里。军营到处一尘不染，秩序井然，军人们身着军装，纪律严明。单福阳说：“华人营是在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日子里诞生的，我的同志们大多数是宾捷尔城各个工厂的工人，他们失业后参加了革命。资产阶级反对他们，他们就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参加了赤卫队，后来转入了红军，从而诞生了我们这个营。”

单福阳继续对我们说：“现在我的营有一百八十人，但这个数目会不断扩大。”

《红军报》，1918年6月6日。

### 3. 中国红军营的形成

俄国劳动人民革命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她实际上是全世界劳动人民革命事业的推动力。

的确，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穷苦人已经建立了国际营。

革命果然把受压制的中国穷苦人唤醒了。据《莫尔善斯克消息报》的报道，中国人也建立了特别国际团，在南方为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作战。

中国红军营组织者单福阳出生在边境卡官的贫困家庭。他从童年起备受贫穷和痛苦的折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党（按：似应为中国革命党——译者）后，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

当罗马尼亚人向苏维埃军队进攻时，他正在俄国。他向出席在季拉斯波里第二革命军代表大会的代表建议组建中国红军营。

中国红军部队是从贫民、工人和矿工中特别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其基本群众是那些被称作是苦力（搬运工）的人。一些商人虽然想参加，但部队不予接受。

严格的纪律性和坚定性赋予该部队以坚不可摧的毅力和力量。他们总是最后撤出战斗。

中国红军战士已超过一千八百人，但其人数还在逐步增加。

中国营的组建工作在萨马拉和西伯利亚进行得特别顺利，预料那里将有不下一万人。

中国人对俄国革命的进程极感兴趣，他们几乎每天都举行集会。预计很快会有为这些红军营服务的中国布尔什维克报纸出版。

《红军报》，1918年6月13日。

#### 4. 沃龙涅什区军事苏维埃命令节录

第6号

沃龙涅什城

1918年7月19日

第十条：组建的柳勃林斯基红军团和中国营划归沃龙涅什区军事苏维埃统辖——前者从本年7月15日执行，后者从7月17日执行。

第十四条：中国营今后作为独立营从该团参谋部分出，作为步兵团参谋部一个非独立营，步兵团参谋部已于本年4月20日军事人民委员部第294号命令告知。

第十五条：军人戈伊科·帕夫洛维奇从本年6月1日起被任命为中国独立营营长，享有团长的权利。

军事苏维埃军事委员B·伊万诺夫。

军事主任切尔纳文。核准：总参谋长扎舒克。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707，目录3，卷宗38，第5张。

#### 5. 红军国际军团命令节录

第72号

莫斯科城

1918年7月27日

八、兹宣布国际军团第一营将由以下单位组成：第一连保持现状，第二连——朝鲜连，第三连中国连。

军团长 A·埃宾戈里茨。

《军事人民委员部公报》，第77号，第3张，1918年7月27日。

#### 6. 莫斯科军区军事人民委员部 作战处简报（8月2日晨）

第20号

## 图拉

7月30日中国独立营一百二十人从图拉前往服役地点沃龙涅什城……。

作战处长科拉乌泽。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25883，目录1，卷宗100，第17张，原本。

### 7. 第一沃龙涅什步兵师关于将中国营扩编为奥斯特罗文斯基步兵团的命令节录

第2号

1918年8月23日

第六条：中国营将扩编为团，该团命名为奥斯特罗戈日斯基步兵团。从本日起，营长帕夫洛维奇被认为是组建团临时团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5839，目录1，卷宗2，第93—97张，副本。

### 8. 彼得格勒军队司令关于组建彼得格勒中国国际部队的命令

第12号

1918年8月29日

第一条：第一城区军事人民委员部组建的第一城区中国部队从本8月27日开始调归我直接指挥，其全部供给归第一城区。

第二条：第一城区中国部队命名为《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

第三条：关于中国支队的全部任务和作用，对第一城区工农红军第一军各部队所实行的命令仍然有效。

第四条：中国支队组织者单清河和该部长官布吉科立即根据我亲自做出的指示着手组建支队。

军司令员 参谋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28，目录  
1，卷宗1，第25张，副本无误。

### 9. 给第三军各部第013号命令

皮尔姆城

1918年8月30日15时零分

第3号命令

为执行特别任务的部队补充以下军队：中国连三百五十人，水兵二百五十名，一个炮兵排和两架浮桥……。

中央国家军事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  
2，卷宗5，第12张，副本。

### 10. 莫戈契车站的中国公民和工人的信

我们处在这里的中国公民，对我们的邻居——以劳苦大众苏维埃为代表的俄国人民，特别是对外贝加尔前线参谋部接受我们的六十七位同胞加入红军队伍，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已成为红军战士的我国同胞表示由衷感谢。我们声明，现处在俄国土地上的中国公民，除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不承认任何政权。我们将同俄国人一样，以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无私地保卫苏维埃政权。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远  
东中央国家档案馆：全宗1926，目录  
1，卷宗59，第90张。

### 11. 第29步兵师参谋部关于该师各部的布署和组编中国营的战报

维列沙金诺城

1919年1月1日

有一百二千把马刀的中国营在维列沙金诺车站处于整编阶段……。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

2, 卷宗7, 第17张, 副本。

12. 巴列金诺卫戍部队司令泽连  
佐夫关于中国营的情况给第  
29步兵师师长的报告

第21号

1919年1月20日

……中国营现驻扎在农村进行训练。根据您对我第5号报告的指示, 拨出一些来福枪和一挺机枪。我向您拨出的中国人: 六十四名健康人、七名病号——送往参谋部特别编制处。

卫戍部队司令 泽连佐夫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 全宗1334, 目录  
2, 卷宗19, 第127张, 副本。

13. 步兵师长致第三军参谋部特别  
编制局局长申请派遣中国人组  
建中国独立营的公函

第599号

库兹玛车站

1919年1月25日

据我所知, 您所管辖的部门有一百五十名中国人, 其中大多数属于我所统辖的本师中国团, 请您命令调拨上述中国人到巴列金诺去, 接受预备团团长的指挥, 我建议在那里组建中国独立营。现在我这里有两个中国连。

军事委员 师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 全宗: 1334, 目  
录2, 卷宗19, 第272张。



14. 卫戍部队司令给第29步兵师  
师长关于补充中国营的报告

第30号

库兹玛车站

1919年1月27日

兹报告，本年1月26日从第三军特别编制处到来一百一十二名中国人，供补充中国独立营。

卫戍司令 泽连佐夫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  
2，卷宗19，第339张，副本。

15. 第29步兵师师长关于供给建成  
的中国独立营各种军需品事给  
师后勤部长的指示

第645号

维列沙金诺

1919年1月28日

1月27日第27号步兵师命令批准新组建的中国独立营归预备团统辖。

根据营长的要求，兹指示：发放经费、被服、武器和给养。该营有二百一十人。

师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  
录2，卷宗19，第340张，副本。

16. 师参谋长为给中国营发放服  
装武器事给该营营长的命令

第639号

1919年1月28日

师长命令采取多种措施，火速满足为预备团提供服装、装备

和武器的要求。请向下宣布。

师参谋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  
目录2，卷宗19，第336张。

**17. 关于预备团。师后勤部长、第四旅  
旅长给组建中国团监督员切尔诺鲍  
罗多夫转预备团团长的命令**

第01037号

维列沙金诺

1919年2月18日

师长命令师后勤部长尽快为中国团装备服装、装备等全部必需品、命令预备团团长将二十名骑兵传令兵转交中国团支配。从军装备处预先得到的六挺机枪交给中国团。命令切尔诺鲍罗多夫同志指示该团于本年2月18日晚，万不得已已在19日晨上火车，并同该团前往戈里高里耶夫斯卡亚车站，并从那里徒步进入莫基诺镇，在那里充作师的后备队。命令切尔诺鲍罗多夫在团内办好给养供应手续，并和该团一起留到将该团转交旅内的部队为止，此后他再前往他原服务的岗位。中国团的给养归第四旅供给。关于出发和到达莫基诺镇的时间，请另报。

师参谋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  
录2，卷宗88，第42张，副本。

**18. 莫斯科军区参谋部关于组建  
预备国际营中国连事给全俄  
总参谋部组织局的报告**

1919年3月21日

135号。在组建中的预备国际营中国连由中国部队指挥员李

吉特同志管理。组建起来的沈清河同志的中国支队支队长的职位，据国际营营长的报告，尚未确定。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0/11，目录1，卷宗20，第33张，副本。

### 19. 全俄总参谋部组织局关于军事委员刘同志在彼得格勒为西方战线组建部队事给国际部队军事委员恰斯捷科同志的报告

第6430/组字/1846号

莫斯科城

1919年6月4日

在彼得格勒现在有四千五百名中国工人和其他公民，刘军事委员打算从这些人中组建一些部队以供西方战线的需要。为此，该委员要求为部队配置服装，并要求给予指示，他应到哪里和通过什么手续，得到关于办公人员和被吸收的三名办事员的工资，以及日常和业务经费等方面的拨款。办事处设在彼得格勒：州委员会部，乌里茨基广场。全俄参谋部组织局。

全俄国际部队组织局长 马乌里斯基  
军事委员 莫恰洛夫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803/19，目录1，卷宗40，第48张。

### 20. 关于组建第46步兵师 阻击部队中国连问题

1919年10月1—15日

士气高昂；自觉遵守纪律；指挥员素质好。应在该支队内建立由大多数中国人组成的国际连。该连急需政治工作人员（中国人）和中文书籍。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处情报联络科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91，目录  
2，卷宗144，第33张，副本。

**21. 对苏维埃共和国预备军  
步兵局所属部队的命令**

喀山城

1920年1月9日

第一条：兹命令预备军第四预备团团长将其所辖的预备团的中国连转交第三步兵旅。

第二条：兹命令第三步兵旅旅长从第四预备团接收一个中国连，并使其补充第七步兵团。根据司令员亲自做的指示

签字者：参谋长 局长 盖杜里 委员 别凯尔

**22. 俄罗斯通讯社关于中国布尔什维克与谢苗诺夫匪帮斗争的报告**

切利亚宾斯克城

1920年1月23

据东方来的消息，中国布尔什维克和起义者一起正同谢苗诺夫匪帮作战。中国人很乐意参加红军部队……。

电台台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04，目  
录1，卷宗92，第35张，副本。

**23. 共产国际第一团参谋部关于  
国际民军民族成分问题给东  
西伯利亚苏军参谋长的报告**

第150号

1920年1月27日

兹向您报告，国际主义者民军的组编工作进展很顺利。截止

本年1月27日，已有战士的数目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民军——三十二人；波兰——二十六人；守卫队——十八人；朝鲜民军——二十八人；德国人——一百零五人；南斯拉人——十八人；中国人——一百二十六人；匈牙利人——一百一十人。总共四百六十三人。

参谋长 参谋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4576，目录1，卷宗3，第35张，副本。

#### 24. 人民革命军外国分部关于从中国人和朝鲜人中组建军队问题的总结报告

根据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制度和办法外国分部在伊尔库次克到奥纳哈车站的外国无产者中进行工作。在中国同志、朝鲜同志、穆斯林同志当中建立了外国人支部委员会和小组。已经建立起来的支部委员会，加入俄共（布）地方组织并成为其不可分离的部分。对愿意加入红军者，予以特别注册并办理登记手续。朝鲜和中国同志的大多数人表示热烈希望参加红军，到任何一个前线去作战。最热烈希望同日本人作战。

在伊尔库次克城有一个中国和朝鲜同志教导营，是我们为进行城防服务而临时组建起来的。该营的使命是，在我们解决组建具有积极意义的远东师问题时，充当该师的核心。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伊尔库次克的同志们对实现他们从中国和朝鲜同志中建立东方红军的愿望已等不及了。愿意报名参加红军的人太多了，以致不得不劝阻那些没有得到批准和允许的人报名和注册。预计军队组建工作会取得很大成绩。师政治部可保证完成这一组建工作（有足够的工作人员）。

报告人、分部教导主任亚历山大罗夫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全

宗372，目录1，卷宗319。第11张，原件。

## 25. 给人民革命军长官的报告

报告首长，我们二十七人从罗斯托夫出发，乘第296275号车厢，来到顿河，到我们自己的司令部听从调遣，但司令部已经不在这里，因为它已前往塔什干城。我们所有的人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前线，所以熟悉了俄罗斯地区，因而要求将我们派往俄罗斯，为中国独立支队司令部或第五军指挥。我们之所以要求调走，是因为这里靠近中国边界，而中华民国禁止我们在这里的军队或任何机关中服务和出国。我们也不能回国，那里不允许我们入境。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我们进行革命的蛊惑。我们全体一致要求不要拒绝我们的请求。曹夏久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221，目录1，卷宗621，第26张。

## 26. 致第五军参谋部行政管理局 局长第2543号秘字快邮代电

伊尔库次克城

192.....①年7月27日

您的上述快邮代电所要索取的情报，即可从以下有关部门得到。

省军事委员部目前只有以下资料：（1）在伊尔库次克城组建的中国团，有四十八名指挥员，二百九十八名红军战士；（2）……

省军事委员会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85，目录9，卷宗50，第14张。

① 原文如此，疑为1920年。——译者。

## 27. 关于组建中国连加入特别团事给土 尔克斯坦前线各部队的命令节录

第57号

1919年10月30日

兹命令组建局局长尽快从中国志愿者中着手组建中国连隶属于特别团。该连命名为特别团第十连。……

土尔克斯坦前线司令员M·伏龙芝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10，目录  
3，卷宗201，第127张，副本。

## 28.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 为第81步兵团团校班长邱 青林于1919年在沃尔契耶 村侦察敌人的战斗中立功 而颁发红旗勋章的命令

第317号

莫斯科

1925年5月13日

为颁发红旗勋章事：

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年4月24日  
决定：

第八十一团团校班长邱青林——因于1919年9月在沃尔契耶  
村（在东方战线）侦察敌人时，尽管身已负伤，但俘获两名机枪  
手和一挺机枪，而卓立战功……。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乌恩什里赫特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4，目录  
4，卷宗212，第212张。

### 第三部分 新组建的中国华人军队在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战场上。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中国营1918年10—12月在上图尔斯克战场的作战行动

#### 1. 乌拉尔混成步兵师师长给第三步兵旅旅长维雷舍夫关于调该旅军队参加占领上图里耶城作战的命令

第41号

比谢尔站

1918年10月24日

中国营已到达您处，我立即派出一辆装甲汽车。

据最近情报，上图尔斯克方面的敌人人数不多，此处在该地区又新动员了一些部队。

我命令您将您指挥的该旅部队和中国营组织好并转入决定性的进攻，最紧迫的任务是占领上图里耶车站和上图里耶城，以便切断敌人从上图里耶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占领上图里耶对你们是最紧要的任务，因为占领后我们在后方就有了一个大居民点，它可供我们得到粮食和休息的充分可能性；同时也就将从上图里耶通向北方的大片开阔地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我希望您明确交给您旅的任务全部重要性后，使用全部军队完成这一任务。

开始进攻的时间是本10月24日17时。责成您对作战进程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

师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2，卷宗8，第173张。



## 2. 乌拉尔混成步兵师师长关于（中国） 营在阿克泰河地区的作战情况给第 三军参谋部的报告

第157号  
比谢尔站

1918年10月29日

今天在上图尔斯克方向的中国营渡过阿克泰河，赶走了两排战壕中的敌人，并把敌人赶向上图里耶，匪军在退却中溃散，损失十分惨重。由于预备队在过阿克泰河大桥时行动迟缓（该桥一直处于敌人炮火的控制之下），未能发动继续进攻。大约在16时，敌人从利亚里亚车站转入反攻，由于中国好汉们察觉到切断后路的威胁，他们重新撤回到阿克泰河右岸。在这次战斗中他们缴获许多俘虏和装备品。

师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  
录2，卷宗9，第830张。

## 3. 给乌拉尔混成步兵师第 三旅的作战命令节录

第24号  
卡列里诺站

1918年11月6日

### 第二条

兹命令中国营营长撤出处于中间作战地段，该营于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这一天的早晨四—五点钟开始游行，之后向敌人进攻，以便将敌人从其构筑的战壕中逐出并加以追击，能追到哪里就追到哪里……。

旅长瓦〔维〕雷舍夫 军事委员斯莫里尼科夫  
参谋长（签字不清）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  
录2，卷宗9，第589张，原本。

#### 4. 中间战斗地段指挥官福明关于 中道国连为占领博戈斯洛夫斯 基大道的作战情况给第二和第 三步兵旅旅长的报告

第207号

1918年11月15日22时32分

兹报告，为占领博戈斯洛夫斯基大道，在中间作战地段正进行残酷的战斗。敌人顽固地回击我们的全面进攻。在装甲车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一和第二中国连投入了战斗。从瓦纽申出发的一个连没有到达。炮弹几乎打光，而敌人在调集预备队。急需炮弹。

中间作战地段指挥官福明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  
录2，卷宗9，第362张，原本。

#### 5. 给维亚车站第三旅旅长维雷舍夫的命令

比谢尔

1918年11月20日

据第37号报告。中国营急需配备几挺机枪。师后勤部的最后几挺机枪已没有了。因此，我命令您从您旅的其他部队中拿出一些机枪装备中国营，其数量应使该营每连不少于一挺。关于执行情况，请另报。第606号。

师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  
录2，卷宗9，第206张。

6. 发往：秋索瓦娅车站，致预备团团长泽连佐夫同志电。抄送：维亚车站，中国团团长。

比谢尔

1918年11月20日

关于从预备团调出四名机枪手及他们所熟悉的马克西姆机枪交由维亚车站中国团团长支配一事，现已知悉。关于执行情况，另报。第610号。

师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2，卷宗9，第185张，副本。

7. 第三步兵旅关于委任中国团团长任富勤为左翼战斗地段指挥官和该团各连在维亚—帕夫金斯卡娅车站转为预备队的命令

第32号

维亚车站

1918年11月23日

第五条

兹任命中国团团长任富勤同志为左翼战斗地段指挥官。

第六条

兹命令中国团团长任富勤同志将从库施文斯基大道撤下来的各连转为预备队，前往维亚——帕夫金斯卡娅车站；从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连占领通往列索皮里纳亚车站的窄轨铁路线，并向敌人方面派出侦察兵……。

旅长 维雷舍夫

军事委员 斯莫里尼科夫

参谋长 尼库林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2，卷宗7，第740张，副本。

### 8. 师长瓦西里耶夫关于中国团实行完全作战准备一事给第三步兵旅旅长维雷舍夫的命令

第802号

比谢尔站

1918年11月28日

兹命令您，中国团的一个营做好完全战斗准备，准备好在下图林斯克工厂坚持作战。第一步要求该营应做好向上述方面进攻的准备。

师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2，卷宗7，第488张，电报纸打印稿。

### 9. 师长瓦西里耶夫与第三步兵旅旅长维雷舍夫关于维亚车站地区的战斗结果谈话记录

第三步兵旅旅长（维雷舍夫）：中国团团长任富勤不幸陷入敌兵连之手。许多勇士进行白刃战，在车站上互相射击和砍杀。在这激战时刻，我及时地将一些勇士送上装甲列车转移，从而这场战斗就此结束。中国战士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一些指挥员。我现在没有军事委员，波格列洛夫同志病倒了，他得知敌人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打击后病更重了。今天我正进行整顿军队，您给我的有关任务由于这些复杂情况没有完成。阵亡、负伤和失踪的人至今尚不清楚，因为办公机关也打散了，一些部队其中包括卡梅施洛夫斯基团和中国团，现在正组合为几个连队。这就是我向您简单报告。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334，目录2，卷宗7，  
第443—444张，电报纸打字稿。

### 10. 关于中国团团长任富勤牺牲情况

在维亚车站最后战斗中中国团团长任富勤同志牺牲了。

任富勤同志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将自己对中国人的全部影响和威信用来为苏维埃俄国服务……。

他是世界革命多么忠诚的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对伟大事业的赤诚心愿。

他经常在晚上将一群最有觉悟的中国人集拢在自己的周围，长时间地向他们讲解共产主义原理。

但他的工作并没有白费。

革命战士将永远神圣地纪念这位异国的儿子、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任富勤同志。

《巴黎公社社员》，1918年12月28日。

## 第四部分 第五五军国际步兵团

（前西伯利亚第三师中朝团）

### 1. 西伯利亚步兵师第一步兵团

#### 中国红军战士大会关于建立 本团文化教育支部的决议

第30号

1920年5月15日

报告人亚历山大罗夫、伊万诺夫、梁福清、柴荣彦发了言。

在中国部队各连建立共产党支部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外国处处长亚利山大罗夫同志、伊万诺夫和其他同志作了关于必须顽强地和创造性地做好教育和自修工作，建立学校和俱乐部以及中、俄语政治识字学校的报告后，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听了

同志们的报告，这些同志们为我们指出了个性自由发展的道路，我们希望成为为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自觉的、积极的工作者和战士，我们决定立即着手建立文化教育支部，为此，从我们身边的人中选出几位同志，他们将领导教育第一兵团全体中国红军战士的组织工作。”

查德同志被选为支部委员会主席。刘清华同志被选为书记。

主席 亚历山德罗夫 书记 帕克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全宗17，

目录1，卷宗319，第16张，副本。

## 2. 第五军行政管理局局长关于第五 军国际部队的驻地和人数问题致 共和国革命军事苏维埃野战参谋 部作战统计—组织处公函

伊尔库次克城

1920年7月31日

本军由下列国际部队组成。全俄中国国际主义者部队组建参谋部和中国团驻扎在伊尔库次克城，参加伊尔库次克省军事委员会，其人数为：指挥员——十四名，行政人员——四人，红军战士三百二十五人。此外，还有以下由国际主义者组成的非独立部队，这些国际主义者参加在下述军事单位里：由匈牙利人和德国人组成的二个连，编入伊尔库次克第一警卫营，驻扎在伊尔库次克，归省军事委员会统辖，其人数为：指挥员八人，红军战士二百三十八人。铁路防卫军第一百三十四铁路防卫营内中有：第一连——德国连，第二连——匈牙利连，一个匈牙利勤务队，一个骑兵侦察队和一个由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急诊室，该营共有德国指挥员五人，红军战士九十八人；匈牙利指挥员八人，红军战士二百一十五人。除上述部队，本军内再没有国际部队了。兹将注有姓名、民族和所担任的职务的登记表，派信差送上。

## 第五军行政管理局暂行代理局长米特罗法诺夫

军事委员 普列基特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85，目录

9，卷宗50，第31张，副本。

### 3. 伊尔库次克城中国公民大会

人民军政治部国际分部于本年7月12日星期一中午12时为中国公民举行群众大会。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勃鲁曼同志，加舍科同志代表军政治部，巴克达耶同志代表中国公民，中国指挥员刘尧、亚日克昌海、瓦克巴塔克，莫斯科华工联合会的代表余逊、童彤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约有二千人出席了大会。演讲者演说的题目是：《中国与全世界革命》、《华工联合会组织》。所有的演讲者强调指出了日本人、英国人和外国资本家对中国的剥削，以及中国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为联盟以抗衡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奴役中华民国企图的必要性。讲演者表示反对日本对中国北方政府的政策。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我们旅居伊尔库次克的中华民国公民，听取了演讲者的报告；我们声明，我们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强盗干涉中华国内政。我们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完全信任，并希望中华民国与苏俄结成联盟。只有结成这一联盟才能使中国摆脱日本、英国和一切外国资本的枷锁。”

《劳动政权》，1920年7月14日。

### 4. 为将国际步兵团从第五军步兵视察员管辖内转交第三十五步兵师师长管辖并任命孙福为该团团长事给预备团、步兵团和国际团的命令

第80号（机密）

1920年9月29日

1、为实行和坚决贯彻9月28日、29日第1476/289号给第五军各

部队命令的副本，兹宣布：

第一条：从本年9月28日起孙福同志被委命为国际团团长兼军事委员。

第二条：为修改本年第1284/235号给全军各部队的命令，从本年9月28日起，第五军国际团从第五军视察员管辖内转归第三十五步兵师师长直接管辖。

革命军事苏维埃第五军军长 马蒂亚谢维奇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85，目录8，卷宗591，第6张。

### 5. 第三十五步兵师关于检查国际步兵团的结果 和关于该团新建部队的列队情况的命令

第124号

伊尔库次克城

1920年10月8日

#### 第一条

兹宣布我于本月（10月）7日检查国际团的结果，……该团由三个中国连（一个营）和一个朝鲜连组成。此外，在开始阶段还建立了一个警卫队和一个庶务队，没有其他专门的小队。据登记表，红军战士人数为一千零四十五人，实际约有一千人，但这些数字都是约数，因为该团没有精确的人员统计数。中国人在这些人员中约占65%，朝鲜人占30%，其余的小部分（团参谋部、办公室）是俄罗斯人……。

第三十五师师长兼军事委员 涅依曼

临时代理三十五师参谋长 沃里涅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85，目录9，卷宗79，第733张。



## 6. 第五军作战局和东西伯利亚军区 给西伯利亚动员局的报告

第2864号（普通）

伊尔库次克

1920年12月23日

第五军和（东西伯利亚）军区国际第一团从人民革命军到达伊尔库次克后称作西伯利亚第三步兵师朝鲜、中国团，该团名称是据第五军本年第1284/235号给全军的命令改变的，并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苏维埃1918年第220号命令最后的补充命令和修改命令所给的定额进行了改编。兹将该团指令中名册上的人数为分母，实到人数为分子（报告如下）：营2/2，步枪1001/1007，机枪3/3，战斗指挥员41/39，行政和勤务人员10/10，人员：战斗员913/801，卫生人员12/7，兽医1/1；非战斗人员和服务人员192/178，共有各类人员和指挥员1169/1036，马匹54/44……。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85，目录9，卷宗79，第323张。

## 第五部分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中国游击队

### 第1号 在沿阿穆尔地区恢复苏维埃政权

人民军参谋部9月1日

在萨马拉收到以下电报：“红色西伯利亚人——远东人向红军英雄们致敬。同志们，红色的鹰！我们远东、西伯利亚部队欢迎你们。尽管我们在阿穆尔泰加森林中备受苦难，但我们组织起二十万中国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我们步调一致地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伯力到库页岛的阿穆尔全境解放了，苏维埃政权在这里恢复起来。协约国登陆军撤往海参崴。”

《真理报》1919年9月13日。

## 第2号 中国共产主义者部队

切尔亚宾斯克

12月20日

从东方来人通知说，在高尔察克的后方，中国布尔什维克部队和俄国起义者达成了关于在沿阿穆尔地区共同行动的协议，中国人为俄国人提供作战用品，以便得到面包。

《消息报》，1920年1月13日。

## 第3号 关于俄共（布）远东地下委员会 活动情况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以及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与西伯利亚苏 维埃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通报

1920年1月

中国人和朝鲜人积极参加了1919年间的游击队活动。前者主要在双城子县，后者主要是在奥尔根斯克。中国人和朝鲜人除直接参加游击活动外，还随时给以食物和烟草的支援。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忠诚不渝。在本省进行斗争的全部时期内，我们没听说中国人有任何一次出卖行为，或者拒绝殷勤接待我们……。

俄共（布）远东省委主席 库什纳列夫

书记 M·蒂赫扬诺娃

滨海边区国家档案馆：全宗856，目录1，

卷宗1，第1—6张，副本。

# 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

王 屏 南

**说明：**《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历史》，王屏南撰。王屏南(1893—1951)，曾任上海市煤炭业公会秘书长，后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成为律师。“九·一八”后极力主张抗日，曾组织公会职工油印出版《御侮》周刊。上海市民义勇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被指派与陆祺生共负组织义勇军训练之责。市民义勇军编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二大队时，王屏南任中校大队长。义勇军停办后，继续担任律师工作。十九路军入驻福建后，曾应蔡廷锴之邀，担任同安县长，有政绩。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煤业公司法律顾问。后迁居福建，直至逝世。

此文主要叙述了市民义勇军的成立、参战及解散过程，事为作者亲身经历，对研究“一·二八”时期上海的抗战史实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

本文写成于1932年下半年。于右任为书名题签。书内有王屏南的戎装照、各团体所赠锦旗及全体义勇军合影等照片数帧。国民党军政要人、耆旧、社会闻人的题词计有三十余幅。今将其训令附后。本文标点系旧式句读，不分段，现重新标点并酌分段落。其中绝粮、休养、赴难等部分有纲目无内容。本文由上海档案馆冯绍霆同志整理。

## 简 言

国者，乃民族集团所在地之称谓也。立国之初，须具备有下列之要素：其一为人种之类别，其二为人类生育地之山岳河川，其三为人类原始之结合性质，四组织，五保卫，六此民族集团与他民族集团之界限。必须具备上列诸要素，国乃成立。于是乎有甲国与乙国等之名别矣。

百年前之中国，为闭关守旧时代，自跻乎世外桃源之列。晚近百年，渔人问津，接踵而至。鸡黍之供已空，洞天之奥尽辟，驯至喧宾夺主，驱主为奴。昔如朝鲜、台湾、香港，今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其地域则沦亡于仇敌，其民众则陷而为敌奴，愤激痛心，试思世间事孰有甚于此者？具有灵知，奚堪忍受。吾言至此，吾笔坠矣。

政府为民族集团所组织之治理事务机关，军队为民族集团所供养之保卫此民族集团之武力团体，国之存亡强弱，必视组织与保卫之良否为断。苟有组织之条理与保卫之力量不完善、不充实，或二者之间有所偏废，则其民族集团之危殆，意中事耳。必组织条理之完善与其保卫力量之充实，二者相辅以进，各尽能事，而后循此原则进行不息，则危亡之虞可免，强盛之域可期。

九·一八（民国二十年）日本蔑视国际盟约，破坏东亚和平，公然逞凶，侵略我东北，残杀我同胞。张学良为东北长官，拥兵十余万众，年需军饷千余万元，竟以不抵抗闻于时。<sup>①</sup>遂令倭寇长驱直入，继扰平津，旋及上海，我民族集团之边圉丧失，腹心震慑。凡惶惶焉，大有朝不保夕、丧亡无日之慨。当是时也，血气之士与四方豪俊，风起云涌，奔走呼号，不旬日间而有抗日救国之种种团体设立，其分工合作，靡不各尽天职。上海市民义勇军即于斯时开始组织、开始训练矣。古哲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海市民义勇军之得有良果者，斯时之组织与训练为其因焉。

一·二八（民国二十一年）日本向我上海市政府威吓，要求其不道之权利。我上海市政府竟畏其肆暴，遂忍受屈服矣。詎狂暴野蛮之日本，阳则声言满意，阴则砥砺利器，实施侵略我土地，屠杀我同胞。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毅然作正义之抵抗。敌以陆海空三军同时进迫，屡经痛击退却。嗣第五军之一部亦继起抗

<sup>①</sup> 张学良系奉蒋介石命，不得抵抗日本侵略者。

日。自闸北而江湾、八字桥、蕴藻滨〔浜〕、庙行、曹家桥、吴淞、宝山、浏河，各要隘先后血战，大小不下百役，虽死伤甚众而前仆后继，气不稍馁，相持月余，屡挫敌锋，可使三岛倭奴胆寒而气夺。是年五月五日，停战议成，协定签字，谓非城下之盟，终觉不舒士志。该协定之签字者，双方战斗之指挥官员均参加焉，而益以列强之使领为共同委员。是项协定，论其性质，颇难方物，然我政府之酷爱和平、委曲求全，可称至尽。我国民众对之，自不能不为之同声痛哭，引为耻辱。

上海市民义勇军于二月一日由屏南率领，参加第十九路军抗日作战，二月二十七日奉命助守宝山。三月一日，敌猛攻宝山，屏南仅恃二百余同志之勇气、六十四杆之快枪、四百枚之手榴弹、十八名之十九路军，及海滩上埋藏之九颗地雷作誓死之抵抗，竟将倭敌击退，旋奉命退入第二防线，驻于苏州之唯亭。当协定未签字时，屏南极力主张反攻，驱倭奴入海，是代表上海市民之公意而主张也，詎未蒙指挥长官之采取，反攻希望遂告断绝。甚矣，民意之无所获伸，欲民力之有所施，胡可得哉？

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民义勇军由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长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二大队，严格训练，至六月十日毕业，蔡廷锴军长、区寿年师长给予毕业证书，并赠予纪念章。蔡廷锴军长以上海市民义勇军助守宝山，有退敌之功，特给奖旗一面。是即淞沪停战之义勇军结束情形如此。毕业后之义勇军，有五十三人参加上海学生义勇军东北志愿团外，余均归还原籍，或至上海就业，继续御侮工作。国难方殷，民责至重，欲求自存自荣，端赖努力不息。谨志简要，以垂久远，愿览斯篇者其共勉旃。

王屏南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作。

## 纲 目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起因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出发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成立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艰苦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给养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掘壕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助守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抗敌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退却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绝粮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休养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赴难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主战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改编
上海市民义勇军同志题名录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起因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日军藉端启衅，谓中国军队于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时炸毁南满铁路之柳条沟，遂侵我东省沈阳之北大营，守兵御之，旋奉长官命令，不抵抗退避。诎日军则乘机掩袭，杀死我武装同志甚夥。次第占据我东省兵工厂、沈阳城、营口市、辽阳等城市，并炸毁我东省迫击炮厂及其他大规模之建筑物。所有储藏之军用飞机、枪炮、弹药等军械军需品全被洗劫。良民遭其屠杀，惨不忍言。

倭祸之消息传来，凡有血气，莫不同仇，上海市民遂群起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最先成立者为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第二区分会（即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于十月五日下午六时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开成立大会，到同志三百余人，邬志豪主席。莅会演说者有朱子桥将军等多人，慷慨激昂，同有不灭倭奴誓不还之慨。是会公推屏南与陆祺生负责训练。嗣后各区分会之义勇军相继成立，报名从戎之同志统计一千六百余人。由是乎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为】统一指挥起见，遂组织义勇军委员会，以为发号施令之集团焉。同时，上海市各团体抗日救国会亦成立抗日救国义勇

军委员会，编训义勇军三团，员额达四千余人。旋因意见分歧，训练未及三月乃自行宣告解散，至堪痛惜。仅有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各区分会所训练之义勇军存焉，继续训练，志不稍衰。在黑省马占山挥兵抗日时，即有同志数十人参加援马团北上者，亦可见忠心为国之一斑〔斑〕矣。当训练之时，求不得枪械，后则仿造铁枪以代之，其动作与精神尚称齐整。屏南于训练期中每日必于拂晓到达操场，虽雨雪未尝或间，用此恒毅为同志率，其能持久不变者，不可谓非精神之感奋耳。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出发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日军忽侵犯闸北之天通庵。枪炮之声同时齐作。我住居于闸北之同胞，老幼妇孺均从睡梦中惊醒，仓皇起避，父母妻子因之离散，因之惨遭弹伤、惨遭击毙者不可数计。此种不宣而战之侵略，实为古今中外绝无竟〔仅〕有之不人道举动，其野蛮，其残虐，毒蛇猛兽无以方其万一。我第十九路军防守前线之士兵睹兹残暴，忍无可忍，为守土责任计，为维持人道计，毅然举枪抵抗，激战极烈。倭敌受挫败退，以公共租界为护身符，为出发之根据地，尽其现有之陆军、海军、空军继续对我轰炸射击进攻。我第十九路军则沉着守抗，不为稍动，并时以歼敌克敌闻。上海市民则一致奋起，争以食品犒劳，第十九路军士气以之愈壮。

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委员会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公推蒋君毅、张子廉及屏南为代表，袖函冒险至真如谒见蔡廷锴军长，请愿参加杀敌救国。蔡军长当告以各部义勇军请愿参加抗日，甚好甚好，但须向义勇军副主任翁照垣旅长处接洽，以一指挥。嗣至闸北钱江会馆谒见翁照垣旅长，请愿参加抗日。当得翁旅长许可，并由丘国珍参谋主任面嘱丘秋星副官主任，为市联义勇军觅定驻扎地点。屏南等以请愿参加之目的既达，急回上海，通告志

愿出发前线杀敌之义勇军同志至南京路之新世界北部集会。时新世界之国货大商场被工部局非法封闭，故内部非常宽厂〔敞〕。义军同志一时聚集者达二百余人。会议之际，有胡一波者，系市联义勇军委员会公推为参谋，临时推荐王志祥为先锋队队长，通过。遂各别间道往集闸北之平江公所点编，结果间关奔集者已达二百余人。屏南特与丘参谋主任、丘副官主任接洽训练事宜及枪枝等事宜，均得圆满办法。丘参谋主任认为义勇军同志虽经训练，但未实习作战，未可轻于尝试，决定开赴大场实地训练，并指定暂驻大场之宝华寺。屏南遂令先锋队队长王志祥、副队长张国枢率队开赴大场宝华寺驻扎。屏南则遄返沪上筹备军粮军需品等，以应需要。至沪后于深夜造访邬志豪、陆祺生、潘以三、翁伯英、陈抱三诸位先生，请为协助，以济义勇军之需要，承诺先生慨许赞助，心为一宽。

次日拂晓，据报称义勇军开至半途遇敌被击散，有数同志伏于田野乱草中得免于难云。又据报称，先锋队队长王志祥率队行至中途，乘隙脱逃无踪，以故群龙无首，张国枢副队长又无指挥及驾驭能力，遂各自散去。又一说谓系王志祥顾虑时间过迟，未有适当准备，恐至大场时无人招待，饥不能得食，住不能得居，故拟中道折回，仍驻平江公所，准备次早前进；而同志间有发生误会者，适在争论，乃敌方之炮火甚为猛烈，有为避免无谓之牺牲计，暂为散开，遂至误会愈多，不可约束，王志祥措置乖宜，竟至一逃了之等语。

屏南得报愤激万分，深以任用非人致误军机，乃急赴闸北平江公所查察究竟。至则见军需陈留青、副官屠善元，同志金志豪、凌德端，吴学如等五人犹在整理事件。询王志祥等何以中途失散，经陈留青、屠善元等详告经过情形，始悉由于先锋队队长王志祥未具决心，在开拔前对屏南以钞洋一百余元交与军需官而不交与队长，其语言间颇含怨恨。于开拔时未见如何表现，迨开拔行



约二里许，遂声言时间不早，前进危险，迫副队长张国枢下口令向后转。张国枢以队长之命令未便违抗，为下口令。当向后转之口令下时，同志间群起质问，王志祥知已无法约束，但言前进危险，同志有以大义责之者，王志祥无言以对，旋即乘间逸去。陈留青、屠善元等五人则留住保存【军】需用品，以待后命。屏南乃令迅将军需用品运往大场宝华寺，一面下令召集散归之同志迨至大场就编。此义勇军同志既聚忽散、又散而复聚之经过事实。彼王志祥等之居心与行为，哀莫大焉。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成立

屏南至大场之途中，见野田草莱间抛置死孩数具，有一为犬所吃，白骨暴露，而沿途扶老携幼、狼狈逃难者踵相接。救护队之红十字车与其插红十字旗之汽车北向疾驰者，皆运食品，西南行者则沿途援载难民。彼残虐不道之敌机则翱翔空际，任便掷弹轰炸。我同胞之死难者不可胜计，其痛哭之声恒为敌之机声、敌之炮声所掩，仿佛若有所闻。屏南坐田君萼芳所驾之三轮汽车，因军务在身，希望瞬息到达，故田君开足速率，被敌机所见，跟踪追炸，连掷数弹均未命中，十九路军以高射炮击之，敌机始高飞避去。在中山路上丰田纱厂之桥头，见敌兵荷枪布哨，并架机关枪于纱厂之墙头，状态似甚严重，度其意似欲断桥拦路者然。如果此桥被断，则民众之救护工作与运输犒军物品之交通必至发生困难。屏南思欲先解决丰田纱厂之敌军，以利交通，企图械弹则急不可得，因之中止。旋该处敌军亦自撤去，少却后方中途之障碍物，心为稍慰。

到大场宝华寺时，检点义勇军同志未满五十名，是后同志间关奔集者日见增益，特令分班严格训练，至二月十四日已达二百四十余名。先向第七十八师第一百五十六旅司令部领得快枪六十四杆、子弹一万二千发。于是将已到之同志先编成二连又一补充

排，委任李楷为第一连连长，王海清为第二连连长，成立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第七十八师第一百五十六旅司令部以屏南为大队长，负统率训练之专责。

当是时也，同志之服装不完整，给养无的款，若以常情论之，此等爱国之团结，精神虽好，志力虽坚，而服装与给养之来源无自，供应无人，欲其有成也事诚难甚。屏南此际除以自力暂事支持外，乃向上海市商会王晓籛、王延松诸先生及市民联合会乞援，由是乎服装米菜之属供应时至，心为一宽。所来同志，皆为有职业之爱国优秀分子，其能抱定决心，舍弃其丰衣美食、娇妻爱子并及其他一切快乐，毅然决然，不有军书之催迫而自来此朔风怒号、冻指裂肤之沙场上，接受严厉之训练与约束。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一闻号令立刻奔集，纪律綦严，作息不苟。官长与士兵志在同心杀敌，一切给养无或稍异，方以卧薪尝胆，殊无愧当。细察全体同志，其体肤虽形劳瘁，而其精神则日益焕发，其坚毅为如何哉！

惟锻金必见渣烬，同志间有意志不坚强者，有不能忍受饥寒、不能久于劳练者，常有托故求假或托病求医，既得假，乃一去不复还者，实繁有徒，甚至有不得假而夤夜私逃者，旬日之中计有二十余人之多。嗣有数人逃至半途而被弋获者，屏南欲解送旅司令部讯办以伸军纪而厉来兹，逃者乃痛哭陈情，愿受大队长严惩，顾全面子。是时同志间多有代为担保及缓颊者，屏南亦以上海市民义勇军之全体荣誉关系，为之犹豫者再。若解送旅部讯办，不顾同志之请求，则属寡恩，寡恩不能用命；若不严惩，则军令不明，威信不立，不能以战。乃集合同志公开讯办，使之立誓悔过自新，并杖责后归队。又有一人窃取同志间之财物，亦公开讯办，杖责革除。自是之后，托故请假与乘隙私避者遂少矣。

此虽是最少数人之无恒，然不能不自咎驾驭无方，由是乎乃

稍稍用严厉专制之方法以约束之。每当讲解战术时，除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以相激励外，于以利用机会申明军纪，互相维系。并于日暮时举行一小时之军中娱乐，如表演国术、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以助兴趣。而同志间有知屏南长于拳术者，遂一致鼓掌欢迎表演，屏南乃常为表演武当派之四金刚及柔术中之五老手，以殿余兴。

宝华寺大雄宝殿之左右两廊，左为义勇军之会食堂，右为义勇军之宿营，东厢为大队部办公室，余亦为宿营。东厢之东有花园一，亭榭位置整然，园之东隔有二丈余广之水沟，通于寺后之水池，长约百余武。水沟之东为环墙，十九路军因环墙而筑战壕焉。墙外为田野、为竹园。由此东南行五里许便为前线，日夜交战，枪炮之声不绝如缕，而敌机日必数次来大场侦察，机见人，不问为军或为民，便掷炸弹，并放机枪扫射。我军民死于非命遭其荼毒者，日必数起，至民家房屋被其炸毁者无日无之。一日，旅司令部副官李斌行经大场汽车站附近，被炸伤右腿甚重，是日人民被炸死伤十余人。宝华寺之后，湖心亭与梅园之西，设有红十字医院，中居伤兵百余人，亦被炸，死伤多人。红十字医院为保护伤兵及病人计，不得已移往嘉定。

以是之故，我义勇军同志之训练时间改为日夕以后与日出以前行之。朔风刺肤，冷霜砭骨，其忍受痛楚，愈甚于前。同志之体力稍弱者，因之萎顿致病颇不乏人，医药之求则日甚一日。同志间有因病作慷慨语曰：我为愤日寇之侵袭，欲杀敌报国而来，今若不幸因痾而死吾躯，有何面目以见祖先之灵。屏南闻斯壮语，亟至病者身旁用好言抚慰之，略谓精神所至，金石可开，况我等一腔热血，为救国故牺牲一切快乐，来受非常痛苦，前途光荣决能造就，偶尔不适，何至于死？请安心少睡即可痊愈等语。忆十余日中痾者不下十人，然皆霍然，心为欣慰。至于医药之供应有由钱龙章先生等捐助而来，若估计价值，当不下百金。军中医药为

一要需，不可忽也。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给养

给养为军中命脉，撙节既不可能，断粮尤为大忌。本军当征集之初，所有度支未得分文之外助，屏南深以未具雏形万不可向人乞援，若不顾虑及此，则不免遭人白眼。除奔告二、三知友请为进行筹应外，乃先出私囊以供需用。我既以身许国矣，何惜乎私囊！不几日便得上海市商会、上海市民联合会、上海市煤业同业公会三团体及福建兴化同乡诸子之赞助，以时接济，给养一端遂告有自。

由是每日于两餐之外，添发面包一块或饼干数片为同志充饥。全军同志于以大乐，间有滑稽者鼓腹言曰：我所食乃白饭与面包，而非敌人之肉。有反诘之者曰：不抵抗者之肉汝食之乎？则应之曰：死人之肉不可食，我不食死人肉，我所要食者，是残杀我同胞之敌人之肉耳。屏南闻此饱食壮语，为之展然。想见军人之用命与否，关系给养至为重要，军中以给养为命脉，非泛言也。国家军队之所谓给养，系指饷银与粮食而言，惟我义勇军之给养则仅供给粮食而已，无所谓饷银。盖我义勇军同志各人原有职业与室家，为牺牲一切来杀敌救国，不是来饱粮食、光饷银，其性质有殊异于国家之军队，故命笔及之，以明异别。

查上海三团体中力任筹应之劳者为王晓籟、王延松、林康侯、成燮春、邬志豪、郑澄清、潘以三、陆祺生、田萼芳、王汉良、张子廉诸先生；任奔走之劳者，则为蒋君毅、陈炳辉、王剑铎、任矜苹、王肇成、刘仲英、吴半厂、梁耕荪、郑葆元诸先生等是也。其他赞助者颇多，因不能记忆，恕不详列。至本军收到给养财物，一一归军需处登记，专责办理；其帐记则按月汇齐，送交蒋君毅先生收存，以备复核公布。虽分文之微，均为公帑，未敢浪费。军需官是陈留青君。渠前在保卫团服务，后在九福桂

元店为伙，屏南训练义勇军时，渠来任排长，精干廉洁，诚实可靠，其任事努力，尚堪称职。全军给养每月约需米一百余石，油盐柴菜六七百元，此外需费则为添备服装用件而已。是为义勇军给养之大略情形也。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掘壕

在大场训练期中，深以掘壕、筑垒等工作为必要之练习，乃于附近相度地势，开掘战壕。全军同志轮替练习，完成十九路军工兵未尽之余绪：缺漏者修补之，低薄者增厚之，壅塞者媾〔沟〕通之，浅者深之，小而窄者扩而充之。官长士兵共同努力，精神会合，为乐不疲。敌机侦察义勇军之掘壕筑垒，则频掷炸弹，又时用飞机上之机关枪扫射。义勇军同志则实习闪避，幸未遭伤害，胆气因之愈壮。惟旅司令部特务排排长张君则一闻敌机来时，必高声呼避。已而言曰：我们大家要注意，要留此血气准备杀敌，不要受无谓之牺牲，敌机飞来不是怕他的等语。张君为广东人，能说普通话，故其言如此，同志得其警告，咸深然之。一日屏南至寺西旅司令部时，敌机不断飞来侦察。丘秋星主任告我曰：敌机如是注意大场，掘壕工作请暂停止，并请告知义勇军同志，如闻机来，勿跑出露天观看，免遭意外危险。并严禁：机来时勿开枪射击，因步枪之力不能击落飞机。屏南曰：业经约束之矣，明日停止掘壕工作。

寺僧见敌机常来，日间避匿不敢露面，晚间则礼佛如恒。义勇军同志与之相处既久，僧家以无烦扰，故常与见面通问答，僧问〔闻〕我军战胜则喜，不胜则愁。嗟乎！爱国保身之义，僧家且然，东北长官独具何心哉？！宝华寺新整落成未久，西厢房屋已成楼房十余幢，旅司令部设在其内，其前空地甚多，亦为建屋场所。住持僧与檀越等时虑佛堂被炸，愁容满面，足见其苦心经营之程度矣。嗟乎，僧人对寺庙宝爱备至，我炎黄华胄，其对列

祖列宗所开创之锦绣山河岂容断送与外人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少壮同胞睹此危亡，岂容不奋起挽救之耶？！

同志间以开掘战壕被敌机压迫而停止，愤激之心与时俱增，恨不立刻人手一枪，杀奔闸北而去之慨。由是求枪之心，急于星火，每当上讲堂时，必以求枪之责督促屏南，曾〔怎〕奈十九路军总部绝无余枪，虽经屡请终无所获。旅司令部则分电各师旅团征集，所得亦仅少数。不得已将所领得之枪分别支配外，并铸造梭标数百杆以备冲锋破敌之用。同志间有作沉痛语曰：此十世纪以前之干戈，吾辈今日且利用之，惜乎东北有枪二十余万，有炮五百尊，有弹药五千万发，有飞机百余架，竟拱手以献寇仇，使吾辈欲得一枪而不可得，岂不令人长太息而痛恨乎？！军中此语，实属沉痛之至，慷慨悲歌，于以系之。兵法云：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是精与谋，皆由于心，必心一乃可用耳。全体同志急急于求枪，盖其心一而急急于求用也，乃因枪械求不易得，则慷慨悲歌，气吞扶桑三岛。屏南省察全军团结之坚、意志之一可以用矣，乃屡向司令部请求开赴前线，实行杀敌，效命沙场。旅司令部则宽慰曰：请稍待，枪械齐备时前往未迟。一日，前敌电到，令义勇军准备。同志闻此电令，莫不欢跃，以为杀敌致果即在目前，由是全军同志整装待发矣。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助守

二月二十日夜晚九时，奉旅司令部命令，着由大场开赴嘉定。屏南疑甚，何以不令前进杀敌？转令开入后方，岂前敌无须助耶？抑别有作用耶？旋悉嘉定之驻军于昨夜开赴前线，因后方空虚，令先入后方镇慑，听候后令。而同志间亦有心疑，激作愤语者。屏南以服从命令为军人天职，军机莫测，未能一一公开，此去后方之嘉定是别有作用，不是视义勇军无能力，同志幸勿怀疑，自兹而后，各宜惟命令是从，不得再作愤激语，以免违抗军

令之嫌。于是紧急准备，至十时三十分钟出发，离开大场，星光暗淡，犬吠四闻。全军同志有枪者肩枪负弹，无枪者则各持梭标一枝或二枝，整队前行，肃静无哗。黑夜行军，有衔枚疾走之慨。行约二十里，传令兵报告称，有抬锅之伙夫二人逃走，将军锅、炉灶弃于路旁等语。第一连连长李楷闻报，遂自告奋勇曰：好，我与同志来抬。于是大家轮流抬锅炉，官长士兵多一抬锅之兴趣矣。彼弃锅潜逃之伙夫原为雇用而来，其怀何心而逃去则不可测，想其畏难怕死，自在意中。彼既逃脱，自亦不遑追究。

行至半途中时，有一军官乘汽车西驰，遇本军遂下车传语曰：翁旅长有电话，上海市民义勇军开回大场驻扎。语已驰去。屏南际此，不无迟疑：我以奉司令部书面命令开赴嘉定驻扎，今司令部如果得翁旅长电话令义勇军开回大场，自应以书面命令开回。若凭信一军官之传语即便开回，设有其他缘故，我不能不负轻信之责，以故决意前进。

次早五时入嘉定城，驻扎于启良学校内。校景甚佳，假山池沼、楼台亭榭，位置井然，种植花树亦不少，舍宇亦宽厂〔敞〕。操场有二，一在校墙以内；一较广大，则在校墙以外。屏南履勘四周后回入校内，见全军同志因宵征疲劳，于宿舍内睡觉，我之睡魔亦来扰矣，伏案成寐。忽据司令部书面命令，着即日开回大场。正在准备之际，忽副官主任丘秋星君至，收回命令，于是确定暂驻嘉定。部署既毕，仍事训练。旋据报，大场房屋今晨被敌机炸毁甚多，宝华寺及司令部等处均受炸损等语。迟数日旅司令部亦由大场迁来嘉定，以是知前敌之状态有变矣。一日张子廉同志来，买肉百斤以饷义勇军同志。大块吃肉，今于军中得之，因请张同志演说，藉资激励。张同志设词极沉痛，丘主任训勉亦慨切。屏南于代表全军同志致谢词时不觉言之过切，全军同志咸皆感泣，我自亦不禁坠泪，咽不成声。回视张同志、丘主任，亦皆满眶热泪矣。嗟乎！国破家何在？凡有血气，孰甘束手待毙。此吾

侂同志之所以成义勇军者，讵可以平庸视耶？！张同志、丘主任二人于是夜同赴吴淞谒翁旅长，磋商征集各地义勇军事宜。翁旅长作书交张同志，持往谒华振中主任（华为义勇军主任）妥筹征编办法，以补助军中之不足。张同志奔走甚力，结果以时间短促未得完满成绩，旋仅介绍张藩所募之溧阳大刀队四十五名至嘉定求予参加，为国效命。于表演时，视其刀法虽少奇异，亦颇纯熟，乃接受其爱国之至诚，以为豪杰来归应予容纳，遂由旅司令部拨归上海市民义勇军大队部统辖。嗣悉大刀队有神符意味，每晚须燃香修炼内功。令整队表演则失整齐，可知其平素未受整队之训练，察其队员之举止，尚称规矩。本军至是多负大刀队四十五名之给养责任，军需储存尚堪应付。

越三日，为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本军奉命开赴宝山前线助战，令调所属之大刀队开赴吴淞。是日午刻，由嘉定出发，张子廉、王剑锷二同志随军送屏南至宝山之南门外。途中，张子廉同志以剩余钞票五十元交屏南，以助义勇军之买菜资。四时到达宝山县城，设大队部于贫民教养院内，各连连部分别驻于公众场所。屏南与机关枪连连长赖作樑接洽接防事宜外，并率李楷、王海清、余绍棠、林镇城、李向恒诸同志侦察海塘与四郊之形势。并访问乡老绅耆等，始知昔英兵侵入上海时，即由宝山之东南隅海塘登陆。海塘在土堤之下，用石块筑成，年久失修，有多处受潮冲坏变为水草沙滩，冬春时潮力薄弱而涨度亦低，土堤尚无危险。是处南连吴淞炮台，程仅四里许，北通狮子林。沿海一带形势均极隘要，而以宝山东南隅之石塘为最，此处凸形，视为据点。倭敌军舰出没洋面，呼啸灵通，弹丸可及，乃知此据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赖作樑连长云，是处埋有地雷九颗，分作三个机线，万一危急时可供炸发。屏南乃一一志之，并派同志守护，特别注意。宝山北门外迤西北一带则多树林，可设奇兵以诱敌。相度形势既毕，赖作樑遂率机关枪连开赴吴淞，仅留步枪兵一



排，计十八名，守东门外海堤。屏南以为防线既长，地势又险要，掩蔽处所除土堤及些少树林外别无所有，顾念全军枪械既未全备，后方之援军又绝，因实力单薄，虑或有失，乃急电请拨枪枝弹药以壮军心，一面下令乘夜补充工事，并准备奇兵用品，严行布哨防守，劝告商民闭门熄灯，视察县署监狱，种种防备，尽到达时起，一夜之中措置周全。所有居民颇称安定。次日上午八时，翁照垣旅长以电话勉屏南曰，宝山交你保守，请你负责，并训勉全军同志共同为国努力，需要枪弹已催后方司令部立即起运接济等语，屏南就电话中慨然受命，负责保守。查宝山原由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第四团第三营营长龚耀新与机关枪连连长赖作樑保守，今仅有上海市民义勇军二百四十四人与十九路军十八名而已。是地势之要，军力之薄，其危险之程度与顾虑之心思为何若，苟非具有大无畏之精神与抱牺牲一切之决心者，必不敢来此险隘也。是晚后方旅司令部派服务员麦贤运送到手榴弹八箱，每【箱】装五十颗，计四百颗，立即分发各同志备用，一面令制假手榴弹，训练各同志以抛掷之方法。全军同志既得手榴弹，勇气为之大壮。我心亦以稍安，并留十余颗于大队部以备急迫时毙敌之需，更以二枚自系腰间，日夜抚磨，视如至宝。次日（二月二十九日）拂晓，民众义勇军系带甚多炸弹，表示威力宏大，人心更为安定。

屏南时至海塘土堤上卧伏、用望远镜侦察，敌舰由三艘增至五艘，所增二艘吨数较大。心窃以为敌之生力军至矣，其攻击我方必在旦夕，急用电话报告翁旅长请示机宜，又以吴淞之阵势及种种设伏兵机，拟欲亲往视察，以为宝山设奇之蓝本。参谋主任丘国珍答称，敌机密布在空，见人便加炸害，既欲来淞，定于晚上，以免意外危险。屏南以兵机重要，瞬息万变，纵有敌机何畏之有？竟于清晨八时与副官林镇城二人步出宝山南门，向吴淞进发。詎意行未二里，遂被敌机所见，飞来两架跟踪炸射。我急令林副官奔进距离百武，谓之曰我死有你在，你死有我在，见机闪

避，毋遭毒害。林闻言奔进百武，伏于草堆旁，机过则起行，如是十余次。我在后亦如是闪避前进。当卧地时，伏视敌机频频作圈形追赶，忽炸忽射，最危殆关头计有二次：一炸弹落在草堆中未爆炸，我正伏卧于草堆旁也；一机枪之弹射入我足前盈尺地中，连续如贯珠，土烟飞起二、三尺。敌机迫击历半小时始去。敌机既去，林副官立待我来，相见之下互道危险，一笑置之。彼此服装均染泥土色甚重，相与抹去，乃继续前进。途过炮台湾，经过中国公学及同济医科学院以达吴淞镇。目之所触，尽是颓垣败瓦、弹痕炸洞，市镇荡平，道路梗断，极目四视，杳无人烟。惟于战壕间见十九路军聚精会神，状如猛狮之伺狡兔。我来与之互致敬礼，并致慰劳语，于是探询司令部之所在地，承其指示曰，前行一里余，村屋之旁竹林深处便是。我循其所指之方向进行，至则乃为一营部。询营长何往，据其勤务报告以往旅部对，问旅部何在，则遥指过彼板桥入北面村庄便见旅部卫兵。我便行过板桥入村庄，西北行约百武，果见卫兵，询之旅部在是。先晤张君燮参谋，告以来意。张参谋留林副官候于参谋办公室，导余至后门外之竹林中，移开木箱，现一隧道，我侧身下地窖，侧进二步，见丘国珍参谋主任吴履逊营长在焉。窖形如上字，可容三人坐卧，深约六尺，顶履钢板，厚以沙泥与稻草，下辅稻草与草席，中置电话机一具，发号施令悉赖乎此。旁置小篾篮一，中盛面包水果数事，兼一热水瓶，是为前敌指挥作战之将领起居出没之洞天也。想见日则深伏窖中，夜则驰驱原上，彼敌机无所施其巧，敌舰之敌不敢登吴淞陆地者，良有以也。

屏南请示防御机宜后，遂与林副官遄返宝山，至大队部时已薄暮。正在草制军令、拟设奇兵时，敌舰忽发炮轰击，连续五发均未命中。宝山有鼓楼一，位于城之中心，被敌炮击中，震塌多处。南门内（大队部左方）关帝庙亦被炸毁，民房遭其炸坏者更多。所幸人民早经迁徙，所留者仅少数贫民，均知穴地或于树林

中引避，故少死伤。屏南以避免敌人之飞机及炮火计，下令全军同志隔离驻扎，万一不测可减轻损失。须臾，军需官陈留青自嘉定押运军粮至，报告称车至罗店与宝山之中途，敌舰连续炮击，一弹落于车旁，距离甚近，地为震动，粮车幸未被击中等语。我军同志乃知敌舰发炮多是暴滥示威，殊无足畏。薄暮又巡视海塘防线，并勉励同志。至北门外计划设备奇兵，见敌舰稍有移动，且聚集小轮及民船不少。急伏战壕内用望远镜详察之，则见小火轮三艘、民船三十余只由崇明方面缓行至敌舰之旁，预料今晚或明晨敌有来攻宝山之势。更因丘参谋主任电告谍报宝山境内发见青色烟火，必有敌方奸细藏于民间，乃急回部，下令严密防守毋稍疏忽，一面召集各连、排长训勉，一面设布奇兵。深夜十一时许，西门外村犬呼声甚厉，我亲率同志十余人出城巡察，尚称安谧，并亲至各哨慰勉。最后再至海塘侦察敌方动静，但闻朔风怒号，潮声如奔马，细辨之既久，决知敌方今晚未有作若何之动作，乃用手电伏地照時計，已为次日上午之一时半矣。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抗敌

三月一日，黎明微雾。哨报敌舰突增至十五艘之多，已在行动。屏南闻报，急亲至海岸视察。在海雾弥漫中，见敌舰十五艘列成一字形阵势，移时又发见小轮民船等约百余只蠕动于敌舰之旁，又移时敌舰开动矣。屏南急传令准备杀敌，一面电告翁旅长以敌舰之行动。至午刻，见敌舰开进吴淞口者计共六艘，开往浏河者计二艘，又见敌国商船二艘随之俱北。检点尚在吴淞口外宝山对面者，计有七艘，其舟身均斜，头对宝山，而小轮十余、民船百余，其行动则已渐渐逼近宝山而来，战机至矣。急派同志三人分守地雷总机，并传令同志誓死杀敌。当是时也，我义勇军同志罔不忠勇激发、聚精会神，持步枪者则频频瞄准，握手榴弹者则拔关准备，数百道目光视线一致对准敌轮，尖锐注力不稍旁瞬。

屏南则自系手榴弹四于腰际，手握佩刀二，指挥同志准备应援，并设伏于海塘第一通火线之曲凹处所，设奇兵于北门外沿海塘之树林底下。既毕事，乃坐于土堤边草地上。仰视天空，数见敌机计有二十四架之多，翱翔于战区空际，频频以巨弹掷炸，机声与轰炸声及敌舰之大炮声一时交作，震耳欲聋，宝山地轴亦以震动，此际为下午四时。敌果希图在宝山之石塘方面登陆，用小火轮三艘满载精锐，当先冲锋而来，其后随有民船五、六十只，挂帆荡桨，紧追宝山。敌舰视小轮迫近石塘时，连续开炮掩护。敌机忽聚集宝山空中，认北门外树林下有兵，肆意乱炸。冲锋之敌，在小轮上用机关枪向岸上射击。我上海市民义勇军则一致沉着，用步枪抵抗，不稍畏怯。第一连连长李楷枪法甚佳，射击最准，令其他同志二人为装子弹，三枪轮射。敌轮冲迫多次，屡易司机。当于冲杀之一小时中，我全军同志均能一致以敌轮为目标集中瞄准，火力甚强，敌受创坠水者当不在少数。海水因敌舰炮击及行动而震动，敌之小轮与民船愈见颠扑而离乱，终以不得逞始退去，视時計已五点一刻。

屏南以电话报告翁旅长，承其奖励有加，并谓已电后方运送犒劳食品云。屏南以敌必再至请派兵增援。斯时宝山民众群呼十九路军战胜万岁！上海市民义勇军战胜万岁！屏南胆气因之益壮，而顾虑以之突增，以军械未全备也。少顷有排长郑期骅、同志吴焕文来报告，称今日杀敌不痛快，不应在敌未上陆地时击之，此李楷之过失也，应待敌上岸后击之，使敌片甲不留，我义勇军方可获得甚多之战利品等语。屏南语之曰：知己知彼，乃能百战百胜。李楷击敌使退，理属不错，君等之壮语理亦不错，敌人未灭，机会甚多，愿大家注意之可也。晚六时一刻，翁旅长派机关枪连两排，又调手提机关枪一排来援。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退却

三月一日晚上八时，奉命预备三天干粮，须于一小时前准备完当。我军除白米之外绝无何种干粮，若临时购办亦难购得，军需官报告尚存黑枣数斤、光饼二三十磅，令分发同志静候后令。九时又奉命令，立即开回嘉定，全军同志莫不惊愤，有谓今日我战胜，何以要调开，有谓愿死守宝山不愿退却。屏南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开回嘉定，或将调守他方，或为指挥上战略上之作用关系，自应遵从，勿容违背，遂星夜开拔。夜静更深，闻蕴藻浜方面枪炮声甚厉，南望天空，火光四起，知大场方面亦在夜战中。行至罗店，始知十九军与第五军共同总退却。我乃大惊而四肢不觉失力，心头刺痛不已，疑被流弹所中，乃定神抚摩，绝无异象，得同志向保卫团取开水至，饮尽一碗，心神稍宁，休息片刻，继续前进。

次日拂晓至嘉定，满街满路皆为前敌退却之武装同志。至启良学校，则已无寄足地，乃至关帝庙倒卧于案前拜椅上，不觉入梦。少顷移至积谷仓，购得面包，分食一枚，并饮数杯开水。敌之飞机已尾我军以至嘉定，即在东门一带及城中恣意轰炸，死伤甚众，房屋被炸着火成焚者不少。我以粮米俱在宝山，于夜间退却时不能运出，今欲往运，既无车辆，路又难行，而全军同志无以果腹，急至旅部请拨面粉食料等，均无所得，乃领到快枪五十枝、子弹一万发。适翁旅长邀谈话。屏南至，见翁旅长与丘参谋主任等正在启良学校西偏之假山石洞中视察地图，指示曰，上海市民义勇军可于今晚开赴方泰镇之西传村候令。略道作战经过后，我即回部。诃敌机炸中积谷仓，东边之厢房震塌，压伤炸伤同志多人。屏南之办公室亦遭震动，玻璃窗与瓦片纷纷飞落，烟尘四塞，不能调息。乃急用军毯蒙首，冒烟尘而出，指挥同志分避于西面竹林园内，与李楷等坐于竹林旁梅花树下，相与谋军食

问题及反攻之计划。李楷作慷慨语曰：我们有枪，那怕无饭吃。余绍棠曰：反攻计划须听候命令。是时日已暮矣。据报翁旅长已西行，乃急催造饭，因米少成饭不多，全军同志仅充饥而已。

约七时许开拔，黑夜漫漫，星光亦绝，同志中有失足坠落江中者，幸经救起。所有受伤同志如龚觉生等无夫可雇，又不见救护队，只得由各同志互替抬杠缓步以行。探询西传村则无一知也，敲村民之门以借问亦答不知。行至外岗镇，承保卫团煮焦饭以饷，查询路径知已迷途，不得已继续前行。天将曙抵安亭。至保卫团，承吾友钱梯丹先生之兄载子招待。时屏南心痛至剧，而精神又非常委顿，乃假寐二小时。醒时拟在安亭筑防御工事，视察形势无险可守，又顾虑若在安亭设守，则安亭必至于牺牲。回顾我部义勇军虽具战胜之威，仅有枪百余，既未奉命又无后援，未便在此逗留。遂于午刻召集各官长计议，余以我军粮在宝山，均未运出，而向旅部请粮食旅部无以应，急宜觅一就食之方，迅回上海筹备接济，若西行非便，不如南行至松江再定目的。此议颇当，遂决计雇船出水道行。过青浦县时，承保卫团、公安局馈饼干数十包得以充饥，是晚宿于舟中。

三月四日上午至松江，驻扎西门外超果寺。承松江县政府供给米菜十天，又得松江县党部、商会等助给衣件及松江民众犒以酒脯，全军同志得到休养，乃派员至沪募粮，一面分派同志作有组织之游行演讲，以抗日救国不买仇货为宣传标题，民众听者为数甚众。屏南时因心胃气痛甚剧，乃函请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委员会陈炳辉同志来松代理职务，于是返沪就医。至沪日，知沪上甚传我与翁旅长已在吴淞殉难，沪寓已经受各界同志之慰问，此盖因退却后交通阻隔所生之误传也。屏南就医静养经一星期，遂至松江整顿军务。时第一连连长李楷因事去职，委郑期骅代之；第二连连长王海清调为教官，委顾继荣代之；余绍棠介绍陈齐，委为教育主任。斯时有志之士来松参加者计达百余人之多，

编为第三连，严事训练。四月五日，屏南赴唯亭谒翁旅长，告以上海民众一致，希望反攻，收复失地，若迟迟不进，大失民望。翁旅长云：宝山非君坚守抗战，吾不得出矣，今之民意当转请军长暨总指挥听候解决，各军仍在积极准备反攻中。

屏南以反攻之希望既有可能，乃回松江，于四月九日率队由松江开拔，经嘉兴、苏州以至唯亭驻扎。检点员额为三百十八人，足见慷慨从戎者不乏其人。全军分四部驻扎，于唯亭镇之南端开辟一大操场，约占田地二十余亩，主持者翁旅长，工作者上海市民义勇军、铁血军、各大学义勇军等共同努力焉。并于洋澄湖畔筑垒实习射击。翁旅长常请蔡军长、区师长莅唯训勉，又令以迫击炮、机关枪、手提机关枪等利器按日开至大操场，分队教练，各部义勇军均感觉快活。唯亭处于洋澄湖、金鸡湖之中间，淡水鱼类出产甚多，是时活泼泼之鲫鱼，每条重有半斤者，只费铜元十余枚，青菜价亦便宜，就田初割，尤为新鲜，猪肉亦不贵。上海朋友任矜萍、王剑锷、蒋君毅诸兄及副大队长陈炳辉至唯，特饷以大鱼大肉。渠等食之似觉津津有味，并笑曰：大鱼大肉之名词于《水浒》中见之，不图于国难中之义勇军军中尝之，此可谓大不幸中之一幸事，相与莞尔。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主战

四月天气，时常迷雾，更常阴雨，苔生路滑，人懒旅行。屏南秉上海市民公意，希望早日反攻，故旦暮积极训练，使全军成为劲旅，以竟杀贼致果之用，而全军同志莫不跃跃欲试，悲歌慷慨习所见闻。有方外人育三者，请入敌方侦察敌情，因遣密为之。所得消息尚能称意，惟嫌迟钝，不适于用。而育三则几至杀身，终竟获免。盖侦探原不易为，而战时间谍为最难矣。屏南以各大学义勇军与铁血军均为可战之士，因与联成一气，组织“各部义勇军联合会议”。成立之后，三部义勇军遂会合训练，三个

大队长轮流值星，于会议时则轮流主席。屏南主张反攻之提案竟得通过，仍须请示于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候核准令到，立即动员。当日提案所持之理由大略有三，兹志如左：

一、利用天时。 四月烟雨迷雾，常经旬不散。敌之防线既广，兵力以分。际此迷雾时中，敌机全失效用，敌炮亦无所用其能，坦克、战车亦无所施其巧。我以休养有时、训练有素之爱国志士，并力反攻，必能破敌。此利用天时之策也。

二、利用地利。 敌军初入我军放弃之第一道防线，地势生疏，道路泥泞而湿滑，敌之戎装革履艰于行动，作息饮食均感不适。我军正面反攻应以昆山、太仓等前进，侧面则由青浦前进，斜攻敌腰，敌必弃甲曳兵而走。此利用地利之策也。

三、利用民气。 民众以十九路军之退却咸信其为战略上之作用，并信反攻之传势在必行，故捐资助饷之义举，不减于战时之热烈，至民众之仇敌日益激昂。彼敌以无理侵略，经我三十余日之抵抗，彼损伤死亡甚重，实无斗志。在彼师曲已老，在我师直为壮，况有天时地利之可利用，兼仗正义、从民意，勇往直前破敌可必。此利用民气之策也。

上开反攻之理由，用各部义勇军联合会议之名义呈请下令反攻，文发后屏南便下令炒米裹粮以待。詎料日盼一日，总指挥之准许反攻命令久久未下，致希望反攻之热烈情绪渐渐等于行云流水，而同志间之催询反攻消息则一日之间几无断时。屏南因穷于应对，乃发刊《民力》报纸，藉文字以告全军同志，并用以激励坚持、静候机会。詎以此遂招疑议，出版至第七期，翁旅长劝告停刊，并派他部义勇军将所贴墙壁处所之《民力》报纸尽行刷去。同志间对此颇有愤感，谓既不能采取民意从事反攻，而对此一纸油印刊物尚且不准刊印，吾辈原有职业之人，是牺牲一切舍身救国而来，不是来投机来光饷，彼协定停战之议甚嚣尘上，我辈留此意欲何为？屏南闻此知军心已有浮动，急用好言安慰始已。



翁旅长亦闻市民义勇军中之言论，甚为注意，特于四月廿六日上午五时至大操场独对市民义勇军训话，有哭不得、笑不得、说不得之苦衷之语；并有如同志间有欲回上海者可以先予回去，能在此继续受军事训练、候待机会最佳等语。詎竟以此一番训话之故，是日同志请回上海者达六十五人之多。屏南亦以翁旅长有言准许先回，只得照准，并给予通行护照。嗣以电话报告旅部，丘参谋主任大惊，虑市民义勇军擅往前线击敌责任重大，关系非轻。我答曰：上海去非往前线杀敌，枪械均留在，渠辈均徒手归去也。翁旅长深恐有他虞，急亲至大队部视察。屏南遂详告经过情形并导至各连连部视察，仍是整齐严肃、条理不紊。翁旅长顾而笑曰：尚好，但应该预先报告。屏南对曰：彼等归心既决，留之无益，但未预先报告，良用抱歉，至彼等之去实根据旅长训话时之特许也。詎旅部对于兹事颇有不满。屏南则不以为意，良以上海市民义勇军同志系为救国杀敌而来，绝未受十九路军之给养，除作战时恪遵指挥命令外，今既无战可作，有敌不杀，自应卸甲归去，各谋生活，可不受若何之束缚。况助守宝山、击退倭寇，未尝辱命。虽不足以言功，亦可谓尽一击之天职，而精神纯粹，始终一贯，因之亦无所顾虑也。嗣悉旅部曾函上海市民联合会，有欲更换他人为大队长之意。屏南闻之，不胜有飞鸟未尽而良弓思藏、狡兔未死而良狗欲烹之感，真有哭不得、笑不得、说不得之苦矣。

四月二十八日，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张小通同志代表赠旗一面，文绣“为民先锋”四字，又牛脯八箱。感激备至。

### 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改编

四月三十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在唯亭经翁照垣旅长改编，命名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二大队，仍以屏南任中校大队长职。给养仍是由己筹应，未敢动十九路军之毫末，盖以表上海市

民之救国精神与救国力量也。是时上海各大学义勇军改编为第一大队，彭培亮任中校大队长，铁血军改编为第三大队，任戴天人为中校大队长。会合训练，成绩颇佳。

五月二日上午六时上操时，翁旅长语屏南曰：现有一营有枪同志要参加第二大队，有力供给否？我对曰：上海市民众是有力供给，但须预先告知，自可接受。午刻翁旅长便临时召集三大队义勇军官长会议，讨论问题为义勇军给养困难问题。除第二大队自能供给外，其他第一、第三两大队，师部只拟发给至五月十日截止，如何解决，征询公意。有主张裁汰一部分，有主张能自给者留，否则去。时屏南主张称：三大队义勇军之改编时，原定计划是继续训练三个月以期深造，有机抗日固佳，否则毕业遣散后便可至民间领导民众。今改编成立为期未久便发生给养困难。第二大队有上海市民各团体之供给，足食足兵。但当此国难未抒，义不容独饱而任救国志士饥，愿助白米一百包以济所需，并担任回沪向各团体乞助米粮以成原定计划。所有困难问题遂得安全解决。屏南于会散后，秉承翁旅长意旨，于五月三日遄返上海，为别部义勇军乞粮。

五月五日接翁旅长急电，促屏南速返唯。五月十二日，蔡廷锴军长莅唯检阅义勇军，并加训话，略谓：“各部义勇军纪律军容都很好。我们救国杀敌的机会很多。大家在这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研究军事学识、练习军事技术，准备将来的作用。要努力，要精进。”等语。

五月十八日，各部义勇军奉命开往无锡，分驻于惠泉山各姓祠堂，本大队部则设在薛氏宗祠内。屏南于次日至锡，是晚旅部开映作战电影，区寿年师长亦在焉。五月二十日早晨五时，登惠泉山之巅。极目四瞩，见东、南、北皆为平原田野，山之西为太湖，白水茫茫间现数堆小岛，天然画图可称佳绝。回想关外之锦绣山河此时易却旗帜，关外五千万同胞此时宛转于残虐不道之仇

敌铁蹄下，俯仰天地间，血潮高涌，直欲立马富士山头展开青天白日旗之慨。下午随翁旅长访俞庆棠先生于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教职员、学生等请屏南报告义勇军作战经过，遂于其旷场中草地上环坐以语，听者均甚欢跃。五月二十二日晨四时，率同志百五十人作野外旅行，达于梅园，回程时雷雨大作，沟渠俱盈。二十四日，送盛成先生回北平进行武装救国事宜。

五月二十六日，因十九路军开往福建，随营学生义勇军即将遣散，为同志川资问题，乃向翁旅长请假，回申筹款。到沪后得王延松先生、王晓籁先生、林康侯先生之同意，允为联名宴请上海闻人筹款应付。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商会派童子军团长徐国治带童子军五十名至无锡，赠锦旗一面，文绣“人民武力”四字，并赠慰劳金五百元，当日分发各同志。六月七日，王延松先生等假座一品香设宴，为义勇军筹遣散费。屏南自锡赶回出席，报告作战经过与遣散办法，颇得赴宴闻人之乐助，并经王晓籁先生等面嘱蒋君毅同志经理其事。

六月八日，返无锡军次。六月九日，点检枪械交还十九路军。六月十日，整队至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举行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毕业典礼。蔡军长、区师长以纪念章分赠义勇军同志，并发给毕业文凭。蔡军长对上海市民联合会赠旗一面，文绣“民众先锋”四字，因上海市民义勇军产于市民联合会，有宝山克敌之战，藉为纪念也。六月十一日结束队务，遣归同志，蒋君毅同志携款至锡，对第二大队全体同志不分官长士兵，一律每人给资十元为归田路费。发至屏南时笑曰：敬奉国币十大元，聊佐归旌之费。屏南当经婉却，非嫌薄也，请将十大元留应救国之需，或助其他同志。蒋君毅同志笑而收回。是日，复将所余军需品赠送东北志愿团。

一切手续均告完毕，即于是晚乘车返沪。至北站时大雨倾盆，衣履尽湿。承上海市民联合会欢迎，因到会答礼。归寓时已

更深。次日黎明，仍理故业。国仇未复，图报以时，谨记经历以告爱国同志。

### 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全体同志题名录

王屏南	李 楷	王海清	余绍棠	林镇城	陈留青	李向
恒 郑期骅	王仲彝	屠善无	傅澄宗	朱占魁	宋之裔	查耀
华 张巽权	李元龙	朱祖庆	吴焕文	松 岱	于连城	金志
豪 张冬生	顾志辰	蔡玉安	凌德瑞	马芳茂	朱文章	张友
瑾 冯康辉	刘崇武	夏永熹	黄燮根	吴晓周	王德奎	曹友
三 张长庆	朱永祥	杨俊德	贾发开	杨锡生	邹天锡	朱树
模 殷启明	李根典	李民旭	高荣兴	林燮联	朱荣贵	张启
鸿 李初雄	黄天晓	范成山	马鼎茂	陈竺沛	曹松寿	钱文
华 余 达	屈汉章	焦开昌	赵文烈	马锦春	曹品洪	张细
郎 黄树勋	吴独醒	范文山	邵锦棠	费声登	陈金奎	陈
尊 张伯林	卢士英	刘孚友	黄艺农	徐锡彪	孔辅璋	陈国
峰 洪 逵	杜荣生	王立志	朱森林	王桂阳	柴文安	杨庭
桂 束济明	郑小秋	孟庆杉	张景栋	沈征远	黄季春	张楼
祥 赵伯勋	倪 忠	陆尧坤	毛 辉	戚锡藩	张凤亭	朱学
明 邹瑞良	邹英彪	邹根山	姚庆龙	赵秋成	宋良成	戚金
发 周志厚	黄振泉	颜 杰	吴茂德	吴学如	恽蕙芳	蔡耀
祖 关振民	陈行方	邱然秋	王蕙清	吴鸿盛	沈梦周	张鸿
涛 洪烈魂	陈永清	黄一鸣	田水阳	丁士道	金叔云	洪志
芳 吴祥泰	龚觉声	赖镇豪	陈延棠	周钦根	陆 并	黄石
弟 吴沐生	李 旻	张锡生	常继连	杨 彪	蔡新金	侯孟
芳 袁振声	杨宪维	施锡田	郑期蕃	周大圻	侯志青	彭大
忠 王荣卿	沈伦华	张 云	徐大龙	杨日初	洪国濂	钟志
翔 周根海	郑镇杰	陈长贵	张振球	夏传红	戴泽民	金祖
辉 梁庆文	汤祖乾	陈吉庆	李桂森	张红伯	朱邦杰	顾胜

日	吴作斌	陆 勇	陆泉生	金财宝	金言川	陈其忠	周善
之	吴亚中	蔡 樵	姜炳法	许同兴	刘余庆	李铁夫	柴宁
生	陆士康	潘鸿生	王志尧	郭 语	柴松年	胡雪光	郭展
云	杨瑞生	诸幼文	於三省	田叔良	陈师友	王学纯	陈伯
林							

尚有同志十八人其名册遗失，无由查录，深引为歉。敬名十八同志为无名英雄。附录本军奉命退却后在松江及唯亭参加之学生义勇军同志，列名如左：

治	顾国荣	顾元振	董峻德	张锡藩	陈 齐	赵栋樑	翁邦
超	宋 纬	王友松	张观兆	谢汝华	赵邦彦	王 坤	张伯
伯	陈 忠	蒋裕棋	张培元	张嘉福	王迪藩	刘 泽	季相
云	李金生	杨 载	孙迺宜	郭继文	蔡良臣	许宗慎	顾松
清	唐兆熊	李树荣	张德心	张拯民	江文卿	曹国樑	柳华
楷	张 良	傅振华	阳 尧	高 炎	赵维银	朱钟麟	练仲
章	蒋冠群	赵国祥	杨雅民	杨秀堂	钱云鹏	范廷云	肖成
强	朱世华	郭邦杰	刘宗辉	俞更生	姚瑞芳	曹子青	冷体
泉	冯 犁	王应椿	彭望仲	潘谷若	郭烈民	高连春	陈永
章	邵公权	赵和睦	金财发	张詠城	刘 刚	周 勇	朱汉
荣	宋炳荣	解玉海	赵 秉	吴景明	舒伟豪	王瑞增	曹坤
玉	陈雁影	沈绍民	鲍桂楚	冯金祺	吴福盛	张 锐	吴
玉	石祥生	姚桂馨	顾厚生	阎金平	陈云侠	许仲清	王廷
烈	吴芳全	吴济越	万荣庭	叶秋龙	王均邻	吕佩文	丁
云	程佐卿	吴明臣	雷芳厚	张理中	贾富贵	杨金生	华卓
从	赵 强	周振基	许泉根	施桓勇	赵铁心	孙揆祖	张云
忠	江朝宗	夏永熹	陈家和	郑继成	曾君侯	杨振东	谢明
发	魏德全	龙玉春	李春山	周绍武	屈从戎	廖绍尧	秦长
卿	刘子成	路炳森	刘辉武	李 方	黄 鎔	唐湘澄	关少
	段笑侠	杨 斌	谢子玉	张集成	吴定国	张万全	钟清

泉 曹 湘 谭乃文 高明光 邓志龙 叶剑辉 李凤亭 黄宪  
钊 谢兴中 范志强 熊凤翔 庄炳荣 程云卿 杨武胜 黄树  
善 赵福来 钱嘉诚 吴志良 李云椒 育 三

### 附录一 陆军七十八师一百五十六旅司令部训令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八师第一百五十六旅司令部总训令字  
第1026号令义勇军第一大队长王屏南

为令知事。案奉师部参字第一〇〇三号训令开：为令知事。  
案奉总指挥部第六八五号指令开：呈一件，为呈报上海市民义勇  
军第一大队长王屏南暨队员二百余名于助守宝山时能奋勇御敌  
拟请嘉奖以资鼓励由。呈悉。该队长、队员等于敌人强行登陆  
时，能坚持抗御，卒将敌击退，殊堪嘉尚。所有该队全体官兵着  
传令嘉奖，以示鼓励。仰转知照。此令。等因。奉此。仰该旅长即  
便转饬知照可也。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队长知照，并  
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七日

旅长翁照垣

## 日军南京暴行纪实

张振鹞 译

**译者按** 这里译出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目击记。1937年12月日军侵入南京时，作者正在那里的鼓楼医院做总务工作，他亲眼看到侵略军用火和剑在中国首都制造“人间地狱”的种种情景，从12月19日到次年1月15日断断续续以书信形式向他的已离开南京的妻子做了叙述。这些信件当时未能寄出，现在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了下来。作者所记大多是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实际接触的人和事，所以非常具体、真切。他不了解日军在整个南京市所犯罪行的全面情况，但他基于直接见闻而记下的这些烧、杀、淫、掠的事例，有不少带有典型性，可以同其他类似的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是深入、全面地揭示侵略暴行的有用资料。此外，这些记述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建立殖民统治初期的许多情况。

译者于1984年5月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时，在该校侯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看到这份资料。这是一位美国人约翰·勒罗伊·克芮斯钦（John LeRoy Christian）1942年3月28日由华盛顿寄赠该馆的，资料的标题大概也是他加的。当时还在战争期间，显然是为了资料作者的安全，克芮斯钦没有透露其姓名。译者还没有见到过国内有人利用这个资料，便从侯顿图书馆复制了一份（复制件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并得该馆同意译出发表。为便于读者了解此资料的来龙去脉，也将克芮斯钦的“说明”一并译出。

“说明”及12月19日、29日所记曾由邵立新同志译出初稿。全部译文在定稿时得到一位年轻的美国友人步德茂（Tom Buoye）先生的帮助。一部分专有名词的回译得到刘敬坤、黄光域两同志的帮助。译文如有错误，统由译者负责。

## 说 明

关于日军各部队1937-38年之交在南京所犯暴行的种种记述，使文明世界深感震惊。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任何目击者对这些暴行的完整记述刊行问世。但有几种根据当时的证据而作的叙述业已出版，其中可举出H.J.田伯烈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sup>①</sup>（纽约近代图书公司版，无出版年代，很可能是1938年）和发表在《视野》（Ken）杂志上、并在1939年7月号《读者文摘》摘要刊登的纪实。

这里有一篇独立的纪实，是一位极有声望的南京居民写的。作者的名字暂时必须保密。这篇纪实还没有刊行过，在我所读过的已出版的报道中，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篇以此为其主要的资料来源。因此，我将这份日记<sup>②</sup>打印了三份，现分送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加州大学图书馆。

这个文件是我的兄弟赫尔维·W·克芮斯钦(Hervey W. Christian)托付给我的。南京事件发生时他正住在北京。1940年他返回中国时，把他的原件托给了我保管。据他说，在他访问上海期间，有人请求他将这份资料交给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在一封私函中这样写道：

“这份材料是1938年12月我在上海时到我手中的。我乘了一艘英国船于1939年1月上半月到达天津，一路平安无事。我不声不响地下了船，便立即前往英租界（随身带着这份材料），把行李交给皇宫饭店（Palace Hotel）的服务员总领班。我在英租界一直呆到火车到点，去到车站时正好火车就要开动。到北京后，我立即前往美国大使馆，将这份材料交给了

① 有中文译本，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汉口国民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译者。

② 原文如此。从本资料的最后一篇可以看到，这不是日记，而是一批未能及时寄出的信件。——译者。



一位使馆秘书——我想那是劳伦斯·索斯伯里先生(Lawrence Salisbury),不过我不能肯定。”

在此期间,我的兄弟将那份材料誊抄了一份;如前所说,这一份于1940年交到了我的手中。下面所附的打字稿就是1941年根据誊抄本打出的。那已是我的兄弟从中国回来以后的事了。

战争从来就不使人愉快,然而这场不宣而战的中日战争,自1937年以来,在其进行中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蔑视,却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也许整个这场战争中最卑鄙肮脏的事件就发生在南京。这篇关于这些事件的纪实,就是作为日军的精神品质的证据而保存下来的,可惜这种精神与他们自诩的武士道原则常常是恰好相反。

约翰·勒罗伊·克芮斯钦

1942年3月27日

(一)

1937年12月19日

自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崩溃到现在恰好一个星期了。星期一一日本兵沿中山路开了进来,经过医院,到处开始悬挂日本旗。那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心里想,在中国军队败退所引起的惊慌乱逃之后,秩序将得以恢复,飞机越过顶空不至造成恐惧和紧张了。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这里一直是人间地狱。

说起来这是一段使人极端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从哪里谈起,也不知道在哪里结尾。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读到过象这样残暴的行为。强奸,强奸,还是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发生一千起,白天也发生许多起。如果进行抗拒或者似乎有某种不满,就会遭到刺刀或枪弹的捅、射。我们每天都能记下数以百计的这种事例。人们都歇斯底里了,每当我们外国人一出现,他们就跪下叩头,乞求帮助。那些被怀疑为士兵的人以及其他的人,已成百地,不,

成千地被带到城外去枪毙。我们医院工作人员的自来水笔、表和钱被抢劫了三次。就连某些收容所中的可怜的难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抢劫，所有的钱都被抢走了，几乎只剩下一件衣服和最后一床被褥，而用不了多久，这些可能也保不住。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妇女们都在被强行带走。看来整个日本军队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往来于任何地方，干任何勾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希尔克莱斯特学校 (Hillcrest School) 里的美国国旗常常被扯下来。在金陵神学院、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B.T.T.S)、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大附中、蚕桑专修科、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地方，每天晚上都发生强奸、抢劫、枪杀、刺刀捅人等案件。外国人在场时，一直能防止一些类似的事，但这里只有我们十五或二十来个人，不可能每所建筑都总是有人。

## (二)

1937年12月29日

这个星期里七个白天和五个夜晚我都非常忙，一直没有时间动笔。为了应付来这里登门探望的日本人，医院里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一个外国人值班。雪正在下着，天冷得厉害，想到那成千上万住在破屋里和憋在如此狭窄的难民区里的人们，我们就心如刀割。我们的医院里已经满员，轻病号住满了金陵大学宿舍楼。有些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出院，因为他们无处可去。这个星期内有十五到二十个婴儿来到世间，有六个是圣诞节那天出生的。找韩应德 (Hynds) 小姐很容易，她总是在育儿室里照管那一大群婴儿。

过圣诞节时很想念你们大家，希望你们节日过得愉快。我们估计你们还在牯岭 (Kuling)。风闻牯岭的居民可能疏散。我们已经和外界完全隔绝，谁也进不了南京，看来出去也很困难。我们商量过从我们这些人里面派个人出去，把这里已经发生的和仍在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告诉外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一旦离开

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我一直和密尔士(Mills)<sup>①</sup>、费奇(Fitch)、史密士(Smythe)、索恩(Sone)、威尔逊(Wilson)、贝德士(Bates)、李格斯(Riggs)<sup>②</sup>等一起住在卜克宅里(the Buck house)。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做双份工作。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几乎总是每隔五分钟左右就有人进来要求帮助；这时就得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赶快离席而出，去保护某辆卡车不让人侵占，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去保护妇女免遭士兵们凌辱。我们很难得大家坐到一起吃饭。天黑以后我们就不敢单独外出，只能三三两两结伴而行。

每天或隔一天我就要出去查看一下我们教会的财产。每次我到白下路(Peh Hsia Rd.)去看我们的房子，都发现里面有人光临。每一幢外国人的房子都引人注目；日军到来以前，这些房子没有人碰过；而自从日军来了以后，就没有不受触动的东西了。所有的锁都被破坏了，所有的衣箱都被搜索过了。他们搜寻金钱和贵重物品无所不至，连烟囱的通烟道和钢琴内部都不放过。

我们的全部唱片都被弄坏了，碟子盘子被弄得破破烂烂，同每一次抢劫之后丢弃下来的其他东西一起散在地板上，乱七八糟。钢琴的前部被掀掉了，所有的音槌都被用某种重东西敲击过。这些情况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的房子在安全区的外面；但就连安全区里面的房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孩子们的学校有两幢房子被焚烧，其中一幢全毁了。南京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日军进城时，建筑物并没有受到什么损毁。日军进城以来，商店的货物被洗劫，大部分商店被烧毁了。太平路、中华路以及实际上城里所有其他主要商业街道现在都是一片废墟。在南城，大街后面的大片地区也被烧毁了。我们每天都看到新的地方起火，不知道如此野蛮的破坏何时才能停止。

<sup>①</sup> S.J.Mills, 中文名应为梅赞文。——译者。

<sup>②</sup> Charles H.Riggs, 中文名应为林查德。——译者。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人民的遭遇。他们一直处在恐怖之中，这并不奇怪。如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只剩下披在两肩上的一件外衣，此外已一无所有。他们无依无靠，手无寸铁，完全处于士兵们的任意摆布之下；而这些士兵则得到允许，可以随心所欲，到处乱闯，毫无纪律可言，其中许多人还是醉鬼。士兵们白天到我们的安全区的各收容所里找称心如意的妇女，夜幕来临就转回来把她们带走。如果这些妇女被藏了起来，那末负责的男人们就当场被捅死。十一二岁的女孩和五十岁的老妇也不能幸免。抗拒就会送命。一些伤势最重的人来到我们医院。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女抗拒过之后，脸上、身上带着十六处刀伤来到我们这里，有一处是腹部被刺穿。她怀着的孩子完了，她本人的生命将能保住。那些得到许诺可以保命因而听任日本人去摆布的人们，极个别的悲惨地回到了安全区。<sup>①</sup>其中的一个人声称他们是被用来训练劈刺的，而从他的身体看来，的确也正是这样。另一群人被带到古林寺(Ku-Ling Sz)附近，其中一个人总算回来了，活了一段时间，来得及述说那群人的命运。他说日本人往他们头上遍浇汽油，然后点火烧他们。这个人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只是颈部和头部四周都烧得一塌糊涂，人们几乎认不出他是个人。同一天，另外一个人来到医院，身体有一半被烧伤，又被子弹打伤。完全可能这群人是被机枪扫射过后，身体堆在一起被焚烧的。我们无法得知详情，不过此人显然是爬了出来，好不容易来到医院求救的。上述两个人都死了，这样我才能把这些如此可怕的事情讲出来，让你几天会吃不下东西。这确实令人难以相信，然而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残酷地屠杀了；杀了多少，难以猜测，有人确信接近一万人。

我们遇到过一些非常讨人喜欢的日本人，他们对我们彬彬有礼；另外那些人则非常残忍，威胁我们，殴打了一些人。李格斯先生在他们手里吃的苦头最大。偶而我也见到过某个日本人帮助

<sup>①</sup> 此句原文不完整，姑照译。——译者。

一些中国人，或是抱起中国小孩逗着玩。不只一个日本兵告诉我，他不喜欢战争，宁愿回到家里。虽然日本大使馆的人员对我们热诚，想帮助我们，但是无能为力。有良心的军人是极为稀少的。

该在医院巡逻了。医院工作人员有上百人，将来水和电恢复了，工作会轻松许多；现在每天点灯、抽水，增加了我们不少劳动。

### (三)

12月30日

天气很好。室外使人感到很舒服。局势平静些了，但远远算不上良好。医院里今天来了一个肠子被打穿的人，大约有四英尺长的肠子挂在腹外。他只有千分之一治愈的可能。威尔逊 (Bob Wilson) 花了大半个上午试着给他缝合起来。吃正餐前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被两个日本兵开着一辆黄色出租汽车劫去了。几个男人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梅奇的宅子 (Mageés place) 以及其他一些宅院被强行带走，硬指责他们是当兵的。人群里有他们的熟人，能够证明他们是老百姓，可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茧子，对他们就不作进一步调查，诬指为当兵的，尽管他们声称不是。许多黄包车夫、划舢板的、以及其他劳动者，只因他们手上有正直操劳的标志，便遭到枪毙。据说建安 (Kian An) 公共汽车站附近一个德国人住宅的老管家昨天被杀害了；士兵们在当地找不到年轻人可以征调去劳动，而这个老管家本人也坚决不去。我已经说过今天算是相当平静的，你能想象在我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写信的那些时候正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一直在忙于为医院和住在鼓楼教堂里的中国基督徒们弄大米进来。已搬了五十大包，约六十五吨。<sup>①</sup>

日本人正对警察和中国人加强控制，而且在暗示要对外国人进一步加以限制。冲 (Oki) 先生已提出把我们美国人集中到一个

<sup>①</sup> 原文如此。疑应为6.5吨。——译者。

地方加以警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允许有多少自由，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有点怀疑。登记在继续进行。那些没有登记证的中国人被限制于只能在安全区内自由活动，不许出去。

现在我得住笔了，我必须用救护车把几名患者送回家去。每个离开医院的人都必须由外国人伴送。我甚至成了警察的正式保镖。我们这里拥挤不堪，所以我们乐于送这些人出去。许多人没有地方可去，没有钱，没有衣服，这实在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能刚治好了他们，随后就把他们踢出去，听其因得不到照管而死去，或者饿死，或者被杀或再受伤害。他们大多数都是这个城市被占领后因被刺刀捅伤或子弹打伤而来的。

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sup>①</sup>为欢度新年正在做各种准备。这想必是我们的日本朋友们所喜欢的一个节日。已经宣布放三天假。我们担心在允许有更多自由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有些迹象表明情况在好转。今天我看到大批的人成群结队地越过中山路到安全区外面，后来他们都带着大米回来了，那是日本人在考试院分配的。

今天有些人很高兴。医院里有许多婴儿，那些母亲和婴儿总是喜欢出院，即使他们并没有适当的地方可去——只有拥挤不堪的集中营，一个房间里有上百人。老祖母和另外三个儿童须送新生婴儿“回家”（这是他们的说法），于是我就把他们胡乱塞进救护车，送到金陵大学里，他们到那里的两万名难民之中，就算是“在家里”了。哥哥坚持抱着自己的小弟弟，他们在这一段虽然短暂却很美好的乘坐汽车之行中都笑逐颜开。但他们该是为什么而高兴呢？嗯，他们能以豁达的气概摆脱当前境况的影响，我对他们怀有敬意。美国大使馆的另一位雇员来作最后一次检查，拆掉了缝合枪弹伤口的线，他一直是笑容满面。

登记手续正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进行，今天上午我用了一部

<sup>①</sup> 自此以下，看来是12月31日写的。——译者。

分时间想使我们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办理登记，但那里很拥挤，我们没有办法靠近。我们的人都渴望办完登记，担心登记期限将满，如果不按期办理，将会被日本人杀死。我们这群忙人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不能一天又一天地排队去等。上午的其余时间用于努力为我们的三百名家属弄吃的东西。他们每天肯定要吃很多，而食物是难以弄到的。我们走了很远，到了城西南部靠近城墙的地方，好不容易才到了那里，因为有些大火造成了许多瓦砾，散布在各条街道上，有些地方很难通过。

除非能想办法从外边弄进一些食物，否则吃的问题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另一个妇女坚持带着她的新生婴儿出院，尽管她没有地方可去，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东西养活她的婴儿。她的丈夫前些天被抓走了，一直没有回来，很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她要出去找他，到各处去寻找。她毫无力气，怎么可能做这件事呢？我已经把她的名字通知了几个难民营，试图找到她的朋友或邻居，但一切努力都毫无用处。哎呀，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我们期待着明天在南京举行新政府成立仪式，预计下午在鼓楼(Kulou)进行庆祝。已恢复以前的五色旗，据说定做了六万面，以便与日本旗一起飘扬。

#### (四)

1938年1月1日

这一天和这一年在欢乐中开始了。响彻周围的爆竹声唤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太阳象一只巨大的火球挂在天空，这真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日子。紫金山蓝得可爱，就象喀斯开山(the Cascades)常见的那样。很明显这是一个节日。大量的爆竹已经免费分给了中国人，而谁不想去纵情大放一番以求得精神的宽解呢？我们听说昨天他们分发了成千上万二百磅一

袋的大米。人们相互进行了通常的新年祝贺。

前天晚上我们应邀到雷伯先生 (Herr John Rabe) 家, 在那里我们发现有一棵美丽的圣诞树, 上面点着许多只腊烛。样样都很满意, 只是少了我们的妻子儿女, 而这正是一个巨大的缺欠。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我们从无线电上收听到东京广播的一句简短的话, 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正在从牯岭撤走。我有时祝愿你们所有的人都已平平安安地到了美国。

我们请特威南夫人 (Mrs. Twinem)、慕克奇先生 (Mr. McGee)<sup>①</sup>、福斯多先生 (Mr. Forster) 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郑太太 (Mrs. Cheng) 来作客, 一起吃了一顿新年晚餐。我们把最后一只鹅吃掉了。晚餐就要结束时, 我们这一天的愉快开始受到破坏。有两个人从梅奇的宅子 (他有三处宅子, 都住满了难民) 跑了来说, 两个日本兵闯进了那里, 正在追找妇女。我们准备了一辆小汽车, 费奇把梅奇和福斯多送了去。后来他带了兩名妇女到医院里来, 其中一名已被强奸, 另一名遭到惨打, 在她父亲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但在跳窗子时受了伤。这两个人都精神失常了。随后有人把座落在城东南部一个寺院里的一位尼姑送到了我们这里来, 她是12月14日受伤的。她们有五个人曾藏进一个防空洞, 但日本兵从洞的两头进来, 打死了她们中的三个人, 打伤了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人, 即这位尼姑和一个十岁的小女徒弟, 后来因藏在她们的朋友们的尸体下面才得免于死。十八天来她们无医无药, 已有五天没有吃到东西! 附近的一个男子设法把这位受了重伤的尼姑送到医院里来。他告诉了我们有关那个小女孩的情况, 说女孩的背部被刺伤; 于是我开了救护车去接她。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她所需要的乃是吃点东西, 洗个澡, 有一个安适的环境。住在城东南部的人们都是被吓怕了的, 他们处在日本兵的包围之中。当我们等候那个小女孩时, 日本兵围了我们——那是一群举止正派的士兵。

<sup>①</sup>原文如此, 姑照译。疑应为Magee, 即梅奇。——译者。



但当我们站在那里的時候，一个醉熏熏的日本兵走了过来，对两名年老的中国人进行威吓。这两个人非常害怕，到我面前来求我帮助。说实话，我是怕喝醉了酒的武装士兵的，但由于几个没有喝醉的士兵的帮助（他们帮着使那个醉者转移了注意力），那两位老年人得到逃走的机会，他们溜得多快呀！喝醉了的那个士兵显然骂起我来了，因为另外那些士兵里面有一位被激怒了，打了他一棍子。当我赶紧回到救护车旁时，我发现我们医院的一名工人已被另一伙士兵带走了。那是我们的炊事员，他是出于好奇，恳求让他跟我们出来的。他的红十字袖带已被弄掉；他给吓坏了，自以为肯定即将被枪毙。我把他救了出来，这时我开始担心我们的救护车也许已被弄走了。但我匆忙回到那里时，只见那伙正派的士兵仍在围着那辆车，于是我们笑着离开了他们。最近几天我们曾不得不去这个城市的最远的那些地方，那是很少人敢去的，但每一次我们都是满载食物或带着患者平平安安地回来的。

今天试着对财产遭受破坏的程度加以估计。从医院到中正<sup>①</sup>路和白下路约百分之三十；白下路约有一半；在中华路到健康路(Chein Kan Rd.)约百分之八十；从那里再过去，破坏有所减轻，而在最南部则没有很多东西烧掉。从鼓楼以南到东城墙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破坏集中在某些地区。

今天下午又有一位妇女住进了医院，她是在南京陷落前受伤的。她的家在南京南部的一个农村，她是带着五个孩子离开家的。那些孩子最小的三个月，最大的十二岁。日本飞机在他们头顶上空用机枪扫射，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一只眼，从咽喉旁边出来。她带着自己的婴儿想尽力挣扎下去，但后来终于不得不放弃；她昏迷了大半个夜晚，她的孩子们聚拢在她的身旁。第二天早晨她认识到自己不能担着婴儿的重负继续下去了，于是舍弃了家园，丢下婴儿，奋力出走，直到碰见一些村民把她送到一个难民营。

<sup>①</sup> 原文为Chung Che Rd.，疑Che为Cheng之误。中正路即今汉中路。——译者。

她是经过十八天之后来我们这里并得到医治的。

今天傍晚我看到城内各处有五起大火，所以焚烧、抢劫、强奸都在继续。安全区里要好得多，尽管仍有士兵们进里面来。不过与前些时候我们不分白天晚上要尽力同时在几个地方阻止他们的情况相比，现在算是平静安定了。至少现在我们有时间动动笔了。

### (五)

1938年1月3日

今天医院里的一半工作人员办成了登记的事。

我必须报告一些日本人所做的一件好事。最近有些非常友善的日本人来过医院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病人缺少粮食供应。今天他们送来一百斤豆子和一些牛肉。医院里没有肉已经一个月了，这些礼物大受欢迎。他们问我们还想要什么。

但是每天都有一大串坏消息。昨天下午在救济总部附近有一个男子被杀害。这天下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一位妇女，这位妇女的丈夫上前帮助她进行抗拒，后来这个日本兵回来开枪打死了这位丈夫。

今天上午来了另一位妇女，境况悲惨，经历可怕。她和另外四名妇女曾被日本兵抓进一个部队医院，日本兵白天要她们替自己洗衣服，晚上对她们进行轮奸。她们里面有两位每天晚上被迫要满足十五到二十个人的欲望，而长得最漂亮的那一位则要满足多达四十个人。逃到我们这里的这位妇女曾被三个日本兵叫到一处没有人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企图割下她的脑袋。颈部的肌肉被割开了，但他们没有能切断脊髓。她假装已死，但拖着自己的身子来到医院——这是日军兽行的许许多多见证人中的又一个。威尔逊大夫正努力给她进行缝合，他认为她有可能活下来。接连许多天我们的团体都把这些可怕的情况报告了当局。当局的控制加紧了，发布了命令，但仍然每天都在发生暴行。

## (六)

1月4日

今天早晨起来看到十二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行。天气仍然晴朗，但对这些不得不在室外露宿或住在帐篷里的穷人来说，则是冷得可怕。有一件事我在星期一没有写，中国人实实在在地对这里进行了一次空袭；而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空袭是怎么回事。这次空袭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他们对此毫无准备，十分不安。最后日本飞机确实表现了有应付此事的能力，飞起来疯狂地进行了紧追。

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把信寄到你手里。你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1月25日。我曾想象你们一伙人很快乐，在学校里同孩子们玩雪玩得兴高彩烈。希望你们全都过得很好。我们的生活渐渐变得异常单调。所有这一切非常愚蠢而又毫无必要的野蛮行为和苦难已超出我们所能忍受的限度。我们在医院里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设法去匆匆忙忙地为遭到日本人的枪炮及刺刀之害的人们治疗创伤，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些全都是无辜而又纯朴的中国人，日本人就是来帮助这些人的。①当日本人在新年发表华丽的演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the Kuo Ming Tan）毫不关心普通老百姓的需要时，我禁不住想到我们整个医院里充满了身受他们之害的人们。外国人在中国的事务上进行帮助和支持将遭到轻蔑地拒绝，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 (七)

1月5日

一个十分美好的早晨，从卜克宅我那个顶楼房间里看到旭日东升呈现出一片光辉景色。用各处拣来的不要了的设备在医院的

① 原文如此——译者。

X光室里装了一台收音机，昨天晚上开始使用，收听情况良好，于是同外面的联系又建立起来了。

乘救护车去南城走了一趟，为我们的大家庭弄白菜。看到多处大火在燃烧。

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日本大使馆的服井 (Fukuyi) 先生通知我们说，三名美国大使馆人员将于今天到达南京。这十天来他们一直在做出许诺，但显然在取得军队的许可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曾想通过日本人送一封信，要求让这些美国大使馆人员回来，但他们不给送。他们本来想使我们全部离开南京，但由于我们已在这里待了这么久，知道这么多情况，他们就不许我们出去了——我们差不多成了囚犯。

我的收音机到底还是不那么好用。我们又弄到了一台收音机，但短波没法使。我们收到了东京、马尼拉以及上海的英语广播，有些音乐很好；可是昨天我听了几个钟头，从各处常常听到同样的唱片，我都能唱给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听了。

“我是水手泼普埃，

水手泼普埃；

我要战斗到底，因为我吃的是菠菜。

我是水手泼普埃。”

我担任了一项新工作：婴儿接生（送婴儿）。<sup>①</sup>啊，是的，接生的是特林 (Trin) 和威尔逊，我是把婴儿们送回家，送到一些很拥挤的难民营去。差不多每隔一天我就乘救护车出外一次弄白菜、大米和其他食品，必须有一个外国人同去以保证能运回来。最近抢救了三头母牛，张太太 (Mrs. Chang) 正给我们做奶油。我们这群单身汉把大约二十六打庐州府桃子 (Luchowfu peaches) 罐头吃了个一干二净，这一个月以来我们天天吃。我们吃大米更多

<sup>①</sup> 原文为 Been delivering babies。一语双关，Deliver 兼有“为……接生、助产”及“送交”等含义。

了，白菜很充足。听说日本人正在卖苹果，数量有限，一角钱一个，其他一些吃的东西也正在到来。

(八)

1月6日

刚才得到当前最大的消息，美国领事馆的代表告诉我们说，麦卡勒姆(McCallum)、屈穆尔(Trimmer)、密尔士和史密士等人的家属已于30日离开汉口前往香港。他还交来你11月底写来的几封信。

这是一个多月来我们头一次收到的消息或信件，多么受人欢迎啊！希望你旅途愉快，尽管我可以肯定你必定遇到过不少困难和可能的危险。一旦我能得到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以及下一步你将到哪里去的消息时，我就会放心了。我自己在想，如果情况允许你到上海来，你将会这样做，把孩子们送到那里的美国学校去读完这一学年。我正在盼望着这一步，因为这意味着我不久就可看到你们，虽然我们还没有把握是否允许我们离开。

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虽然只有我们二十名外国人，但我们在安全区的各集中点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有一百个人去防范那五万士兵，那末所能取得的成就就会多得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给多达一万二千人提供了住处，金陵大学各建筑物里共住了约两万五千人，金陵神学院和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每处有两千或三千人，附近每所房子都挤得满满的。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现在正从事于运煤、运大米；我们不敢把卡车或小卧车停放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在白下路我们的大院里面仍放着一具尸体，另一具放在我们的南大门妇女楼(South Gate Women's Building)的第一层，还有一具在普劳泼大院(the Plopper Compound)内——所有这些人都是13日死的。在普来斯庭院(the Price's Yard)有一个大

约六个月的婴儿的尸体；当一个士兵强奸他母亲的时候，他在啼哭，那个士兵就用手捂住他的鼻子和嘴把他给憋死了。还没有能够得到埋葬这些尸体的许可证。我在我们医院的各防空洞里亲手掩埋过的尸体在三十八具以上，都是从附近的大街收拢来的，多数是士兵。人员的死亡是非常惊人的，各种不同年龄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为什么战争非得这么残酷不可呢？

日本人在谈论使人民返回家园、恢复交易，谈论给弄来大批日本货物。外交官们想建立起一个市政府，但军队将不会允许这样做。他们想使人民重返自己的家园，而军队则在继续对人民实行恐怖，使人民不敢离开集中营。他们想使交易重新恢复起来，而军队已夺走了全部存货，烧毁了商店。他们想让人民开展贸易，而军队已抢去了人民的钱。他们要使人民进行生产，但军队已把所有的小鸡、猪、牛，把一切活着的东西，杀了个一干二净。这真是一个讽刺。

### (九)

1月9日

一些新闻记者来到一座集中营的门口向难民们分发蛋糕、苹果，还给了他们几枚硬币，这些慈善行为都拍成了电影。与此同时，一伙士兵爬过那个大院后墙，强奸了十多个妇女，这些并没有拍下照片带回去。

建设部门想要恢复水电，但在他们通过雷伯做好最后安排使工人们回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前一天，由几名军士率领的一个军事支队去到英国出口公司的工厂，挑选出一批电灯公司的雇员共四十三人，让他们排成行，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电灯公司是个私人公司，士兵们不加调查就硬说那些人是受政府雇用的。已经一个月了，总的情况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

日本人现在正想方设法给我们在安全区所做的工作抹黑。他

们威胁、恐吓可怜的中国人，要这些人驳斥我们说过的话。有些中国人甚至愿去证明抢劫、强奸、焚烧等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不是日本人干的。我有时感到我们一直在和疯子、白痴们打交道，我真惊异我们全体外国人都经受过这样痛苦的考验而活了下来。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许可离开南京。我们为寥寥无几，在更多的人获得允许来到这里以前，我们是不想离开的。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单身汉寓所里生活得很正常，和这伙人在一起非常愉快。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许多有趣的场面和严峻的场面，大家互相交谈这些情况，十分快活。庐州府桃子和大白菜吃久了，我们都想换换口味。奶油和鸡蛋多么好吃啊！但我们有很多面粉和大米，菜园里还在生产莴苣、胡萝卜和甜菜。如果军事当局能拿出来给人用的话，城里应当是有足够的大米养活这二十万人民度过今冬的。但经济景况实在不堪卒想，没有生产，只有消费。

刚听说家里人已平安到达香港，谢天谢地。但是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呢？

### (十)

1月11日

两天前曾邀请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今天请来了英国大使馆的人，也请了德国大使馆的人。这真是一大乐事。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过外面的任何人，而我们自己也有许多话想说，这一回真成了一次聊天宴会。我们仔仔细细地听进了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但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想要提出。

医院里的事务已经度过了紧急状态。我们现在有电了，因而能够收听无线电，这使我们觉得同世界其他地方接近了。到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医院必需品的時候，我们将感到接近于恢复正常。

我们眼前的强奸和抢劫还没有结束，但这种事已经说了又说，再去做更多的重复也增添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出现了恐

吓和收买，这是要败坏现有的这些救济机关的名声。另外有人现在正在忙于提供燃料和食物。国际委员会卖十元一袋，他们是以四元一袋从日本人那里买来的，而日本人连一个钱的成本也没有花——那是他们的战利品！

今天有人又送给我四头母牛。如果我有地方饲养，我就会高高高兴兴地接受过来，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得到牛奶。我们已经救出来的那些母牛的饲料现在就是个问题。今天的头条消息是关于田中（Tanaka）的。他是领事馆的一名警察，在我们查点我们遭到抢劫的财物时，他一直带着我们到各处去。有人曾在各种场合看见他从这儿或那儿窃取某些小东西，但昨天史波林（Sperling）先生碰到他从一个修建得很好的德国人住宅里出来，装了两黄包车漂亮的古玩，那些东西一定是他极为喜爱的。

### （十 一）

1月12日

我们终于听到了你今天将到达上海的消息，这解答了许多问题。我想你会直接去美国学校。希望你现在能给我们写些信来；如果你能听到英国、德国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有什么人将在什么时候到这里来，这些人都是非常乐于帮助人的。日本的新闻记者们曾给我们带来过几封信，不过那当然都是没有封口的。我猜想你随身只能带出很少一点东西，至于你也许不得不留下的那些东西，我也并不很乐观。我们非常需要勃莱第大夫（Dr. Brady），希望能想个办法使他到这里来。我们需要助手，米尼（Minnie）特别需要独身的女助手。但不论谁来，都得自带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以及被褥。我们这些人的家里除去家俱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依靠。

我们一直非常忙，照顾不到自己的财产。我们时常去看医院附近的各个宅院，但看也没有多少用处。日本和美国大使馆的封



条，在日本兵进入这个城市的最初几天就被那些士兵给破坏了，他们根本不理睬那些封条，每个地方都是抢了一次又一次。在找到某种办法阻止住他们以前，想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干净，那是没有用处的。只有一两个地方可以搬动东西而有安全的保证。我一直无法找到工人修理墙壁、门窗、门锁，或者派管家去就地照管；他们会不安全，因为迄今为止，日本大使馆的布告或来信没有一件受到士兵们的尊重。任何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外国人的财产，都动不动就被抓走，被抢劫，还可能被刺刀刺穿。在若干场合我们曾得到日本人的警卫，但他们要求在所在之处备置木炭炉以及食物和家俱，以便取暖。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雇用了日本警卫，但第二天就把他们解雇了。

## (十 二)

1月13日

万岁！万岁！收到了你从上海写来的便条。现在我可以往那里给你写信了，如果我托我们大使馆的人转给你，我深信你定会收到。你也可以用这个办法给我来信。

忙了一整天。一大早就去和平门想弄些牛饲料，可那个地方前几天被烧毁了。于是我们去莫愁湖附近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弄到了半车。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弄到一车棉籽饼。我们的救护车这些天在担负双重任务。我们将回去再弄一车。然后我替梅奇弄到了一口棺材，是给他们圣公会一位传道者用的，这个人我想是从汤山(Tan Shan)来的，为对当前的状况表示抗议而自杀了。接着我弄到一大桶豆油，380斤，这样我们手头就有三个月的供应了。我太忙了，没有时间为这些供应的事情去发愁！昨天我从英美烟草公司(B.A.T.)的苦力们那里弄到15袋大米(每袋100斤)，大部分给了现在住在鼓楼教堂里的那些中国教徒；我们有四五位南门来的虔诚教徒躲藏在那里，他们一点也没有受到过骚扰。我们的教

会在南京没有任用福音传道人或其他人员，只有住在城里的牧师中的一两位在这里。

我决定接受另外四头母牛，这样就有了八头母牛、两头小牛。这四头母牛曾在一个单独的牛棚里关了一个月，那里条件很坏，所以我就以两头小牛、一只山羊、一只小羊和它们合在一起，都带回到医院。它们叫得很厉害，有的不愿意走；但我们赶着它们走，把它们放进了前面的车库。这就意味着可以给我们的病人们多供应一些肉；我们确实需要肉，因为我们弄不到平常所用的豆浆。

我要出去用救护车运几车白菜。人们不能给我们送来，所以必须有人去找。今天我们又发现了一位好护士，是在芜湖医院受过正式训练的。在我们的五十名护士中，有十名是名副其实的。

今天傍晚请了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还请了屈穆尔，因为他以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大使馆的人们生活很艰苦，他们一直得不到暖气，没有水电，操持家务和取得生活必需品都很困难。他们当然没有我们这些人所有的那种爱好和各种活动；看不到报纸，工作以外什么活动也没有，只有各种问题要去处理，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似乎有些枯燥。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必须承认气氛极其阴郁沉闷。

我们大家现在都渴望到上海去看望我们的家属。

### (十 三)

1月15日

英国大使馆有一个人今天晚上要去上海，他已答应我们有什么信他都可以带去。我现在给你送上这些业已写好但无法邮寄的信——已经有一大堆了。

这里的情况已有所改进，但可怕的事情仍在继续。十天前的我到药房去，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躺在那里的桌子上，胃和肠各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他受伤已有两天。他住在武定门附近，士

兵们把他当作劳动力，让他搬运蔬菜。他干完活儿后，他们搜了他的腰包，发现他有六角钱，就抢夺了去，然后用刺刀捅了他几下。

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们听我们讲述我们所经历的事很难过，那些事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只好不去细谈。但他们意外地亲身碰上了一些相当可怕的事，得到直接体验。他们对英国的财产进行了一次视察，在和平门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P.C.）附近他们发现一具妇女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插入她的阴道，一部分露在外面。由此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人们还要留在难民营里，为什么人们还在担惊受怕。在美国人的产业上，当我们在现场时，我们能够给他们以保护，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花了大半天时间找干草和棉籽饼用来喂我们的奶牛。下星期我将不得不去搞大米和煤。我今天是乘一辆救护车去的，格瑞斯·包尔（Grace Bauer）乘另一辆救护车弄了些白菜。她是到通济门<sup>①</sup>外去弄的，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我们这些外国人能平安无事地自由活动，这真使人惊奇。一些最近刚到这里的外交人员就觉得奇怪，我们竟都没有因为不声不响地做了许多事而被排在一起遭受枪毙。

你到了上海，孩子们进了学校，我很高兴。你们似乎近多了。我希望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在一起。请不要因为我把家庭的担子留给了你一个人独挑而过多地责备我。我本来是想在落入这样悲惨的境遇之前就离开这里的，因为我感到对自己的家庭来说应当那样。当我的教会工作告一结束，我本来可以溜出去的时候，医院里正迫切需要一位总务主任，人手也甚感不足，因此，在他们问我是否可以给予帮助时，我似乎觉得无法拒绝。而一旦进来了，我就完全陷入了工作的漩涡之中，即使想出去也不能出去了。我千百次地想到你们并为你们祈祷。我对任何离开了这里的人都无责

<sup>①</sup> 原文为Tung Si Meng——译者。

难之意。我认为离开是对的，我曾力劝所有的中国朋友和工作人员离开，我为此感到欣慰。但是我高兴的是我自己留了下来（尽管很艰苦），并尽了一分微薄之力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

如果你在书店里看到有《体育消息》，务必随信寄一本来，我正以渴望的心情期待着家里每个人的来信。

〔本资料原标题为《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军南京暴行纪实》(Account of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

## 总67号要目预告

中国通讯（1866—1867）——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法]亨利·絮贝尔著 李树仁译

太平天国资料十二则.....赵沛霖 整理

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邹华享 整理

中华自由党资料补辑.....张德恒

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李景铭

英国驻津领事馆报告选录.....刘海岩 译

蒋作宾日记选——中东路事件交涉.....上海市档案馆

江河水灾视察记.....陈庚雅

## 喋血常德 (节录)

刘 自 勤

**编者按：**1943年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步步失利。日寇为了打通粤汉路，直接由香港、广州、汉口、上海、南京衔接津浦干线达朝鲜，加强陆地运输，以补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空运、水运之不足；同时也为了占领滨湖地区，以补其粮食的不足；于是在这一年的11月向常德进犯。固守常德的国民党第五十七师以“与城共存亡”的精神，与侵略者展开了血战。11月1日，战斗先从常德郊区打响。12月3日，五十七师在粮弹匮乏、“牺牲殆尽”的情况下，退出常德，常德陷落。12月9日，欧震兵团由常德东西两面击破日寇，克复常德。至翌年1月5日，中日双方仍恢复战前原态势，常德会战乃告结束。本书即记述了这一会战的经过，反映了会战中中国军队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与日寇血战直至慷慨赴义，同时也揭露了日寇的野蛮残暴行为。

本书作者刘自勤是“中外记者武官观战团”成员之一。作者以其耳闻目睹，或亲身采访，或录自当时的前线战报编成此书。本书于常德会战后不久即1944年2月，由万象周刊社出版。是常德会战的重要史料，可供研究抗日战争史参考。刊出时书中若干小标题稍有变动。

### 序 幕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万千中华好男儿，在鄂湘常德一带，与敌人作一月余的喋血苦战，终在七年抗战史中，写上又一光荣灿烂的胜利新篇。这是悲壮的史诗，血肉的交织，记载下来让它永远留传，为爱好自由的人们歌颂。

常德是湖南西北角的门户，也就是这一角落里的第一个商业重镇。碧绿的沅水，打从它的城根下流过，连贯着洞庭湖，使它经

常的有舟楫之便。汽车路蜿蜒曲折的伸向西南和西北的山岳地带，使它在商业上掌握了那大片土地的呼吸。洞庭湖西岸，那广大肥沃的平原上，正是稻子的丰富产地；纵横交错的湖，更是鱼类丛生之处。这“鱼米之乡”产物的聚散，也是大部分以它为中心的。这样，便造成了常德的繁荣和重要。

自从遭受了敌人残酷的大轰炸以后，常德的外壳是受了毁灭性的创伤，因而寥落。虽然经过几年的滋长，还是没有恢复战前的繁荣。在敌人的幻想中“攻势防御”之外，战争的次一个作用便是掠夺了。困顿在饥饿线上的敌军，对于滨湖地区丰富的粮食，覬覦不止一时。他以为夺得了这个鱼米之乡——年产米三千万担，棉四万公担，粮棉均系重要军需原料，不仅可以解除本身的饥饿，同时也就可以因此削减我们的军粮民食。敌人虽然尝试了几次溃败的滋味，他对于长沙不会忘情，还是存着野心。常德不但是湘西北的门户，也就是长沙的侧门，有公路通重庆、贵阳，为川黔两省的门户。一旦常德不守，敌人又可在岳阳发动攻势，我们就会受到两面作战的威胁，处境将较困难，故守常德即等于守前门。敌人知道长沙的前门打不开，这次却来敲敲侧门试试看。

就整个太平洋战局看，敌人攻陷常德夺取长沙，也无非打通粤汉路，可直接由香港、广州、汉口、上海、南京衔接津浦干线达朝鲜，大大的加强陆地运输，以补空运、水运之不足，故常德之得失也会影响到整个战争的局势。在这个温带的地方，初冬常是晴空一碧万里无云的天气，敌人是选择了这个宜于航空战斗的季节开始向我们进攻。在这个滨湖的大平原上展开着十万以上的大兵团，使用着一贯的迂回战术，更收买了绰号叫彭驴子以下的一群匪徒做尖兵，做内应，四处乱窜。在战争的初期，真是其势汹汹。

敌人于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分由华容、藕池口等处，先后向我进犯。二日黄昏起，敌全线蠢动，分路向我猛攻。三日晨，

渡河犯南县、公安，是晚两县先后陷落。嗣后即续犯松滋，长江洞庭间展开激战。五日，敌一部由新店迫澧县城郊。同日由西斋犯煖水街，战地移枝江西南及新安以北之间山地。七日，我一度克南县，并照预定计划退出安乡。八日，敌增援西犯，陷枝江，窥宜都。十三日起，敌图向南窜扰，战事发展至澧水两岸。十五日，澧县、石门相继沦陷。十六日，津市、临澧先后陷落。十九日，慈利失守，敌犯常德之企图已明。二十日，常德外围战序幕揭开。二十二日桃源弃守。二十四日，我军反攻，将石门克复。次日，慈利亦告克服。二十六日，常德保卫战达最高潮。二十九日，克桃源。十二月一日下临澧。至三日，常德已成一片焦土，我军由核心转至外围。此后，战事即急转直下，我各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到达常德外围，与敌展开主力决战。九日拂晓攻入常德，敌乃开始崩溃，往北逃窜。我大军于肃清常德外围之敌后，即展开陆空追击战。十三日克石门、临澧。二十日克新安、枝江。二十一日津市、澧县、南县及安乡悉告克复，澧水两岸之敌完全肃清。二十四日克松滋。二十五日攻公安抵藕池口。此后节节胜利，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国三十三年总反攻年的前夕，滨湖已完全恢复会战前期形势。

这页以血肉夺回国土的英雄抗战史迹，已经博得同盟国家的赞扬。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刘自勤识)

## 会战的经过与意义

### 何应钦谈话

何总长应钦于十二月二十日出席中枢纪念周，报告国内外最近军事。

何氏首叙此次湘鄂战事情形，对于敌我兵力，战斗经过，敌

我伤亡等等，叙述甚详。并对参加此次会战我陆空军及美空军之英勇努力，极为赞扬。何氏于说明在此次会战中我军之进步及优点时，特别指出此次参战各部队均极韧强，不仅新锐兵力如此，即迭经战斗损失甚重之部队，亦能自始至终保持韧强之战斗力及旺盛之企图心，完成其所有之任务。尤以能在敌后固守重要据点，及向敌隙突进之精神为最大之进步。此于我军伤亡之数字及敌军伤亡较我重大两点，足资证明。此外各部队及各级指挥部间联络极为紧密，情报极为确实，且因俘获敌官兵及由伪军张逆部逃来投诚官兵带来情报甚多，故对敌之兵力、番号等等，瞭如指掌。又此次会战，因我空军及美空军由各方不断出动，既使敌空军不能任意肆虐，并直接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亦为我军战力之新发展。凡此均为我军愈战愈强之明证。

何氏于叙述战斗经过时，述及我第一百五十师师长许国璋、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因守重要据点及渗入数战线攻占据点，与在敌后活动而殉职，对此三位忠勇为国之师长及为国捐躯之各级官兵，备致嘉佩表彰之意。

何氏结论略谓：就军事方面情况言，中外各战场敌我形势均已改观，尤以此次常德之捷，至使吾人倍感兴奋。缘敌人此次蠢动，目的在企图占领我湘西北门户，掌握我滨湖附近资源，击破我野战军攻势准备，期获局部胜利，以安定其国内及占领区已动摇之人心，乃不惜抽集几近十万之众，以图一逞。其来时声势之浩大，确为武汉战役以来所未有。企图压迫我军于渔洋关以西之山地后，南转主力直取常桃。故我所取对策，首在诱敌深入，继即断其退路，随后加以包围打击，遂使敌败退，而有此次之良好结果。此不特是我军抗战精神高度发扬，及抗战力量增强之铁证，且将为中日战争胜负之分野。



## 常德之战

据军委会发言人谈十二月四日至十日一周战况称：本周战事重心为常德外围之决战。现时沅江南岸之敌已被我肃清，常德九日克复，战事正在城北及城西北二十公里一带地区进行中。计自本月一日以来，敌除继续猛攻常德外，复分布主力于常德西北盘龙桥、潘家铺之线及沅江南岸、德山、放羊坪等地区，以阻我西面南面援军，激战迄未稍戢。我南路先头部队于上月三十日攻达德山及南岸汽车站，敌复一再反扑，使我攻入南站部队无法渡江向城内增援。我常德核心部队与数倍于我之敌，经八昼夜之血战，壮烈空前，伤亡惨重，常德亦已成一片焦土。我守军充分达到重创敌寇之任务后，遂于三日晨向西北城郊与友军会合，协力攻击外围之敌，常德遂于是日陷入敌手。我各路部队即以包围态势与敌在城郊外围展开主力决战，我南面大军陆续加入战场，经过六日激战，至八日晚终将顽抗之敌击破。随即施行扫荡，并分路由常德对岸及东面强行渡江。九日拂晓，自东、南、西三面攻入常德城。九时残敌突出北门，向东北逃窜，我遂将常德城完全克复。同时并将河洑、牛鼻滩攻占。现我追击部队正在常德城东北二十公里一带地区与败残之敌激战中。西北盘龙桥、潘家铺以及临澧，我敌激战仍殷，战果均在扩大中。

此次湘鄂会战，以时间兵力与地域言，已发展为武汉会战后之第一次大会战；若以战斗之激烈程度言，则与上海会战相媲美。综观敌寇此次蠢动之目的，不外为下列诸端：

(一) 鉴于全面之形势不利，故在同盟军大举反攻之前，企图牵制并击破我野战部队。

(二) 希在中国战场获得局部胜利，以提高士气，安定民心。

(三) 期能占领滨湖地区，以补其粮食之不足。

至于敌之作战计划，在西犯受阻后，即拟乘虚南下，占我常

德，在沅江取得立足点后，则可进窥长沙，以打通粤汉路。但敌寇一受创于澧水南岸，再受创于沅江之常德，全盘计划遂告粉碎。

敌寇使用兵力自六万而八万以达十万以上，经四十日之苦斗，死伤约四万余人。常德现已为我克复，实为此次湘鄂会战之转折点，胜负之分，判然若揭。常德之捷，其涵义至为重大：

（一）敌寇遭此重创后，不敢再低估我国军之战斗力量。

（二）敌寇之大部兵力仍须保留在我国战场，经此巨量耗损，将使太平洋全般〔盘〕战局发生重大影响。

要之，此次湘鄂会战，实为敌寇崩溃前之挣扎，而常德大捷可谓为我总反攻前奏曲。

## 倭军八个师团攻常德

### 孙连仲谈会战经过

某战区孙代司令长官连仲及郭参谋长忭两氏，曾接见记者，畅谈此次会战经过。（以下为记者问，孙郭两氏答。）

（问）此次敌人进犯，兵力确有多少，其番号为何？

（答）此次敌寇倾其华中战场兵力，计有第三师团、十三师团、三十四师团、三十九师团、四十师团、五十八师团、六十八师团、一百十六师团、独立十七旅团，合计八个师团、一个独立旅团、二十六个联队、五个独立大队，共十余万人；由驻汉之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亲至沙市附近之观音寺指挥。

（问）敌寇此次为何先行西犯而不径向常德？

（答）敌欲解除侧背威胁，故先进兵西犯，企图首先击破我守军，占领渔洋关宜都后，再待〔挥〕兵南下。因遭我各部之积极抵抗，在敌后敌前各据点守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屹然不动，敌以目的未达，乃留置第三十七、第五十八两师团于仁和坪附近，中途折而南犯。其后我某军主力亦渡澧水追蹙敌踪南下，敌留置

之两师困于退却时被我伏击截击，歼灭过半。

(问)敌进犯常德之企图，我方是否事前明瞭？

(答)我完全明瞭，故而在石门、慈利附近控制有力兵团，争取外翼，候敌之主力到达常德附近狭小地区后，即配合澧水北岸部队，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反包围敌人，卒使敌人崩溃。

(问)石门、慈利一带鏖战甚久，其详情如何？

(答)石门附近激战三昼夜，虽该城终告陷落，敌所付之代价甚大。至慈利西南城区，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九日止，敌以十三师团全部三十四师团一部，昼夜猛犯，我某军与之反复肉搏，敌终不得逞。敌寇此次不能久占常德，此亦为其主因之一。

(问)敌此次攻围常德，使用兵力多少？

(答)敌此次进犯常德，以一一六师团全部由桃源妯娒湖，以六八师团全部由牛鼻滩趋德山，另以第四十师团攻汉寿，以行策应。我守常德、河湫、德山一带部队，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三日止，共计激战十六昼夜，毙敌一一六师团和基隆联队长以下数十名，击落敌机一架，可能四架，获敌轻重机枪四十余挺，步枪五百余支，我五十七师卒将进犯之敌击溃。

(问)江北我军出击情形如何？

(答)我江北方面各军，战事开始时，即猛袭荆、当、沙<sup>①</sup>，连克据点二十余处，当阳、河溶、荆门俱被我军突入。当阳附近敌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其参谋副官全被我歼灭，并有将级指挥官一员被我击毙。

(问)此次大捷之原因及敌伤亡数目如何？

(答)综计此次会战，敌使用兵力之大，时日之长，实为历届会战所仅见。我方对敌情判断之明确，内线外线作战之活用，各级官兵之忠勇效命，及某战区友军之协力，各地人民官吏之协助，尤其中美空军之每日出动，制空权之获得，使顽敌为摧，奏

<sup>①</sup> 即荆门、当阳、沙市。

此大捷。敌之尸体，即其慈利西南地区一地，遗留者达二千余具。据我确实查获有据者，敌之伤亡不下四、五万人。

（问）本年以来敌进犯×战区之次数有无统计？

（答）除小战斗不计外，计有大战三次，如二月十五至三月三十一日沿江作战；五月五日至六月三十日之鄂西会战及本次之常德会战，前后共达一百六十次。虽敌人动员兵力及时间空间逐次递增，但我全部将士战斗经验愈趋丰富，战斗意志愈益坚强。尤其此次常德会战后，更深奠牢不可拔之自信心矣。

（问）敌人此次放毒情形如何？

（答）敌寇不顾国际公法，此次共放毒八十余次，我中毒官兵不下一千余人。其毒剂种类概为催泪性、喷嚏性、窒息性等毒剂。以飞机散布，山炮、迫击炮、掷弹筒抛射，毒烟罐吹放。我于仁和坪所毙之敌，曾获其用毒气命令，并掳获毒气线，毒气弹百余枚。

（问）此次敌寇用伪军多少？

（答）此次敌裹胁而来之伪军，虽号称有四师，但每部均不及千人，半途逃亡者甚众，仅于交通线上担任后方勤务，但有助于我情形者颇多。

（问）敌人原来有无久占常德企图？

（答）敌动员之速，准备之周，牺牲之巨，姑置不论。仅观其于旬日之间昼夜赶筑自沙市经公安、澧县、临澧至常德以北三十里之石板滩，可见其欲久占常德之企图。但其企图已被我完全粉碎。

（问）敌人所过地区蹂躏情形如何？

（答）敌寇此次残暴情形，较任何一次更为凶狠。被敌残杀之小孩、壮丁、妇女以及掳去牛马，报章已迭有发表。此笔血债，将来我必向其清算，并予严重膺惩。

### 薛岳谈常德胜利

在临近湘北前线的某处，第某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带着胜利的笑容，接见由重庆去的中外记者和各国武官。二十多个人细心地倾听战区参谋长报告保卫常德造成湘北第四次大捷的经过。

滨湖区域是东方的乌克兰，是我国的大仓库，年产三千万石食米，四万公担棉花，各种农产品和鱼产，均异常丰富。敌人为了确保滨湖，抢夺物资，故极欲占领常德。常德为湘西北重要门户；是川、湘、黔三省交通中心；是长沙外围与岳阳同等重要的据点；守长沙须先守常德，常德不保，长沙便不可保。

这次敌军动员了十万大兵，一共八个师团，配备了多数的飞机、汽艇和六五口径的山炮，来进行他的侵夺战，想从常德来包抄长沙。这便是敌人军事及经济上的企图。

敌人的进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一月二日集中兵力，从华容、石首、江陵向西南猛犯，二日陷南县，六日陷安乡。我抽调湖防某部增援，于十一月九日夺回南县。

第二阶段，十一月十五日，敌人自安乡经牛鼻滩、德山攻陷汉寿。薛长官命令沅江部队反攻汉寿之敌，于二十五日夺回汉寿。此为汉寿之反击战。

第三阶段，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敌人开始围攻常德，占领了常德南面桃源一带地区，并北自石门起，进攻慈利、官仓、太子庙、临澧等地，二十五日以前全部被占。

常德于十二月三日失守，进城敌人约一万五千。

这时我方采用了侧面攻击的办法：某军由常德东面向西进攻；某部由常德西南向东北压迫；某军由东南向西北侧击；三面压力加在敌人身上。八日晚，经过了三昼夜的血战，沅江南岸敌

人完全肃清。九日上午，同时克服了常德和河湟。

长沙三次大捷，敌人的死伤都比我方重大。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牺牲呢？薛长官说，就是为了要夺回常德；为了打破敌人占据长沙，打通粤汉路，沟通大陆交通的迷梦；为了要保守滨湖仓库。这笔代价是千值万值的。

参谋长报告以后，外国记者纷纷向薛长官提出问题。第一个发问的是爱金生，问到敌我武器的□□，接着一个一个的问下去。

薛长官答称：敌人装备远优于我，但我军寸土必争，滴血必洒，所以能打败敌人。敌人此次使用了催泪性和窒息性两种毒气，都用在攻城之时，可见敌人的攻击力已大形减低。至于敌人士气已大不如昔。过去除非他伤亡殆尽，便不会撤退。这次只要我军攻他两三次，他就败退下去了。这次敌人的布置，也不如前三次之周密。

我军克复常德后，紧追敌人，使其不能脱离我军的追击。攻势正进行，捷报频传。这是开罗会议后第一个大捷音，希望盟国有更大量的空军调至中国战场，使陆上部队发挥更高度的战斗力，早日将敌人从海陆空三方面赶回东京！（节录《新民报》）

### 王耀武的谈话

坚守常德的五十七师是王将军的部属，所以王将军的谈话，格外有意义。

桃源在陶渊明的笔下是落英缤纷的世外胜地，我写的却是一道火线，曾经在烽燧中受过洗礼，现在几成一片瓦砾场。

据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在桃源四十里处，不过到桃源时，不自主的使人联想着这个乌托邦。“与世无争”？炮火无情了。

我们到桃源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敌机在我们所住的桃源女中附近投掷了几枚炸弹，我们毫无损失，更不因这份圣诞礼而害怕起来，敌人越炸，我们对于这个地方就越觉得该多逗留几天。

那天晚上，王耀武将军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圣诞前夜茶会。

“辉煌剧团”演出了两剧〔出〕戏，我们都喂饱了茶点，军乐队奏起雄壮的进行曲，宋渔父烈士纪念堂中充满了热烈而欢悦的情绪。这欢悦，是将士们的辉煌战绩所换得。

当时记者叩访王将军，承他谈了一些他这次参加常德会战的经过与观感。

谈起这次敌军失败的主因，他说：“第一，敌军因为伤亡太重，其联络线绵亘三百余里，道路破坏，运输困难，到处受我截击，弹药告罄。第二，我们在敌俘身上搜到敌方文件，上面曾称我军战意战力盛强，由此可见他们对我的估计很高，因而把主力配备在这一方面，乃被我们诱进，予以消耗。到决战时期，其战力薄弱而可怜。第三，敌官兵流窜转战，为时已久，我军坚守，屡战不退，其精力疲惫引起了厌战心理，随而纪律废弛，奸淫掳掠，我民众过于激愤，时常遭我意外袭击。第四，值得提出的是盟国空军参加作战，与我陆军配合，使敌军作战困难，不但物质上损失巨大，精神上尤受威胁。”

谈到这里，王将军微笑着看了一下戏，继续回答记者的叩问。“我们致胜的主因吗”？“是的”。“也分四点说吧。第一，我们两战区的协同一致。第二，我官兵艰苦耐劳，有些部队在十五天内行进一千多里毫无倦意，士气极为旺盛。第三，我军民合作，以共同的信念作最诚挚的协助，增加作战上种种便利。第四，部署适切，行动迅速，能按照原定计划消灭敌人，适时合围。”

在资料方面，王将军告诉记者，根据俘虏及敌民夫与友军被俘逃回官兵等的口供及文件等整理统计，某军击伤敌军共计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九人，击毙敌军一万一千一百六十八人，伤毙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七人。击毙的敌军中，较重要者有：敌大五联队中队长管泽尔武，小队长衫山次郎，一一六联队大队长山田正勇等等。至于俘获的敌军，大半都在常德城郊、燕子桥、汪家棚、

黄石市、漆家河、郑家坪和河湫等地。

说到这里，王将军又为记者说这次会战所发生的影响：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他态度沉着而谦虚。“我觉得在军事方面，这次会战是我盟国整个战场中的一环，牵制敌军十万余，使其它战场敌兵力减少，也使我全国军人胜利信心更见加强。在政治方面，敌军的失败，可使其国民厌战心理增加，惹起政治上的不安，促使敌军早日崩溃。经济方面，我会战胜利，全民腾欢，后方秩序安宁，物价稳定。对国外来说，这次胜利愈使盟方阵线巩固，增加胜利信念，对战事推进益加顺利，加速轴心阵线的总崩溃。”

将是午夜了，这一九四三年的圣诞前夜，就使我在兴奋中过去。

舞台上戏也结束了，记者同王将军握手，感谢他的谈话，感谢他的隆重招待。

## 空军战功

### 中美大队

此次湘鄂会战，中外人士莫不十分重视。我军委会发言人曾称：此次会战之激烈与规模之大，为上海大会战与武汉大会战所仅能比拟。此次胜利主因，盖因我将士奋勇用命，所谓寸土寸血肉，誓使我河山之精神作成非敌人炮火毒气所可攻毁之长城。而其中更有不容轻估之力量，即我国空军、美十四航空队及中美混合大队之空中健儿，昼夜不辍，出动前方击敌，空陆密切配合，使我地上部队能将前此坐待轰炸无可奈何之恶运还诸敌人，亦为此次获致最有意义的胜利之重要原因。兹将美空军及中美混合大队战士先后出击情形，根据美空军方面所特别供给之材料，



按日记述如下：

十一月三日，“密辙尔”式中型轰炸机轰炸敌人三处供应基地——藕池口、华容、石首。

十日，“战鹰”式(P40)机扫荡新堤、岳阳，炸毁敌汽船多艘。另一批沿华容至沙市一线，扫荡敌交通工具，敌小木船十五艘、驳船一艘被毁。

十一日，“战鹰”式机扫射岳阳敌无线电台、炮位、兵营及敌司令部。另一批巡逻澧县、津市上空，击毁敌浮桥一座；其用以架设浮桥之木船多艘，亦被我击毁。

十二日，“密辙尔”式中型轰炸机轰炸岳阳敌仓库、铁路及高射炮位。同日下午再炸岳阳，将五层楼之建筑物一座夷为平地。同日又轰炸西斋（澧县北）。“战鹰”式机随飞西斋至洋溪之线扫射。

十三日，“战鹰”式机扫射岳阳附近满载供应器【材】之小木船二十艘，机上飞行员目击敌军纷纷溺水狼狈逃生。敌小汽船两艘亦受重伤。

十六日，石门附近敌骑兵企图偷渡澧水，我机即低飞扫射，毙敌一百三十名，马五十匹以上。另一批毁敌在澧县附近满载供应品之小木船三十至五十艘（此等小木船在滨湖区为主要交通工具）。

十八日，对石门附近敌部队扫射，予以损伤。

二十日，“战鹰”式驱逐机扫射澧县、津市两地敌据点。因我火力甚猛，敌全无抵抗。同日，“密辙尔”式机轰炸澧县附近敌据点，毙敌骑兵百名，马十匹。“战鹰”式机又飞石门。又“密辙尔”式机轰炸慈利敌。

二十一日，“战鹰”式机飞袭洞庭湖，在湖西北毁敌满载供应之小木船五十艘，敌满载军火之大帆船一艘亦中弹爆炸。又对每艘载满二十人之小木船五十至七十艘更番扫射。同日，我机扫

射在陬市、河淤企图偷渡沅江之敌。

二十二日，“战鹰”式机先后对滨湖敌小木船二十艘扫射四次。敌初误为己方飞机，及知为我机已逃避不及，其一部逃入湖滨屋宇内(?)。

二十三日，“密辙尔”式机轰炸岳阳铁路、油库，敌军械库一所亦中弹，发生猛烈爆炸。

二十四日，“密辙尔”式、“战鹰”式机联合袭击岳阳，敌铁修车厂被击中，我机队飞离三十里后，犹见岳阳方面之橙黄色火焰飞升不已。“战鹰”式于归途中扫荡汉寿，伤毙敌百五十人。同日，“密辙尔”式机轰炸汉寿，“战鹰”机击毁敌小木船三十至四十艘，毙敌步兵一百人。

二十五日，“战鹰”式机对汉寿、常德区展开攻势巡逻，沅江敌船十二艘，<sup>①</sup>又在陬市扫射敌军。（同日中美机队猛烈轰炸台湾）

二十六日，“战鹰”式机对常德以北之敌作攻势巡逻。同日“密辙尔”式机轰炸江陵敌空军根据地，归途在湖滨毁敌满载米粮之船一艘。

十二月一日，我机侦察常德，发现全城大火，并扫射常德附近敌方船艇。

二日，“战鹰”式机群对常德之敌投下大批炸弹，毙敌甚众。

三日，敌机拟反扑我空军基地，我予以截击，当毁敌机一架，击伤一架，可能击毁者两架。

四日，“密辙尔”式机群大举轰炸常德。“战鹰”式机低飞，将军火、粮食投与固守德山之我军，并扫射德山之敌军。

同日，“战鹰”式机飞常德方面滨湖区巡逻，击毁敌船四、五艘。又“战鹰”式机俯冲轰炸常德，与敌“零”式机六架发生

<sup>①</sup> 此处疑有脱漏。

激战，敌机三架可能被我击落。又“战鹰”式机再度以粮弹投与德山我军，并扫射滨湖区。又“密辙尔”式机复轰炸常德之敌。

同日，我机在常德上空与敌机发生激战，敌机可能被我击毁者二架，受伤者二架。

五日，我机在南县附近发现敌结集木船二百艘，遂猛烈扫射，弹尽后始返防。又分批整日在常德上空作攻势巡逻。又在安乡附近毁满载供应品之木船六艘。

同日，“战鹰”式机扫荡由湖畔至德山一线，遭遇敌“零”式机十架，当被我击毁一架，可能击毁一架，击伤一架。另一批在敌“零”式机群严密监视下，向德山我军投下供应品。

六日，“密辙尔”式机两度轰炸常德。“战鹰”式机与敌机交锋，击毁敌机一架，可能击毁及击伤各两架。

七日，“密辙尔”式机轰炸常德。

八日，“密辙尔”式机轰炸河淤。

九日，“密辙尔”式【机】夜袭常德。同晚夜袭武昌、汉口敌机场。我军先掷照明弹指示目标，敌机场一片火光，随投下大量炸弹。武汉为窜扰湘鄂敌机之基地，经我夜袭后，敌机在湘鄂之活动即见减少。又昼间“战鹰”式机在南县上空巡逻，击中敌运兵小木船十艘。

十日，敌机偷袭我前进基地，我机予以迎头痛击，当毁其两架，可能击毁者三架，击伤者三架。

十一日，“密辙尔”式机轰炸安乡、石首，所投炸弹均中目标。

同日，敌机偷袭我某前进基地，我损失极轻微。另我“战鹰”式机一队另由某基地起飞，至南昌敌机场上空，适有敌机将行着陆，当予猛烈袭击，毁其八架，可能击毁者一架。

十二日，“密辙尔”式机于常德大捷之际，袭敌供应基地澧

县、公安。昼间“战鹰”式机扫射由常德向北败退之敌。

同日，在我某前进基地上空，与敌机发生激烈空战，击毁敌驱逐机十一架、轰炸机三架，可能击毁敌驱逐机十架、轰炸机一架，击伤敌驱逐机十七架、轰炸机二架。

十三日，“战鹰”式机扫荡滨湖残敌据点。“密辙尔”式机群复轰炸公安、澧县，敌据点中弹，火焰冲天。

十四日，轰炸机群猛袭武昌敌机场，火药库中弹，发生猛烈爆炸。昼间我机轰炸沙市之敌。

十五日，“战鹰”式机扫射岳阳以北白螺矾敌机场，击毁地上敌轰炸机三架，另击伤战斗机一架，并扫射藕池口及石首之敌。

## 常德战记

### 常德笼城战

以一师兵力，守备一城，受装备优势的十万敌军十六昼夜连续攻击，在中国战史上还找不出先例，这是常德之战最可宝贵的成功。

常德之战发生于十二月十八日，经过十六昼夜的长时间。其中敌人停止攻击的时间仅有二小时半，它曾六次换用兵力，先后达十万人，炮击、轰炸、火攻、毒气种种战法都使用尽了。但是守军还是不投降，要在每一寸土地上流下了光辉鲜血，要敌人留下无比的代价。

常德守军每一个士兵，甚至每一个伙夫，都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要杀退来犯的敌人，要把所有的敌人杀尽在常德城边。二十五日以前，是东、北、西三面被攻；二十五日以后，是四面被围。军是孤军，城是孤城，接济断了，援军绝了，要奋斗，要生存，要保卫祖宗留下来的土地。

必胜的信念，加强了每一个弟兄们杀敌的勇气。营长张廷林带着全营的弟兄们苦守住大西门外长生桥的阵地，那是进城必经的道路。二十六日拂晓，一千多敌人冲上来，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迎头痛击，机关枪、手榴弹如雨一般向敌人飞去，一排排的敌人倒在地下，一队队的敌人向后跑，敌军官带着残兵败卒又冲上来。这样子打了六次，在第六次上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跳出战壕，擎着枪和敌人肉搏，一千多个敌人打到正午只剩四百多逃回去。

小西门外的战斗也一样紧张，酆鸿均营长率苏法三连长守住了拐上，和敌人九次肉搏，消灭敌人五百多，酆营长的刺刀成了弓。敌兵还在冲，弟兄都阵亡了，酆、苏两位也随着殉国。

人数一天天的在减少，马夫、伙夫甚至司书也拿着枪加入战斗。第一连守小西门，全连都阵亡了，只有伙夫林三目还活着。他把阵地上的手榴弹搜集拢来，带了一支枪守着阵地。一个敌队长带着二百多人冲上来，林三目不慌不忙，一枪把那个队长打死，接着八个手榴弹向鬼子送去，一阵爆炸，百多个敌人倒在地下不动，其余都跑了。我们增援部队正开到，小西门的阵地又巩固了。王义田连长带一连人守小西门与北门之间的黄经台，被敌人攻了二十次，士兵都死完了，只剩连长一个。他把没有炮弹的炮兵带了十一位，找了九个输送兵，一齐带到阵地，从二十九日到十二月一日，又守了三天，可是又剩下王连长和士兵龙荣汉两人。十一个敌兵冲上来，龙荣汉开枪打死两个，王连长亦打死一个，又用刺刀戮死一个，其余向后跑。王、龙二人跳出战壕，活捉二个，敌人不敢来了，只好用火攻，燃烧弹把堡垒的石头都烧起来。直到第二十七次攻击，才把黄经台占去。

敌人死伤了许多人，攻了七、八天，常德城还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用毒气来攻，用火来烧，用飞机投烧夷弹，用大炮射毒气弹，放火烧民屋，一层一层的向城里烧，把建筑【物】和人一齐

烧掉。可是毒气弹毁不了我忠勇官兵的战斗精神，烧夷弹烧不掉士兵们杀敌的勇气。满城都是火，炮弹如雨下，士兵一面救火，一面还是在射击，敌人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三十日下午，陈少祥排长带一排人在下南门与东门之间作战。冲到河街的敌人，想用梯子在那里爬城，十六条梯子靠着城墙，敌兵一个个往上走。陈少祥带着弟兄等候着，等到敌兵快爬完梯了，就将梯子向外推，一个个敌兵跌死在城根，太多了，推不完，又用手榴弹炸。但是弟兄们也死伤太多，手榴弹也完了，陈少祥只好用石块打。敌大队上城，陈少祥用石块又打死敌兵十二名。彼亦最后阵亡于城上。

伙夫、杂兵也打光了，政工人员亦持枪作战，官长亦临第一线当士兵。副团长步兵中校孟明武在南门指挥作战，士兵都牺牲尽了，敌人还在猛攻，他跳出战壕，拿着枪，把冲到壕边的敌兵一连打死十几个，还得到两挺轻机关枪，但是敌人炮火太密集，最后他也重伤。

所有非战斗部队都参加作战，连看护兵和卫生队都拿起枪来干。敌人每日每处至少进攻三、四十次，全城被围，每一角落都在战斗。受伤的官兵无从救护运送，只好忍着痛躺在地上，拿手榴弹向敌人抛。受伤三、四次还在作战的到处皆是，官长命令退后休息，全不肯，战斗意志特别坚强。从容赴义，视死如归，其忠义真足以惊天地，动鬼神！

敌人攻势愈来愈猛，二十九日又增加新主力来攻，城内巷战惨烈进行。守军有一房占一房，有一堡占一堡，和敌人死拼。所有的堡垒一再修理，都被击坏，最后连修缮阵地的时间都得不到。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我军只能确守下南门到大西门的一段。全城房屋已被夷为平地，掩蔽的地方都找不到。

最令人头痛的是子弹也打尽了，空军虽然来接济过，但是数量有限，士兵身上最多只剩十余粒，最少的亦只有两颗了。弹尽

了，援绝了，苦战十六昼夜，一六九团只剩十三个战斗兵，一七〇团一个都没剩，团长柴意新阵亡，团长孙进贤、副团长孟朋武受伤，连排长阵亡几十位，乃转移攻势。

十二月十一日，守军未死的人们又协助友军攻克常德。敌人在攻城战中伤亡二万八千余人。（节录《大公报》）

### 常德战绩永在

常德争夺战是一页中华男儿血肉编写的史诗。记者是中外记者武官观战团的一员，为了瞻仰这页史诗的余辉，追踪英勇将士们的步迹，特由战时的心脏赶至湘北前线观战，由后方到前线，现在又由前线转回后方。我们曾访问过在敌人暴行下逃生的义民，也曾以赤诚的心向将士们致献我们的敬意，也曾踏着满地的瓦砾、焦木，登上常德城头残破的危楼。我们脚下所踏过的那一片破瓦，一段焦木，都曾是一六九师官兵血战的代价。我们看得见那瓦片焦木上所有的战斗的经历，我们的情感不是追念而是崇高的敬仰，对常德城中每一片破瓦、每一段焦木的敬仰，更会留心那常德城墙垛上的每一点血迹、弹痕、刀创。旅行的风尘疲倦了我们的身体，但没有能消退我们内心的兴奋和光热，希望我们传光、传热，把常德的光热传给四方。

常德城内，你再也看不见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砾、焦木、残垣断壁交织的一座废墟。在街头还可以看得见弹痕累累的各种简单的战斗工事，一座孤立的绿色邮筒，或者瓦砾堆中一件完整的磁器。城里的大街小巷都曾激烈战斗或扑杀过，每一段残墙上的弹痕血迹就是证明。城内战斗过六天，敌人用尽火烧、毒气、炮轰和围攻，每天的进展也不过是二、三十公尺。到去年十二月二日晚，一六九师的官兵还坚守着五座最坚固的建筑：中央银行、老四海纱厂、华晶玻璃厂、文庙、亚洲旅社。那时，墙外面就是敌人，墙内就是守兵，四面的火海，联珠似的炮弹声。

常德城内就这样成了废墟——光荣的废墟。

困守常德的五十七师确曾作了史无前例的光辉工作。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外围战转入城郊作战的时候，战斗兵已死伤大半，杂兵成为主力，轻伤兵作为后备。战斗的武器是不能想象的，在战士们手中掌握的大半是敌人的枪械了，但用敌人的枪却能瞄得更准。指挥南城作战的孙团长就曾用三八式步枪瞄准杀死敌军下级指挥官，孟副团长射死过两个敌机关枪射手，并且隔着一座掩蔽夺获两架机关枪。除了夺获的敌人弹药外，战士们用石块、梭标、竹竿上挑手榴弹来对付爬城的敌人。

孙团长是个山东大汉，在给我们讲解作战情形的时候，顺手在城头捡起一块石块，激动的说：“这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必要的时候，石块也能打死爬城的鬼子兵。”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全身的血液向脑际冲奔。梭标是外国记者没见过的武器，孙团长给他们仔细讲解，自然是太古老了。然而，这原始而简陋的武器也能镇压得住敌人的狂焰。可惜我们伤亡太重了。后来草人也搬上城头作斗士，每一个士兵要照顾四个以上的假战士，象救火的消防队忙得东跑西奔。许多从未上过火线的政工人员、剃头兵和勤务兵使用石头、梭标的本领却高人一等呢！挂了彩的战士没有谁愿意被抬到野战医院去陪伴病床，还紧紧的抱着武器依偎在战壕里。事实上卫生救护人员都变成了战斗兵。

十一月二十九日，敌人的炮火集中轰击水星楼，命中了十几炮，水星楼倒了，守御的官兵还在继续作战。在最后一刻，远处听见由水星楼里送出宏壮的歌声和呼声。听的人哭了，唱的人从容战死了。现在还有十几具官长的遗体压在水星楼歪倒的身体下面，他们英勇的事迹将与水星楼一同永留人心！敌人终于占领了水星楼。在楼下附近抗战的战士，摩掌擦拳，誓为死难水星楼的战友复仇。他们用竹竿挑了手榴弹投掷到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处，敌人也如水星楼的大钟一样被炸得粉碎，血肉片片纷飞。



中央银行是指挥部，常德城内唯一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两道围墙裹住一所楼房，房顶上又加了钢板和竹条组织的席顶，楼下是宽仅容二人、长达五米的地下室。这便是指挥常德守御战的神经中枢，靠着几根炮火轰不断的电线和各指挥所联络。我曾探身进去看了一下，这地下指挥〔挥〕所，没有一丝光线，象一个“S”字形的黑暗甬道。由小西门冲进城门的敌人，于二十九日开始向中央银行进袭，至一日下午四面用火烧逼，但守御的战士屹立不动。晚间又反扑了七、八次，守的和攻的就隔在第一道围墙的内外接触了。十时许，敌炮击中了房顶，这痕迹还留在那里。房顶倒下了半面，围墙四壁是炮弹洞。奉命反攻的张连长受伤了，说了句“受伤没关系，还能支持”，爬起来手一挥，率领着弟兄们又向前冲杀。到了二日晚间，剩余的士兵已没有能使用机关枪的了，营长便充作机枪手。至三日晨，守军只有三颗手榴弹、四支枪、两支轻机关枪了。

常德没有一片瓦、一块石、一根焦木不是五十七师官兵的热血所浸润过的。你随便站立在任何壕沟或弹坑边，那里都曾有过一场壮烈的搏战。常德的守御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是中华男儿血肉编写的史诗，是民族战争光辉的模范。（节录《大公报》）

### 外 围 的 争 夺

在这次湘北战役中忠勇杀敌的将士，有许多人都是从“八·一三”上海战役就开始效命疆场，是身经百战的健儿。他们都认为这次常德会战是上海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两方面都动员了很大的兵力，以大兵团对抗大兵团，而且两方面都是打硬仗，是硬碰硬的战斗。常德城垣的争夺固然是硬中硬的辉煌的例证，就是常德外围的争夺战中，也很有几场绝不平凡的战斗。

在战役的初期，敌人佯作循上次鄂西会战路线进犯的模样，其企图是在阻止我西面大军的增援。所以一支敌军打向宜都，其主力便自澧县、石门北下，向常德猛扑。初期的战斗是以暖水街、张家厂、王家厂一带为最激烈。这几个据点的守军并不很雄厚，但是进犯的敌军都是甲种装备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主力，而且还以飞机俯冲投弹开路。据守在张家口〔厂〕的一连和诰赐山的一营，就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死战，战至最后一个人。虽然全连全营壮烈牺牲，但他们辉煌的事业却使后续的部队受惠不少。暖水街的一团守兵的战斗，便是一页血写的史诗。敌人包围了暖水街之后，守军几次反攻冲杀，与敌白刃接战，使敌人受了意外的重创。最后敌人靠飞机、大炮联合开路，才取下这个据点，我全团守军在从容战斗中成仁了。

第二期的战斗是在石门、慈利、盘龙桥、漆家河这一线上最为激烈。这一线的作战部队是由王耀武将军指挥，与企图进窥常德之敌军缠战不休。尤其在常德西面的盘龙桥、漆家河一线牵制着敌人不得前进，一直至我全线攻势展开后，这一线的作战部队还保持着坚强攻势力量，予常德城垣内外的敌人以很大的威胁。敌人在这一带作战出了很大的力，但是碰上了硬对手。于是在飞机、大炮之外又加上毒气；在战术的运用上迂回钻袭，侧翼攻击，一古脑都搬了出来；弄到最后，敌军第十三师团长赤盐理亲自出马到漆家河指挥作战。但我军始终屹立不动，就是在敌人钻袭部队的侵扰之下，我军指挥作战的三个司令部也未紊乱分毫。敌人的作战步调，至是遂告凌乱。

战斗转入第三期，也就是我军转为攻势，从沅江南岸及澧水南下的大军向敌军两面压击。攻势是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的，一直继续到十二月九日常德克复。以后就是追击败退的敌军。攻势开始的时候，正面援救常德的第一期增援部队由李钰堂将军率领，在沅江南岸与敌接触；侧翼与敌始终缠战的王耀武将军的

部队便由龙潭河向漆家河攻击；另一支大军则向桃源挺进，以截断迂回向常德的敌军的这一只手臂；在侧背鄂西增援部队出敌不意，由九溪攻克慈利。以常德为中心的敌军，便在我各路攻击下腹背挨打。

攻击沅江南岸敌军的增援部队，都是急行军赶到前线，每天所赶的路程要在普通行军的两倍以上。在到达前线的晚上，士兵们的要求是一句话：“我们只要睡一个好觉，明天就能拼命干。”攻击就在二十六日晨开始，二十八日就包围了薛家铺（距德山七十里）。这时攻击部队接到了长官的命令，要在当日攻克德山。我军遂两路推进：一路由薛家铺通过石门桥攻德山；一路由兴隆街向太平桥攻赵家桥（是沅水南岸敌后退必经之路），以切断敌军退路。

从薛家铺进攻的一路，留一部分兵力牵制住被包围在薛家铺的残余敌人，主力便向石门桥前进，对石门桥出迎的敌人一个冲锋，便将它冲散，德山遂一鼓而下。这种钻袭战术原是敌人的法宝，我们用来回敬他，竟一用就奏效。李钰堂将军对记者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敌人的战斗力实在太差，我们进攻的部队竟一日能通过他的三个重要据点，然后我们的后续部队再分别解决薛家铺、石门桥的残敌。前进的部队于攻克德山之后，便分一支兵沿沅水南岸向常德南站挺进，以解救被困于常德的五十七师。”记者后来遇见坚守常德南城的五十七师的孙进贤团长说：“十一月二十九日，敌人于慌张中在城内抽调了一部分兵力，以汽艇运送，分别增援德山和南站。我在城头亲眼看见那些鬼子汽艇在江中疾驶，我们知道是增援的友军到了。”德山的敌军赌兴未除便被击溃，我攻击部队遂虏获了赌具。在南站的曾有一场激战，两方反复冲杀数次，最后两方都因损失过重而退出了这个战场。

由兴隆街向太平桥、赵家桥攻击的一路，不顾敌人顽强的抵抗勇猛前进，孙明瑾师长就是在率队冲锋时阵亡的。赵家桥守桥的敌军凭借地形的优势抵抗。我军真是前仆后继，孙明瑾师长阵

亡后，副师长葛先才继续领队冲锋，腿部和腹部都中了子弹。参谋长何竹本继副师长受伤后阵亡。这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让我们向这一役牺牲的官兵诚挚的致敬吧，他们的勇敢将永标青史！

第二期的增援部队接续了这勇猛的攻势。十二月六日攻势开始，八日便肃清了沅江南岸的敌人，九日晨九时进入常德的东门。主持这次攻势的是欧震将军，他对记者说：“敌人自南岸撤退后，将两岸渡河的工具一齐炸毁，想在北岸安枕几天，绝没想到我军竟一鼓作气直捣心窝。”沅江江面宽达三公里，而且水深流急，我军临时扎绑了一些木排，便冲了过去。在记者于德山渡江时，还看见那些木排齐贴地排列在江边。

兵贵神速，德山的敌军丢下了早餐便一溜烟跑了，倪之楷营长率领的先头部队便进入了常德东门。东正街的敌军埋伏在房顶上抵抗，便衣队便四处放火。同时南站我军便作佯攻，策应东门方面的攻击。在黄昏时分，借我空军的掩护，刘德武营长率领着全营弟兄，在敌军的弹雨下渡河攻下了南门，在城中以小队形向北站搜索零星敌人，至中山东路与由东门进城的部队汇合。常德便这样克复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又重新飞扬在常德城头。

另一支攻势部队由裴家码头攻克斗姆镇，由常德西门进城，同时克复了河淤、陬市。常德城内及外围据点的敌军至此全部肃清。十日，敌三四千人曾一度以密集队形向城内反攻，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的退兵一击。

十一日，全城重入我手。从此，敌人永难望到常德了。

### 血战克德山 忠义表天地

“周××师血战克德山，忠义表天地，”这是周师长从乌峰岭上无线电中奉到薛司令长官的光荣奖评。在敌人以庞大兵力密布常德南部九十华里松林地带，阻我援军北上的险恶情况中，能够

排除万难，开一血路冲占德山的，是周师。在若干路救援常德大军中，确实达到城垣近郊而与城内守军取得策应的，只有周师。他们视死如归，从容赴难，服从命令的彻底，贯彻任务的切实，正是发扬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传统精神的崇高表现。这种传统精神的抽象解释，就是薛司令长官所谓“忠义表天地”。

### 要救援常德先钻德山

沅水故弄征人，由桃源东注洞庭，突然北向常德城垣转一大弯曲，形成一个天然口袋。这样的地理条件，累得沅水南岸部队要想达成救援常德使命，就非大胆向内钻进，难收水到渠成之效。德山距常德东南十二华里，拔海六百公尺，为沅水下游南崇<sup>①</sup>唯一高山，耸立天然口袋之口，操开关松紧之功。钻进袋内又想不致为敌所乘，更非把握袋口，无以制敌机先。周师救援常德，先钻德山，就是这个原因。

### 钻进了德山擒获赌徒

周师系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黄昏由常德南部九十华里地带通过敌人层层封锁，开始向敌后德山钻进，三十日下午六时，顺利完成这个抗战以来的光荣战例。周师长在钻进之前，曾以电话报告李副总司令钰堂、方军长先觉，表示此行以身报国，万死不辞。并预交遗嘱，寄托后事，以示决心。周师在钻进以后，为着不使敌扣留并欺骗敌人计，以少数部队在薛家铺、石门桥之西侧松林，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则秘密脱离敌人，无顾虑的向北大胆钻隙突入。他们这次曾切实摒弃伙伙担、大行李，做到绝对的轻装。在树影摇曳，幽音飒飒的残凄月夜，披荆斩棘，衔枚疾走。次晨到达德山附近一个城寨式高地东门城时，敌第三师团士兵尚在围炉聚赌。晴天霹雳，有如警察之突入捉赌，吓得敌人个个魂

<sup>①</sup> 原文如此。

飞天外，无所措其手足。他们消灭守备东门城之敌后，经过竟日反复肉搏，至下午六时，将周围约五十华里的德山完全占领。代表周师的师旗，接着飞扬在德山最高峰的乌峰岭上。

### 待要发捷报奖电已来

无线电排在克复德山之后，原已奉命向××通讯报捷，发报机在黑夜进军时震荡受损，没有方法将电发出。可是城内的守军听到他们在东南方的密集枪声，知道援军进占德山，已于当晚先代他们向薛司令长官发电报告。十二月一日清晨，无线电排将报机修复，开始与××联络。去报还未发出，对方先叫抄报。第一号收到的，是薛司令长官嘉奖他们克复德山的来电。第二号收到的又是薛司令长官命令他们一面固守德山，一面派兵一团，猛冲至常德西南岸支援守军，并乘机入城，协助守军作战的来电。来电更增加他们战斗的勇气，他们知道只要自己肯努力，国家不会埋没功劳的。

### 双方失联络不能入城

十二月一日晚，周师长派陈德陞团猛冲至常德一水之隔的南站，实行钻进天然口袋的袋底，再从事救援常德的最艰难任务。陈团达到目的，向城内发出信号弹，没有答复；吹号联络，也得不到回响。同时南岸又无船可渡，所以未能即刻入城。城内守军当时看到南岸援军信号，听到南岸援军号音，都没有方法回答。因为信号弹已经用尽，号兵又全部阵亡，只好改用灯光表示，可是这个微弱表示，又没有给陈团辨清，这是南北两岸失却联络第一个机缘。在陈团由德山西来之夜，守军派了一位步兵指挥官周重义出城南渡，向德山东去迎接。道路黑暗，彼此相左，竟失之交臂，这是南北两岸失却联络第二个机缘。等到周指挥官在德山见周团长时，陈团正被敌包围猛攻，已无法彼此会面。几次错过

南北两岸联络机缘，到了常德城边，而不能进城救难，这是周师官兵引为无可磨灭的憾事。

### 昼夜苦战稳定战局

陈团在南站与数倍之敌苦斗，至二日夜，仅剩官兵一百余人。同时守军在陈团与敌激战之际，也乘机突围南渡。三日午，周师长以常德既陷，陈团无在汽车南站苦战价值，令向德山阵地撤回，加强德山兵力。敌自德山失败，即自十二月一日起，纠集第三师团主力及第十三、第六八、第一一六等师团一部约八千余人，配属小炮二十余门，自德山包围反扑。周师孤军孤山，誓死迎战，伤亡甚重，张惠民团长、周志清营长均作壮烈牺牲。其中虽获盟机三次投送弹药，随到随用，接济屡断。至五日拂晓，突入之敌与山中守兵混成一团，枪声与杀声漫山漫谷，周师剩余官兵力竭声嘶之余，只好向山外转移攻势，待机再举。六昼夜惨烈无比的德山争夺战遂告结束。由于周师钻占德山，猛冲南站，已使敌人腹脏遭遇不可救治之伤害。敌人之不能守常德，周师大胆向敌阵九十里作无顾虑的凿进，实具有决定性作用。

### 凭吊大口袋无限感慨

记者为了凭吊德山和南站战迹，在这个天然口袋的里外，作过竟日细密巡礼。去时与逐食战场的乌鸦野犬夺路，归时在堆积如山的尸丛迷途。我们虽然饱受惊险艰辛，但是对于战场一草一木未轻松放过。德山附近的东门城四周，没有一片干净土。百年以上的古树，许多连根被炮弹拔出。德山乾明寺，做了敌人的焚尸场。东门城阵亡之敌高级指挥官一员和三千多具敌尸，也在乾明寺内化为灰烬，空留灰包，向东京作无言凯旋。德山在战前，苍松翠柏，绿荫交覆，不啻洞天福地。战后，除一个白色七级浮屠依然矗立云霄而外，其他都是遍体鳞伤。南站的战斗惨烈遗迹与

德山几相伯仲，仅就停车场的木棚而言，无不中弹累累，有的已被炮弹腰斩。

我们走完天然口袋里外以后，有一个共同观感：光荣的战绩，应该是血与肉的织成品。我们此后对敌作战，只有更彻底服从命令，更切实贯彻任务，才不让阵亡先烈饮恨南天，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 镇守常德的英雄群

镇守常德的英雄，已与常德之名一同永垂千古了。

五十七师常德城郊的艰苦战斗，确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光辉的工作，他们不是牺牲在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劫难中，而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中，以血肉灌溉了一个胜利，在常德他们真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五十七师还有五百多个战士健在，但没有一个人不是【从】几度负伤后裹创再起的战斗中过来的。在这里，记者记述这个五十七师官长们战斗的经历和壮烈的事情。不过这些事迹并不是经过拣选和彩染的，而是在全部战斗中最平常的故事，并且极力保留其原始的面貌。这只是为了记者的一个信念，愿以亲眼见过或听战斗的伙伴述说的英雄们的图象，直接地交给敬爱战士的读者。

战斗由外围转进城郊，已不是密集队形的战斗，而是一间房、一段墙、一个城垛、一个掩蔽工事的争夺。敌人以小部队在炮兵和毒气的掩护下进攻，我们的守卫者就依凭着残垣断壁和简单的工事扑杀敌人。据守者是单独作战的，除了重要的据点和宏大的建筑需要较多的配备外，大半是一个人一支枪坚守一个据点。守南城一个据点的上等兵徐彪，曾经追击三个退逃的敌兵，两个躲在一段墙的后面，一个拼命在前头跑，徐彪突然也倒在另一段墙的后面佯死，两个躲在墙后面的被骗出来射死了。前面跑的一个是机枪手，不顾徐彪的呼喊还是拼命跑，徐彪瞄准一枪射



过去，敌兵紧抱着机枪栽倒了。徐彪快步赶过去摸那支机枪，不想装死的敌兵举起就是一枪，被打中了，徐彪也不管疼痛，一跃就扑上去，两个人死在一起了。

在城头转角的机关枪掩体里面，伏着我们一个守兵，外面就伏着一个敌兵，各自向对方的那面注视着，一动也不动。我们的守兵是一个火伙，远在三十公里〔尺〕外的孟副团长就向他做了个手势，要他用刺刀顶上帽子诱敌兵，谁知他也作了一个同样的举动，用拳头顶着帽子伸出去，孟副团长一见不妙，高声喊他放下去。敌兵听见呼喊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抬起上半身，被孟副团长一枪射死了。

敌人首先是由东门冲进城的，柴意新团长亲自率领官兵在街头与进城之敌搏战，真是步步为营，寸土必争。去年十二月二日下午，敌军以大炮猛烈轰击后，密集队形的敌兵便向我春生墓附近阵地冲扑，一处被冲破了，柴团长持短枪率领一个勤务兵和一个传令兵冲上去和敌兵搏战，柴团长被敌兵一刀刺入，这位青年将官（少将团长）便忠勇殉职了。高副团长于柴团长阵亡后督率着弟兄继续杀敌，坚守着五宫街雷祖殿。敌人在半日之间向我阵地反复攻击了十八次，守军受敌军优势火力的损害，伤亡大半。高副团长决定调卫生队〔支〕援，然而援兵还没有赶到，敌兵又冲上来了，遂开始了肉搏战，歼灭敌约四五十人。在敌人第八次扑攻的时候，两个敌兵爬到壕沟的入口处，被王义田连长看见了，用力抱住伸进来的两支枪，向后再一拉，连枪带人一齐拉进来，两个敌兵被活捉了。王连长身材高大，麻脸，直爽粗犷，极为士兵所喜爱。

孟继冬营长率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机关枪连保卫师指挥部。十一月二十九日，敌人从小西门冲进，向指挥部进迫，孟营长派兵反攻，小西门一日内曾收复四次。十二月一日下午，敌人已由小西门推进至新街口西端，高廷春排长自己挟着一挺轻机枪守卫

这个地点。敌人一面放火，三面围攻，并且以山炮集中轰击，高排长不慌不忙地镇静应付。工事被炮轰毁了，然而敌人总是拿不下这个据点。最后，敌人一支兵绕到工事的后面，团团的围住高排长，然而他的机枪依然不断地喷着火弹。敌人近不得身，就四面用火烧，在火烟弥漫中，二十公尺外的高副团长还能和他讲话，但是两人都不通过包围。敌人的一颗烧夷弹投进了掩体，掩体内遂也有了火，但他一直不放松他手中的机枪，并且与高副团长呼喊：“我要抵抗到底”。火焰已在他的身上飞舞，他依然在射击。这位忠勇的战士在最后一息才放下他的武器。抵抗到二日下午，指挥部已被猛犯的敌军所包围，保卫指挥部的机枪手都阵亡了，孟营长作了最后一个机枪手。这位最后的机枪手还健在着，记者遇见他的时候，他因为曾经受了伤，行动还有些不方便。他黑脸膛，身材高细，举止极儒雅，不知道的人很难相信这也是位勇敢善战的营长。

周善福是守卫指挥部的班长，他所守的第一道工事被敌人用火烧了，于是退到第二道工事。在工事的后面是一堵破砖墙，在半夜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在墙上挖洞，遂嘱咐一个姓杨的上等兵站在墙边去等候。半天，一个直径尺许的洞被敌兵挖通，姓杨的上等兵就顺手抛过去一个手榴弹，只听见一阵疼痛的喊叫，一切便又恢复了安静。第二天的晚上，周班长又听见背后一个砖石堵封了西门的那边有人声，他就站出来等候在门边。门被推倒的时候，他如法炮制，又是一个手榴弹抛过去，就听见三四个人呼痛。另外一支步枪从门首伸过来，他便顺手一拉，便连人带枪都拉了过来，一脚踩住人，一手拉住枪，姓杨的上等兵上来一刺刀，就把敌人给解决了。周班长是我遇见的最善说笑的士兵，一口宏亮的河南土话，身材矮而粗，混号“周大头”。他是始终没有出常德城的一个。大队于十二月三日撤退后，他就躲在一间破房子的房顶上，七日夜未吃未睡，警戒敌兵的搜索。九日中午，他

被一个从敌人手中逃出的伙子所发现，告诉他国军已经进了城，他高兴得怪叫了三声。

邓文彬班长也是不退出城者的一个。他在大西门作战，受了十次伤，他的连长和排长都阵亡了。至二日晚，他们一连官兵剩了十九个人。敌人以密集队形向大西门进攻，双方以手榴弹、刺刀接触。班长一刺刀就刺死了一个敌兵，另外两个敌兵就把〔被〕他的威风 and 喊声所震慑了，两个人被活捉了。大西门是唯一没有被敌兵冲进的城门。三日大队撤退后，他便躲入文庙，把死人的大腿作馒〔枕〕头，脸上涂着鲜血和污泥，便睡在死人堆中了。和他在一起藏匿在文庙的有三四十个人。

五十七师的弟兄们在常德城内的战斗，是英勇的战绩。英雄们将与他们的业绩永远辉煌，让我们向英雄们祝福吧！

### 坚守不退的勇士们

据邝尚武称：渠为河南人，加入军队已达十载，尚无如保卫常德战之兴奋。渠一班六人，在班长吴炳南率领之下，在本月一日敌军攻占常德时坚守不退，埋伏被炸毁之土壤中。当时仅存轻机枪弹五十颗及手榴弹三枚，乃以稻草遮盖，决心不退。在壕内七天，以所带之干粮充饥，无水解渴。至八日晚，闻悉我军反攻入城，乃跃起杀敌，高呼猛冲，协同我攻城战士歼敌数十。该班长吴炳南，不幸受伤，手指被砍落，其英勇事迹固可歌可泣也。又据中士班长周善福谈，在十一月底与敌激烈巷战时，在我指挥部附近碉堡中作战，因左右火焰过烈，后退五十码，与敌肉搏。三日，渠抱与城共存亡之决心，潜入街边被炸毁之民房内，在破灶藏身一、二天，以灶边所有之黍米充饥，后即以所带炒米为食。九日拂晓，听到我军所用之枪声起于东门，欣悉援军到来，乃率领弟兄一跃而出，见敌兵分往西北溃退，乃持其所剩余的手榴弹向敌猛攻，占领小西门。渠在军中有周大炮之混号，“八·

一三”时即参加作战。此次巷战中，趾肥〔骨〕受伤，所包纱布，因混乱中弄污，乃撕衣包扎。另据上士班长谢建章说，渠在二日夜间受伤，但我军士轻伤决不后退，医官及担架兵同在作战，轻伤后仍奋勇而战。

最后记者询问在三日至九日间七天来匿藏城内坚守不退之详情。据称：当时全城共有战士一百数十人未离城一步，深信十天内，我军必然克复。隐蔽时有上士班长哲文斌，因兴奋过度，忘却自身危险，竟自壕中探首而出，适见一敌军曾发弹，炸伤头部，不禁大笑，幸经人提醒，始又躲回，险被敌发觉。

谈及我军士气，远胜于敌。我军火虽少，但坚守三不射主义，即无瞄准时不射，不见敌人不射及打不死敌人时不射。至于手榴弹，则必须同时歼敌三人以上时始行使用。在敌人施放窒息性毒气时，渠等即用手巾沾小便覆口鼻。可见我军物质上困难甚多，但人人具有必胜信念，以大无畏精神与敌苦战。常德之捷，如此种精神之表现，盟邦记者听渠等说话后，大为激动。在常德保卫战中，我常德城固从未一日被敌完全占领，此点实我常德之光荣。

## 战地英魂与日月争光辉

### 用最后一颗子弹作最壮烈的牺牲

某军营长何曾佩，辽宁人，军校第×炮科毕业。抗战以来，即转战于各战区，颇著功勋，且向以忠勇机敏见称，确为青年军人中杰出之人才。此次该营固守常德，自去年十一月十日起与敌接触后，因连日激战，迄至二十七日炮弹告罄，该营长即率所部，用步枪及手榴弹与敌周旋。至十二月二日午后，守大西门之友军及守门官兵全数伤亡后，该门阵地遂告失陷。此时何营长激于爱国之热忱，毅然率该营营部身先士卒，向敌反复冲杀，喋血

鏖战，奋不顾身，虽身重伤，仍不返顾，终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之下，将大西门阵地夺回。然该营长何曾佩、副营长余云程（广东人，军校十二期炮科生）及官兵三十余员名，均为国作壮烈之牺牲矣。是役掳获敌机枪两挺、步枪三支。

某军炮兵团连长蓝毓林，湖北籍。幼怀壮志，长即投入军校，第×期毕业后，即在该团服务，转战各战区，功绩勋著。此次守常德，连日在长生桥与敌激战，因其指挥巧妙，歼敌极众。迄于炮弹所剩无几，即以出(?)炮一门，在大西门占领阵地。当敌冲杀而至时，该连长即亲自指挥炮手，用零距离之榴霰弹向敌射击。敌虽数度冲锋，终以沉着发射，均将敌击溃。及至炮弹用罄，最后即以步枪刺刀及手榴弹作为抵抗之武器。去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在敌步炮飞【机】及毒气联合进攻之下，该连长竟身先士卒，反复与敌肉搏，卒使敌人不得越雷池一步。但该连自连长以下官兵二十余员名，均为国捐躯，壮烈牺牲。

排长包秉林，作战勇敢。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敌屡攻大西门，敌将重机枪堡垒围攻，机枪不能发射，且顽敌向堡垒内投掷手榴弹，卒赖该排长沉着应战，还以手榴弹，一弹炸敌人六、七名，将敌击退，西门得以赖保。该排长虽手部与头部负伤，仍坚持不退。大西门之屹然未动，惟该排长实有功焉。

炮兵团机枪连排长陈国雄，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命率士兵五名固守常德下南门外之水星楼。有敌兵数十名向该楼进攻，该员见敌未接近前，则隐身不动，俟敌到达该楼附近，即以手榴弹向敌猛击。敌虽数度进击，然因该排长沉着应付，致敌损失极大，而终不得逞。嗣后因士兵死亡殆尽，伊则独自奋斗，继因众寡悬殊，该楼竟于二十九日晚被敌突入。该排长见〔鉴〕于此据点难以保守，即放火焚烧，而隐身于另一房舍内。敌见我水星楼放火，竟绕该楼而前进。当其行经该员隐身之所时，陈排长即以刺刀将敌刺杀两名，其余之敌即夺取其枪，后因敌人甚众，该排长

难于挣脱，故一手与敌夺枪，另一手即将胸前之手榴弹拉火爆发，竟与数敌同归于尽。似此忠勇为国牺牲之精神，实属可歌可泣。

## 会战中之敌军和伪军

常德会战中的敌军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问题我们曾请教过薛长官。

他说：“敌军军纪的败坏是天下第一，到处烧杀淫掠，这且不说，其战斗力的低落，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前的几次战役中，敌军每一个据点的守兵，非全部死光不会放弃。这次只要我们官兵勇猛地扑攻，多半是丢枪抛械而逃。从前那样死守据点的情形，是百不一见了。而且，这一次战役中，敌军的新兵特别多，而且出身大半是商人、工人，甚至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战斗经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敌人兵员的缺乏和训练的草率。”

参与此次战役的将领官兵，都曾说过了敌军的战斗力比前远为低落了。

李钰堂将军说：“只要我们冲锋的杀击声一喊，敌人一定慌乱。有许多次，我们进攻的部队很容易的就冲进敌阵，或者冲过敌阵，钻隙到敌阵的后面去。”

镇守常德东门的高副团长曾对记者说：“到后来，敌人都不敢冲锋了。我们的守兵常常听见敌人在一百多米的远处喊杀声，就聚精会神地准备格杀，但总不见人上来，渐渐喊声也就停止了。以后，就是听见他们的喊声也不大理会了。”

在桃源，我们曾访问过敌军俘虏，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和山田增雄丸、户见喜市、桥本三四五、池上利一四个人谈过。我相信他们的话都是诚实的。他们都厌恶战争，希望早日和平。山田增雄丸的话说得很愤激：“打完仗我不愿意回去了，我希望能留在中国作一点事情。”他脸上的愁容告诉了我们：日本军阀的暴行逼他

扮演悲剧，而这悲剧正刺伤了他的心。他避免和我们谈他家庭的情形。他们四人中两个是第一次上阵的新兵，三个人是技术工人，一个是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

山田增雄丸是第二师团工兵第三联队的一个上等兵，去年九月底就由汉口附近调到沙市，准备这次常德的进犯。他穿了一件污黑的黄咔叽布的大衣，脸有些浮肿。他是一个熟练的煤矿工人，曾在山口县的一个大煤矿工作。谈起这次常德战役，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常德，长官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打常德。从来我们没有听长官们说过，战争为了什么，或者为什么才战争。”他是第一次上阵作战。他说同伍的士兵都厌战，打不起精神来，但是碰见的中国军队却都是十分勇敢的。在他和同伍的心目中，永不了解为什么长官们告诉他们要恨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事实上他们的感情中没有这种憎恨。对中国对英美的战事，他们一点理解也没有，甚至德国和日本共同命运也一点不知道，平常也很少有人提到这些事。他一再向我们说：“我们只希望和平，战争的前景无法谈了，战后我希望能留在中国作点事情……不回去了……”他低垂了头，再不启口了。

户见喜市是第九师团的一等兵，于去年六月十日正式入伍。他穿着一件蓝色土布大褂，有人问起这件衣服那里来的，他说是在未被俘前抢来的。面貌清秀，年青而沉静，在入伍前是东京电灯厂的工人。谈起东京情形，他说生活非常艰难，但工作都比平时双倍繁重，生活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甚至电灯也【只】能点到夜间十点钟。他在入伍时检查身体是不及格的，然而也通过了。入伍后受三个月的训练，就由下关开拔到朝鲜釜山，由釜山一直坐火车到南京(?)，然后转车到汉口，就这样上了前线。

桥本三四五是十三师团六十五联队的炮兵上士，受伤后被俘，子弹还在左腿上没有取出，他还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被征调入伍了。他说因为兵源缺乏，在校的学生也不能免于征

调。他能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一脸的狡猾气，他拒绝谈战争的前途，但相信德国必将失败。

池上利一是三十四师团二一六联队的炮兵上士，在慈利附近作战时中国军队抄袭到背后，便被俘了。他承认日本兵烧杀淫掠的行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同时坚决否认自己曾做过那样的事。二一六联队的伤亡很大，在慈利附近就伤亡了七、八百人。他说战争是日本的军阀推动的，一般的人民并不热心，他们知道一旦失败，什么都完了，人民渴望着和平。这位炮兵上士在入伍前是汽车司机，家中还有五十四岁的母亲，他想念她。他说一切都是日本军阀的罪恶。

我们从桂林赴长沙的途中，在湘潭车站上巧遇了一批解送后方的俘虏，也曾作过访问，其答话和桃源的俘虏大致一样。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常德战役中的敌军的面目了。

关于伪军，俘虏们很少说到，但常德和桃源的老百姓却见到不少，许多遭了劫的难胞也痛恨伪军，一切烧杀淫掠的罪行，都有伪军作帮凶。伪军有时也假扮日本兵，在老百姓面前胡说一气，然后掳掠而去。老百姓说伪军大半是给敌军开路的。

在薛家铺参观战利品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本伪军日记，记者抄下了几段，顺便写在后面：

“十月十九日，天阴无风，在小园子休憩。上午谭叶长跑了。下午六点半出发，夜阴细雨”。

“二十一日，上午领香烟一支。下午买了一包，金标给了十元”。

“二十五日，夜路不好走，晚上逃兵六名：周文英、陈福德、白新学、郭应鸿、李得胜、李鸿奎等，因半夜之苦不能耐而逃了”。

“十一月六日，天阴无风。早七点出发，下午七点至沙湾，拉伏三十名”。

“十三日，下午四时半出发夜战，伤兵三十三名，至晚六名



抬到野战医院去了。”

据前方的将领说，参加这次战役的伪军有一万人。

## 劫后常德

薛长官在接见中外记者武官观战团的席上曾说过：“敌人的野蛮，比野兽还要甚一层。敌骑所过之处，烧杀劫掠随之，我们的老百姓真是遭了大劫，年青的妇女被敌人遇上，没有一个能逃得过兽行的蹂躏……。”他是面向着作战地图，背向着武官记者们坐着的，这时他忽然转过身来，我们看见他脸上愤怒的青筋，面部由于全身血液的冲奔而红紫了。室内的气氛大变，薛长官高亢而愤怒的音调把大家听赵参谋长作战报告后的兴奋情绪打散了。他重重地向桌子上一击，高声地喊着：他们（敌人）简直连野兽都不如！

中外记者武官观战团在常德桃源的实地视察，证实了引起薛长官愤恨的那些事实——敌军的野蛮所造成的人类的灾难……。

我们参观了两处作战的阵地，便渡过沅江到德山，向常德进发。德山寺是一座雄伟的庙宇，绿瓦红墙，由山麓一层层向山岭盘旋。山岭的佛殿已顶上露天，四壁残破，地下是几寸厚的瓦砾。佛台上的佛象依然是一脸慈蔼的笑容，但陪伴他的已不是往日缭绕的香火和明亮的烛台，而是一片劫后的凄凉，他的左半身已经残缺了，心口被挖开了一个洞……。这一带敌军曾占领过，德山寺一度做过敌人的司令部。如今敌人被驱走了，留下的只是佛象脸上的慈蔼而永恒的笑容。在战壕里，《扫荡报》的记者曾拣起一挂被血迹污染了的佛珠，然而带佛珠的人呢？我们却一个也看不见，你不难想象在这圣洁的佛堂里，敌人曾是怎样疯狂的以血污的手写下他们的罪行。

过了沅江，是一条笔直的河堤大路通向常德。传闻中的路上

的繁荣已为敌人的一把大火烧光，一段段烟熏的残墙和无数棵斜立的焦木迎送着我们。在这宽广的大路上，我用最大努力想闭紧我的眼睛不看这焦黑的世界，但我的努力失败了。路旁吸引我注意的是几座破烂的蓆棚，那是临时用焦木和破蓆搭盖起来的，几个妇女和小孩用没有表情的眼光观察我们这一行队伍，痴呆呆地陪伴那孤单而简陋的建筑。此外，除了火烧的残迹，我什么也没有再看见。

在常德，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访问这劫后的城市，就遇见了西班牙籍的王德纯主教。他瘦小而慈祥，颌下飘动着银白的长须，是皈依了六十多年的天主教徒。提起了日本兵，他的感情就被激怒了，气吁吁地说：“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这样无聊野蛮的军队，他们一点人的理性都没有……”。他自己遭受了四次毒打，现在头上还留着刺刀伤痕。“他们打我，只是因为我要保护那些善良的妇女和修女。他们一天来打搅我十几次，晓得在修道院和教堂里有十几个修女和一百二十几个中国妇女，……他们真不怕天主的惩罚！”修道院的一位范修女被敌兵抓破了脸，但王主教拼命保护了这位修女的圣洁。教堂的地下贮藏室被搜索一空，抢走了天主教和几位司铎的金十字架、金表、金边眼镜、金戒指和其他衣物，甚至连教堂准备食用的三口猪、两只鸡、四十个鸡蛋也一齐掠走了。教堂的损失约四十儿万元，王主教已电请上海的西班牙领事馆向日本提出抗议。

在教堂红色的屋顶上飘飞着西班牙的国旗，教堂和修道院的房屋就由于这面旗得在一片残垣中保持完整，然而血污的罪手在传播仁爱的教徒面前也留下了血迹。王老主教在我们面前第一次为了人类的野蛮而动怒，从瘦小的身体里发出宏亮而愤怒的声音：“我想不到日本兵野蛮到这种程度，他们在我眼前做的都不是人类的行为。我发誓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我的朋友，唯有日本人我不曾认识他们，在那个国度里我没有朋友。我是西班牙人，西班

牙是中立国，但我个人要宣布，日本是我的敌人。”慈祥的老人全身在微微颤抖，我察觉他忍受着一种痛苦，为了几十年来他所崇奉的仁爱的信念而痛苦，他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了的那血腥的事实，使他痛苦，更使他愤怒。

在黑暗中，我走向寓所，宽广的青石马路上处处横着一堆堆的破砖瓦和木柱，两旁有的房屋只剩下高耸的墙壁，从那里送出一阵阵的寒风，没有一盏灯，一点亮，没有一点声息，甚至没有听见一声狗吠。

常德的整个面貌是不能辨认了，象是刚被发掘出的古老的废城，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一堵齐整的墙。归来的难民在瓦砾堆中踟躅、徘徊，想寻出旧居的痕迹。然而，他们大半是怅怅然若失地含着两眶泪水缓慢地走了——他们再度离开这城市。

在常德被包围之前，城中的十四万居民都疏散到乡间，大部分是渡江到南站，再转向黄石港、裴家码头、河淤一带，不幸恰被从漆家河渡江之敌包抄了，于是便演出了大规模的抢、杀、奸。敌人对付难民的第一步就是搜身上，五十元、一百元的钞票一齐抢去。五元以下的小钞统统撕碎，然后往高处一抛，看着那一片片飞舞的钞纸作乐。有时候聚齐一二百难民在一处，喊他们把钞票、饰物往地下丢，聚成一堆后一齐拿走。在永竹山，三个敌兵在一所草棚里搜寻出一个藏躲的难民，喊他脱去衣服，因为在慌张中脱得太快，便被一刺刀刺死。敌兵摸了摸尸体，搜走衣服内所带的两张五十元和一张一百元的钞票。

留在城里未及逃出的难民，在敌人进城后，全被骗进一间大房子里，一把火烧了这间房子，房子中的难民便随房子一同葬身在炽烈的火焰中。在三叉湖，三个敌兵用机枪射死一百三十九个难胞。在乡间，三个或两个一起的难胞，都是被敌兵用刺刀杀死的。观音湖的一位五十几岁的刘百生老者，被几个敌兵用枪托打死后，还敲断他的大腿。所有的被拉去的伙子，青年的或老年

的，一不如意，便被一脚踢进河里或穿心一刀刺死。伏子是老幼皆拉，最老的有六、七十岁的老头，最年青的有十四五岁的小孩。年老的被杀死的最多，因为他们既挑不动，又走不快，稍一耽搁或憩脚，就被杀戳！

每一村庄乡镇，都是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耕牛都拉去佐了餐，鸡是要剥皮吃，米和棉衣一无倖免，都被抢走，被褥拿去给马用，质料好一点的棉衣被撕成碎条围在项间取暖，毛线衣最被喜爱，即使是沾了血迹的也都扒走。剩余的米粮或丢进水里，或撒在粪坑里……为敌兵作向导的奸细说这是“破坏主义”。

## 一 篇 血 债

滨湖一带本是鱼米之乡，客岁收成不坏，敌人早已垂涎三尺。抢粮在敌人看来简直比打仗还要紧，米也要，棉花也要，吃不完抢不完的就放火烧，对厕所里倒，他们不留一粒余粮，要饿死中国的老百姓。除粮食以外，猪、牛、鸡、羊，一概杀尽，连野狗都不留一条。鬼子吃鸡吃牛都剥皮，或者在活的牲口上割去最肥美的一块肉。人在叫喊，猪牛也在叫喊。敌人去后，满地都丢下毛皮。记者到常德的一所外国医院的后院，就还剩下几张带毛带血的牛皮，缩做一团，发出刺鼻的恶臭。和毛的鸡皮在茶园中在道路上随处可见。鬼子们要运粮，于是捕捉我们的老百姓，六十岁以上的老者也要替他挑，年轻的更欢迎。越年老越要你挑得重，在敌人威逼之下，一手拿着拐杖，一边挑着担子，摇曳着身子向前磨，慢了不是一皮鞭就是一刺刀柄，只要你略有反抗之意，准会一枪送命。

独木湖附近的一个处所，敌军抓住三十多个老百姓运粮。赶完了几十里路到了河边，替他装上了船，鬼子说你们回去。这群人以为得到了生路，喜出望外的走回头路，后面机关枪咯咯的响了，三十多条善良的躯体东倒西歪的在河沙上抽搐惨叫，鬼子还

在拍手大笑。杀人如儿戏，这群血腥的魔鬼何时偿还这笔血债！

三叉湖善春乡敌兵突袭一座村庄，四面团团围住，大肆搜括。一个年青力壮的汉子再也忍耐不住，顺手抓了一把板斧砍翻了两个敌兵。大祸临头了，敌兵在村庄四周放火向中烧，往外跑的用机关枪扫射，全村两百多人仅三人逃脱了性命。

离河淤街两里路的一个村庄内，一家九口逃避不及，藏在院后几株草树里，敌兵发现了他们，一把火，草树烧着了，烈焰中一阵凄厉悲鸣，年青的汉子挣扎着往外跑，不到几步，又被敌兵砍死了。黄石港的一个处所，敌兵把五个老百姓捆绑在一起，再挂一颗手榴弹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强逼自己拉开引线，一声爆炸，五个人死做一堆。

八岁幼女，六十老姬，都是兽兵奸淫的对象，妇女逃避不及多投水而死。敌兵捉住妇女，轮奸还不甘心，塞一把胡椒，再插入一个啤酒瓶。常德前河某处，敌兵捉住一杨姓父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迫亲父奸淫生女，然后再轮奸致死。裴家码头所在的地方，二十多个敌兵轮奸一少女，一个奸淫，余者环绕歌舞作乐。

前河永竹山一所学校里，女教员二人仓皇中为敌擒获，强迫轮奸之后，反绑在校门的一棵树上，用刺刀猛戮阴户，挣扎半小时后才气绝身死。这正是兽性的狂暴。

敌兵掳去大批妇女儿童，沿途随意杀害。常德西北三十里之地，敌兵败退，无法带走这一群妇孺，混乱之中，杀的杀，埋的埋，百十条生命了结在这里。如今坟冢累累，祝福他们的英灵早日安息吧！

在兽军践踏蹂躏之下，多少同胞惨死，多少同胞无家可归，谁无妻子，谁无儿女，痛定思痛，我们要反攻，要暴行者偿还血债。

据中央社常德十二月二十日电称：此间军政机关依据各种报告，估计常德争夺战中，被敌残害人民约二千三百人，被奸妇女

约五千零八十人，被虏妇女约一百八十人，因奸致死妇女约一百八十人，被掳男子约三千四百人，被掳儿童约三百二十名，总计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余人。

此次常德争夺战之胜利，我军固曾付出相当代价，而我民众所受之损害，目前尚无精密统计。仅就湖南第四行政区而言，包括常德、桃源、慈利、石门、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等九县，其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当全省面积十分之一。居民在三百万以上，均曾遭受战争之影响。各县城受灾民众，据估计当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就常德一隅言，被毁民房约一万栋，值十四万万元；稻谷二十五万担，约一万万元；杂粮四万二千担，约三千七百八十万元；耕牛一万二千头，约四千八百万元；农具十一万件，约三百三十万元；商家七千余户，其货物损失约二万一千万元；公物损失，约一万八千五十万元；公务员一万二千户之损失，约七千二百万元；人民衣物，四万九千户之损失，约值九万八千万元；棉花六千石，约四千八百万元；肥猪四万头，约十二万万元；鸡、鸭四百万只，约二万四千万元；总计当在四十七万万五千七百六十万元以上。<sup>①</sup>

据中央社常德二十二日电称：此次敌骑所至，本县乡镇乡民家饲养牛、猪、鸡、鸭等，被敌遇即杀食无数外，抢走杀死之耕牛，估计达万头以上，对明年春耕不无影响。

<sup>①</sup> 原文如此，上述数字疑有误。例如“万”似应为“亿”。

## 《近代史资料》(总55—64号)

### 篇目解题

本刊编辑室

说明：本刊曾在第57号、第58号上连载了本刊第1—54号的篇目解题，得到广大读者的鼓励。应读者的请求，在这一期中我们又登载了第55—64号的篇目解题，以方便大家了解和使用《近代史资料》。今后，我们将继续定期刊登本刊所载资料的篇目解题。欢迎读者对本刊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和批评。

## 太平天国

**曾国藩等致鲍超等手札** 陈柏泉辑 总57号

这批手札共十六通，时间为咸丰五年至同治三年，反映清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地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人民起义

**广东信宜凌十八起义始末** 总56号

本文记载信宜拜上帝会领袖凌十八起义情况，系广东督抚衙门档案，藏于英国公共档案局。

**洪杨战役亲历记** 怡斋 总60号

本篇共包括《戎幄塵譚》、《罗尚书战绩》和《髯参挥塵录》三篇，内容为太平天国时期人民起义资料。

**姜应芳起义史料续辑** 竺柏松辑 总64号

此篇是本刊第49号所载姜应芳起义资料的续篇。

##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刘松山手札** 陈柏泉辑 总62号

湘军将领刘松山致高云浦手札，记载了同治八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情况。

**李有恒剿办东乡军务节略** 李有恒 总62号

四川提督李有恒著，内容为同治十三年镇压东乡“民变”的经过情况。

**1892年邓海山起义资料** 汪叔子、王凡选辑 总55号

此篇系关于一八九二年湘赣边界农民起义的情况，辑自档案、方志等记载。

## 甲午战争

**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

(英)詹姆斯·艾伦撰 邓俊秉 马嘉瑞译 总57号

作者是甲午战争的目击者，记叙了战争的经过、日军的凶残及清廷官僚的腐败状况。

## 义和团

**荣相国事实记略** 佚名 总56号

主要记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至七月间京畿一带义和团的活动



情况，和荣禄等诸王大臣对义和团的态度。

## 教 案

**同治十年反洋教揭帖** 总62号

本篇收录同治十年各地反洋教揭帖二十件。

**杨珍林自订年谱** 冯祖贻整理 总55号

这里收录年谱一九〇〇年——一九〇四年的一部分，主要记述谱主处理山西泽州教案善后及人民抗捐税斗争。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电稿、函稿** 郝庆元辑注 总59号

这两个资料，记载了一九〇一年周馥在京办理议和教案的函电稿。其中电稿五十一件，函稿三十三件。

## 中 外 关 系

**吕海寰出使发电** 吕海寰 总60号

驻德公使吕海寰一八九七年十月至一八九八年七月间与国内往来文电，共十八件。文电反映了德国“租借”胶澳及清廷购买武器等问题。

**沙皇攫取蒙古——俄国外交文件选译** 陈春华译 总58号

文件反映了一九一二年五月至十月，沙俄支持蒙古王公的反叛活动，以肢解中国、攫取蒙古的情况。

**俄英在西藏的交易——外交文件选译** 王远大译 总64号

本文选译了一九一四年二月至十二月，俄英两国在西藏问题的政治交易中的外交文件，共十通。

**《蓝辛石井协定》签订前后** 王善中译 王濂校 总58号

此篇摘译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有关协定签订前后美日间来往的电报、信函。

## 1917年美国对华关系资料选译——对德参战问题

王善中译 王濂校 总62号

本文选译了有关中国对德绝交、参战问题上,美国的对华态度及外交活动的有关文件。

## 清末社会政治状况

**诡谋直纪** 毕永年 总63号

本文系有关戊戌年康有为等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第一手材料。

**光复军事略** 李燮和 总57号

文中叙述李燮和参加反清的经历和光复军历史。

**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 钱永贤、耿明、邵白顿理 总59号

此篇为贵州巡抚庞鸿书于宣统二年与各督抚讨论立宪问题的来往电文。

**张督私访纪行** 管霞起整理 总62号

本文记录了张督查勘江西水灾及乔扮行商密查厘卡积弊的经过。

**按属考查日记** 谢汝钦 总62号

记录宣统元年对黑龙江、吉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中俄边境等问题的考查情况。

**縲继见闻悲愤录** 佚名 总64号

记录清末广东番禺看押所的种种情况,暴露了旧监狱制度的积弊与黑暗。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选录)** 杨圻 总61号

这里所选录的杨圻诗词,记录和反映了自英法联军至北洋军阀覆灭的一些历史事实。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 李日垓密电簿

总56号

此资料系一九一九年李奉岑春煊之遣与徐世昌等秘密接洽和议时，与西南有关人士往来密电。

### 北京政变文电辑录

徐锡祺辑

总61号

收录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至段祺瑞上台期间，各方所发文电。

### 黄渡甲、乙历劫始末

章圭璋

总57号

本篇记录一九二四年秋至一九二五年春，直皖两系军阀为争夺淞沪地盘在江苏黄渡镇互相厮杀以及人民罹难情形。

### 禹县屠城记

佚名

总60号

内容为一九二五年一月军阀血洗河南禹县的真实记录。

### 吴焘日记（选录）

总55号

日记记录了一九二五年吴焘被张作霖派往岳州与吴佩孚联络，密谋对付冯玉祥的情况。

## 二次革命及中华革命党

### 癸丑江宁一瞥

芝岑

总64号

本文系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的日记。它记述了南宁在“二次革命”时曲折反复的战争经过及社会情况。

###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

孙中山

总61号

这篇资料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中文抄件，与胡汉民所编《总理全集》中《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一文多有不同。

###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

总61号

此件系一九一四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开会讨论革命方略的会

议记录。

**陈其美函牍** · 陈其美 总63号

本篇收录了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时与革命党人来往函件、公文，共三十五通。

**革命党人反袁文件** 总61号

本篇收录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何海鸣、陈家鼐所著反袁文件各一件。

**革命党人在日从事反袁活动情报** 总61号

本文收录了中国驻日公使一九一四年致日本政府的照会、文件等，内容系有关革命党在日活动情报。

**中华革命党之回忆** 居正等 总61号

此篇辑录居正、邵元冲、朱执信关于中华革命党的三篇回忆。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二·九”运动报刊资料选编** 闻黎明辑 总59号

辑录了“一二·九”运动时期，一些主要报刊对运动的反映和记实。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蔡德金辑 总60号

此篇辑录了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及改组派头面人物来往的部分电函。共四十八件。

## 抗日战争时期

**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回忆写实** 罗君强 总63号

本文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罗君强对汪伪政权的内幕和参加汪伪政权经历的回忆。

**千里哀鸿说“清乡”** 汪曼云 总63号

本文记录了抗战时期日伪对沦陷区进行的所谓“清乡”活动的情况。作者曾任汪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清乡事务局长。

**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部分资料** 闵大洪辑 总60号

此篇辑录了抗战时期《救国日报》和《新华日报》登载的日军施放毒气的报道资料。

## 解放战争时期

**一个星期的日记——闻一多教授被暗杀后的记叙**

庄任秋 总60号

作者当时寄住闻家。日记详细记录了作者在闻一多被暗杀后的所见所闻。

## 近代经济资料

**四川款目说明书** 总64号

本篇详细列述了清代四川地方财政收入的各项捐税款目，共三十三项，并对每种捐税的创制沿革、加征过程以及上解、存留、支付等情况作了说明。

**丰利船日记** 陈吉人 总61号

此篇系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中国商船往来中、日之间的航海日记。日记涉及中日贸易的具体情况，商人的生活及日本社会等情况。

**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 苏州图书馆供稿 总55号

长驻浙江宁波的清浙海关衙门的“经制书吏”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开造上报给新任巡抚左宗棠的公务清册。清册概述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关以来，浙海关衙门建制沿

革,并详细陈述了经费、税银的定额及变迁,机构体制、职责范围,每年的税额数字、海关人员的编制、进出口税务等等情况。

**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 郝庆元 总56号

本文依据该局公牍、文书、档案等资料编著,说明该局对直隶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及作用。

**青浦县光绪十二年地漕民欠征信册** 华开荣整理 总57号

本篇系光绪十二年苏州青浦县上报的地漕民欠征信册的底本。它反映了晚清财经政策、经征赋税的章程、制度、措施办法等情况。

**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 沈家五编 总58号

本表辑录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六年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的名称、资本额、主要股东等情况。

**吴虞日记中物价摘录(1912—1917)**

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 总60号

本篇辑录了吴虞日记中的有关成都和北京地区的生活物价及银钱兑换比价等资料。

**上海信成银行始末** 沈云荪 总55号

本文介绍信成银行创办人之一沈缙云及银行始末。

## 近代文化资料

**常熟报刊简介** 庞士龙 钱永贤 总56号

介绍近代常熟新闻报刊史料。所录皆作者亲见。

**苏州报刊六十年** 胡觉民 总61号

记录苏州自有报纸之日,直至一九四九年的报刊发展历史。作者系苏州报人。

**长沙报纸史略** 李抱一 总59号

本文记述民国元年至二十年长沙报界的情况。

## 近代军事资料

**海军大事记** 池仲祐编辑 总61号

一九一八年由北京政府海军部编纂，记录自同治元年至民国六年中国海军的重要史事。

## 人 物

**康有为未刊遗札** 陈华新整理 总56号

此件系康有为一九〇六年八月一日致美洲保皇会员手札。

**孙中山三赴纽约** 吴朝晋口述，李滋汉笔记 总64号

本文叙述孙中山在旅美华侨中宣传革命，筹集经费活动及与“保皇会”的斗争情况。作者系同盟会纽约支部负责人。

**孙中山在福冈** 陈仲言译 总55号

本篇辑录了日本《福冈日日新闻》一九一三年二月至三月所刊登的孙中山当时在福冈活动的新闻报导。

**孙中山致三县有朋函** 李廷江供稿 总64号

本篇收录一九一三年孙中山致山县有朋函札两通。

**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 孙中山 总57号

收集一九二三年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四通，另廖仲凯致后藤函一通。

**孙中山未刊书简** 孙中山 总55号

收录孙中山一九三四年至日本众议院议长粕谷义三的信件。附李烈钧函一通。

**孙中山在日本** 吉迪译 总58号

本文译自日本档案，为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至同年十二月底，日本警察监视孙中山活动所作的记录。

**孙中山在日本(续)** 吉迪译 总59号

**黄兴佚文一束** 杨鹏程整理 总64号

此篇辑录黄兴一九一二年九月至一九一三年三月的讲演词及函电三十二篇。

**章太炎致孙中山函** 余齐昭整理 总57号

章太炎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致孙中山函一件。其内容是：一辞聘枢密顾问；二反对抵借汉治萍公司事。

**黎元洪部分房屋土地契约** 廖一中整理 总62号

该篇辑录黎家所藏黎元洪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所占房屋土地的买卖契约，共一百一十九件。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 总57号

一九一三年六月梁致袁世凯函。后附俞祖猷撰《袁世凯收买黄土龙、王和顺的内幕》。

**张一麐生平** 张一澄 总60号

本文叙述张一麐生平事迹及作者耳闻目睹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邨园学行记** 崔建英整理 总57号

本文记述叶德辉的学术观点与成就及参预湘省政治的活动等，为叶门弟子所著。

**薛福成书札** 薛福成 总63号

辑录薛福成在李鸿章幕下时与上海招商局沈能虎的书札。另附薛氏兄弟致沈书札。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总55号

主要记述阎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时的活动及当时山西的情况。

## 其 它

**厦门苦力贸易资料** 总62号



本篇系咸丰八年中国因英商参与苦力贸易而致英领事的照会，及拐犯和被骗苦力的口供。

**上郑玉轩钦使禀文** 黄遵宪 总55号

此文是黄遵宪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时，为华侨事务上驻美大臣郑玉轩的禀文，共二十五篇。

**德宗请脉记** 杜钟陵 总56号

记载杜钟陵在光绪死前为其治病的经过。

**班禅赴印记略** 佚名 总62号

原名《西藏残牍》，记载一九〇五年十月至一九〇六年二月间，班禅赴印度会晤英王储的往来公牍。

**穷家行** 《宁津县志》编委会 总58号

本文介绍解放前山东宁津县乞丐组织的情况。

**《闻尘偶记》小注** 舒之 总58号

系对《闻尘偶记》（载本刊总44号）的补注。

补白、史料研讯：

**《趣园丛录》** 汪曾武 总55号

**祁龙威补笺《热河密札》** 总64号

史料研讯

## “千人会”起义日期考

曹家俊

胡绳同志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四编《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第二十四章《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提到“苏南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边界地区在1911年发生‘千人会’的农民起义。”书中说：“11月28日，常熟的军警下乡到王庄逮捕了‘千人会’领袖人物周天宝。‘千人会’以锣声号召群众集中到王庄，捣毁了王庄的几个恶霸地主的住屋和他们所开设的商铺，并且在王庄城隍庙里成立司令部，张贴出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的布告”。上述“千人会起义”的史料引自1960年扬州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乡土资料调查队作的《千人会调查记》，编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一书中。引文中千人会起义的日期记为“11月28日”，有误。

常熟光复后出任第一任民政长的丁祖荫在他的日记（日记原件藏上海图书馆）中是这样记述的：

（辛亥十一月）初八 在局视事……县议会开临时会。王庄农民抗租暴动，毁屋掳人，金匱、江阴莠民勾结煽乱。派兵驰往弹压。

初九 击散王庄乱民。

初十 福山龚统领带队来城。闻金匱兵会抵王庄。

查辛亥年十一月初八，乃公历1911年12月27日，而“击散王庄乱民”的初九日，乃公历11月28日，跟《千人会调查记》所写日期恰好相差了一个月。

再看丁祖荫在任时所编《常熟民政署报告书》中的记载：

(辛亥十一月)初八日 电无锡民政长，协拿王庄抗租犯；电都督，王庄抗租，毁王震球全家。

初九日 都督电：王庄聚众违抗，准照军法从事……电无锡民政长，协拿锡界乱民。

初十日 无锡军政分府电复派兵弹压王庄扰乱，电无锡军政分府民政长，协拿王庄乱民；电江阴民政长，会拿王庄乱民；电请都督派兵解散乱民；函苏州军政厅民政司派兵解散乱民；示谕王庄一带农民缴出军械。

十一日 都督电：已飭江阴派兵弹压；都督电：已飭江阴、无锡派兵协办王庄乱事。江阴民政长电已派兵协缉王庄乱民。……

十二日 都督电：王庄事已委张鹏来常查办。防务局移送王庄乱已靖告示。……

查以上日期，为公历1911年12月27至31日。

还可举一佐证。曾任过常熟民政副长的徐兆玮在他的日记中记述：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 晴。翥青叔自城归，言王庄乡民借抗租为名，聚众滋事，防务局长邹士希率勇往弹压，闻枪声惧而逃。福山勇继往。乡民死三十余人，惟尚恃众不散；现已电江阴、无锡协拿……。

由上引各条材料可以确定，“千人会”农民抗租暴动的日期，是在辛亥十一月初八日，亦即公历1911年12月27日算起的几天里。《千人会调查记》所以错把起义日期定为11月28日，主要是当事人记忆有误。当事人陆元同以“千人会”起义目击者的身份回忆当时情形，调查人据此写成《回忆千人会起义》（署陆元同名，或该文系陆自撰），一开头就把日期搞错了。该文说：“‘千人会’起义是在1911年11月28日（辛亥十月初八）清晨，常熟军警下乡掩捕‘千人会’领袖之一周天宝开始的。”文中多次提到“十月初八”这个日子。《调查记》以此为据，当然有误了。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  
文  
所  
材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李学通

2630/13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66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出版  
发行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5 印张 152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400册

统一书号：11190·204 定价：1.30元